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恨海·情变

吴趼人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主编 夏传才·

恨海·情变

吴趼人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编辑说明

近代文学，即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在中国革命史上，它起过启蒙的作用，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进步文学，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艺术传统，在题材、内容和文学形式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在内容上，它以反帝爱国和宣传民主主义革命为基本主题，自觉地使文学成为现实政治和社会批判的工具。或直接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密切配合维新运动；或鼓吹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宣传鼓动。在文学形式上，它突破旧有形式，语文合一，趋向通俗化和多样化。这些变革，形成当时的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由于近代文学自觉地为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服务，因而要求文学必须注意不同层次的读者，力求通俗化。通俗化的要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采用白话文，文学浅显，易读易懂，形式自由，表达方便；一方面利用广大社会阶层所熟

习的各种艺术形式。如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倡导“平易畅达的新文体”和“小说界革命”，并亲自写白话小说；著名革命家陈天华、秋瑾也利用通俗文学形式，或写白话小说，或写民间唱本；还有许多作者运用戏曲、话剧等形式。当时通俗文学呈现繁荣的景象，起到宣传变革，鼓舞士气，开通民智，激励人心的积极作用。

近代通俗文学面向广大社会群众，这个层次的文学，在近代启蒙运动中的进步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近四十年来，我们偏重于研究高层次的“正统”文学，而对近代通俗文学却很少研究，或重视不够。

近代通俗文学包括白话小说、戏剧、民间故事、唱本、民歌，数量众多。以影响最广泛的白话小说而论，人们一般只谈到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其实名称可考者有五百部，其中确有一些优秀和比较优秀之作。关于太平天国、义和团的民间故事和民歌，各种弹词唱本和地方戏曲脚本，也有一部分有价值的作品。对这些作品，我们过去注意不多，当代读者很少知道。由于时日长久，又经十年动乱、大部分材料散失，为了向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实际的作品资料，我们就目前接触到的资料，编选这套《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这套资料以编选实际作品为主，附录有关史料，编选的原则是：

一、编选在旧民主主义各次运动中或在社会上有影响，

以及近代史上著名思想家或革命家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除了它们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还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具有史料价值。

二、编选重要作家的各种较好的作品，这样，除了已经流行的该作家的代表作，读者还能读到他的其他重要作品，有助于对这些作家的全面了解和研究。

三、编选的作品要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或艺术价值，内容比较健康，或写作上有某些可以借鉴之处，具有可读性。当然，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作品，看到作者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对它们内容上的错误和缺点，要作必要的分析说明，对极个别描写“过黄”的语句作必要的删节；凡删节之处均应作出标记。

四、有的作品，在建国后曾经印行，但经过三十年，读者已很难得到，而又确有研究价值的，当酌情编选。编选时将根据原本，重作校订。

五、每书卷首前言，包括作者介绍，版本和整理情况，内容评介。

囿于我们见闻不广，限于我们学力不足，编选未必得当，整理难免不妥，评价或有错误，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指正，以便改进。

《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选小组

一九八六年六月



恨　海

吴趼人 著

恨　海

目　录

情　　变

目　　录

前　言

章回体长篇通俗小说《恨海》，是吴趼人的代表作之一，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上海广智书局初版，以后，曾多次出版，并先后被改编为电影、话剧和地方戏曲上演，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建国初期，通俗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又曾先后重印，也曾改编为话剧和越剧。但印数不多，现在早已不易寻到。同时这些新排本删节较多，在现在来看，删节已无必要，应予复原。近年中州古籍出版社也曾重新整理出版，收进了无名氏所作的原书眉批。这些眉批夹杂在正文之中，既非作者吴趼人所作，文字又粗陋无深意，仍以不收为是。这次整理校订，仍以上海广智书局初版本为底本，参照解放后重印的几个本子，恢复以前被删改部分的原貌，但录本文，不录眉批。

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小允，又字茧人，后改趼人。广东南海（今广东）人，因居佛山镇，乃以“我佛山人”为笔名。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二十余岁到

中国最大的都会上海谋生，当过抄写员，又常为报纸撰写小品文，开始有文名。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小说》，提倡以白话小说启迪民智、改良社会，吴趼人开始长篇小说写作，发表了《电术奇谈》、《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大受欢迎，声名大振，一九〇四年应聘赴汉口，任美国人办的《楚报》主笔。不久，美国迫害华工，趼人激于民族义愤而辞职，参加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后远游日本。一九〇六年回国，主办《月月小说》。次年，又提倡普及教育改良社会，创办并主持广志小学，直至逝世。

在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吴趼人写了十八部章回小说、十二种短篇小说，以及多种笔记、笑话、戏曲、诗文。除上述小说外，比较有名的小说还有《恨海》、《劫余灰》、《痛史》、《两晋演义》、《糊涂世界》、《瞎骗奇闻》、《发财秘诀》、《新石头记》、《上海游骖录》、《近十年之怪现状》、《情变》等；后人辑其遗作，尚编有《我佛山人笔记四种》、《我佛山人滑稽谈》（笑话集）及诗文集。

吴趼人在《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叙》中，把自己写的小说分为"社会"、"写情"、"借译稿以衍义"和"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诸类，把《恨海》归入到"写情小说"一类。《恨海》不但是吴趼人"写情小说"的代表作，它的写法开兹后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之先河，对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

这部小说以庚子事变为背景，描写北京一个居民院中两对未婚青年在战乱中离散及其爱情与幸福被毁灭的悲剧，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展现了庚子之役时中国社会的动乱景象。故事叙述陈家兄弟二人，经父母作主，哥哥伯和与同院姑娘张棣华订婚，弟弟仲蔼与同院表妹王娟娟订婚。义和团入京，清政府与洋人谈判决裂，战争迫在眉睫，娟娟随父母先回苏州原籍；伯和与棣华母女逃难，途中失散；仲蔼奉父母留京，不幸父母死难，只身流落西北。八国联军攻陷津、京，伯和匿居天津竟得意外横财，到上海花天酒地；棣华母死他乡，伶仃流落，幸被父亲接回上海，但伯和已堕落不可救药，经棣华百般感化无效，终于病入膏肓一命呜呼，棣华含恨削发为尼。仲蔼南来寻娟娟完婚，不意杳如黄鹤，突于妓馆中见娟娟因父死无依，已沦落为妓。三个幸福的家庭，家破人亡；两对相爱的青年，恨海难填；正像结尾《西江月》发出的嗟叹："精卫不填恨海，女娲未补情天。好姻缘是恶姻缘，说甚牵来一线！"

是什么力量造成这三个家庭、两对青年的悲剧命运呢？小说很明显地表现出来，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昏庸腐败的清政府所造成的庚子事变的战乱。书中主人公所以逃难，所以离散，所以留京被难，完全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错误政策。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清朝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没有深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凶恶残暴，但我们仍能看到正是这些反动势力在掌握着书中人物的命运，摧毁他们的家庭，断送他们的幸福。作者对义和团运动坚持封建知识分子的偏见，诬称为"拳匪"，目之为"乱民"，但还是

间接地反映出他们进行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拚死斗争，表现了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英勇精神。小说描绘了庚子之役社会的动乱景象，对我们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在小说的描写中，封建礼教也是束缚青年男女的爱情，摧残她们青春幸福的力量。作者全力刻划了一个封建淑女张棣华的典型形象。她与伯和相爱，又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了夫妻名分，但按照礼教，婚前仍必须严守男女界限。在逃难途中，一路上，她对因风凉受病的未婚夫既无限爱怜，又“发乎情，止乎礼义”，在内心忍受着“情”和“礼”激烈冲突的煎熬，而不“非礼越分”。作者赞扬她“以礼自持”的“礼”字。接着流落中途，她“割股疗亲”，作者也明言这是无济于事的愚孝，但还是称赞了她的“孝”行。不料良人不良，堕落到不可救药，她仍严守婚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百般感化，甚至不得不“通权达变”，为未婚夫亲自哺药，作者又赞扬她的“义”字。“女子从一而终”，尽管未婚，但名分已定，伯和死后，她削发为尼，从此把青春与青灯作伴，作者又称颂她的“节”字。礼、孝、节、义，作者极力描绘和赞扬这个少女恪守封建礼教的种种德行。但是，从这些比较深刻的描写中，我们却看到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束缚，对她们幸福的摧残和对她们精神的毒害，张棣华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小说除了对义和团持错误观点之外，对《红楼梦》的议论也不正确。吴趼人认识不到《红楼梦》反封建的主题，却

目为"诲淫导邪"之书，反映了作者保留封建礼教观点的迂腐思想。

小说在艺术上有比较突出的成就。语气通俗而流畅，文字浅显而清婉。作者运用质朴的口语，绘景状物，生动如见；写情抒怀，悱恻感人。许多章回小说，大多边写边刊，很少注意题材的剪裁，以致冗赘松散。这部小说经过剪裁，结构完整、紧凑。在取材上，它也一反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窠臼，而着力于描写世俗人情，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思想和感情落笔。这些都是艺术上的创新。

《恨海》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直接描写人物心理活动。中国古代小说多是通过人物行动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主要是运用传统的白描手法及细节描写，很少直接描写心理活动。这部小说刻划女主人公，则着力于描写她的心理活动，细腻真切。如第二回写逃难途中棣华内心"情"与"礼"的冲突，可谓描摹入微，情真意切。第三回写离散后她对未婚夫的牵挂，深入到未婚少女的心灵世界，不乏传神之笔。他的成功的心理描写，成为以后通俗小说的师传，现代言情小说普遍采用了这种艺术方法。不过，达到他这样的艺术造诣的就很少了。

宋浩智

一九八六年六月



第一回　订婚姻掌判代通词
遭离乱荒村撄小极

我提起笔来，要叙一段故事。未下笔之先，先把这件事从头至尾想了一遍。这段故事叙将出来，可以叫得做写情小说。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未解人事之前，便有了情。大抵婴儿一啼一笑都是情，并不是那俗人说的情窦初开那个情字。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它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做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滥用其情的，那个只可叫做魔。还有一说，前人说的那守节之妇，心如槁木死灰，如枯井之无澜，绝不动情的了；我说并不然，他那绝不动情之处，正是第一情长之处。俗人但知儿女之情是情，未免把这个情字看得太轻了。并且有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写了魔还要说是写情，真是笔端罪过。我今叙这

一段故事，虽未便先叙明是写哪一种情，却是断不犯这写魔的罪过。要知端详，且观正传。

却说光绪庚子那年，拳匪扰乱北方①。后来，闹到联军入京，两宫西狩②。大小官员被辱的，也不知凡几。内中单表一个人，姓陈，名棨，表字戟临。广东南海人，两榜出身，用了主事，分在工部学习，接了家眷来京居住。夫人李氏，所生二子：大的名祥，表字伯和；小的名瑞，表字仲蔼。在南横街租了一所住宅安顿。

恰好他一位中表亲戚，从苏州原籍接了家眷来京，一时寻不着房子。戟临本来嫌房子太大，便分租两间与他，大家同院居住。他那亲戚姓王，名道，表字乐天。妻子蒋氏，所生只有一女，小名娟娟。王乐天是个内阁中书，与陈戟临一般的都未曾补缺。京官清苦，长安居不易。戟临住了北院的五间房子。西院三间，王乐天住了。

还有东院三间空着，一般的要出房钱，未免犯不着，因把召赁的条子贴了出去。过了几时，便有一个人来问，要赁房子。戟临便招呼他看过。问起姓名，那人道："姓张，名皋，字鹤亭。广东香山人。"戟临见是同乡，更是欢喜。议定了租金，鹤亭便择日搬了进来。他也只得一妻一女：妻子白氏，女名棣华。

---

① 这里指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拳匪"是当时统治阶级对义和团的污蔑性称谓。

② 开"两宫"指慈裕太后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形同傀儡，政权由慈禧把持。八国联军攻人北京，慈裕、慈禧带着光绪西逃。

这是辛卯、壬辰年间的事。说出来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个院子，三家人家，四个小儿女，那时都在六七岁上。王家本是陈家老亲，张家又是陈家同乡，同在一院里居住，内眷们来往，甚是亲密。四个小孩子，也是天天在一处玩。戟临请了一个蒙师，在家里教两个孩子读书；王、张两家，也把女儿送来附学。小孩子家，愈加亲密。大家相爱相让，甚是和气

张鹤亭每过一两年，便要到上海去一次。原来鹤亭是一个商家，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洋货字号，很赚了几个钱，因此又分一家在北京前门大街，每年要往来照应。凡是到上海去时，便托戟临照应内眷，因此更成了知己。

光阴迅速，不觉已过了五六年。戟临已经补了营缮司实缺，满、汉堂官又都十分器重，派了个木厂监督的差使，光景较前略为好了。一日，李氏对戟临说道：“祥儿今年已是十三岁，瑞儿也十二岁了。他弟兄两个，近来很用心读书，我看将来也不输与老子。”戟临笑道：“奇了，怎么夫人平白地夸奖起儿子来？”李氏道：“不是我平白地夸奖他们。可知做父母的看见儿子好，心中便格外欢喜；欢喜了，便多方要代他们打算。”戟临道：“打算甚么呢？”李氏道：“打算同他们说定了亲事。”戟临道：“这个忙甚么？他们年纪小得很呢！”李氏道：“老爷有所不知。我看见同院的两个女孩子，和我们祥儿、瑞儿真是天生的两对，便想说定了。”戟临道：“同住在一个院里，怕他们跑了不成？过两年再说不迟。”李氏道：“不是怕他们跑了。我看得这一对女孩子

实在好，恐怕被人家先说了去。岂不是当面错过？”戟临沉吟道：“王家娟娟，人倒甚聪明。近来我见他还学着作两句小诗，虽不见得便好，也还算亏他的了。说话举止，也还灵动。张家棣华，似乎太呆笨了些，终日不言不笑的。并且鹤亭是买卖人，一点也不脱略。那一副板板的广东习气，还不肯说。他未见得便肯和我们官场中结亲。”李氏道：“我们且央媒人去求亲，肯不肯再说。此刻提也不曾提起，怎么便先料定人家不肯呢？”当下商议已定。

次日，戟临便央了两位媒人，分头去说合。王乐天一口便答应了，把女儿娟娟许与仲蔼。张鹤亭听了，却与妻子白氏商量。白氏道：“这是儿女大事，官人做主便是，何必和我妇道人家商量。”鹤亭道：“不是这等说。我天天在外头，回家的时候少。娘子天天在家见着，他们祥儿到底人品资质如何？虽然说是小孩子家看不出甚么，然而一举一动，以及平日脾气，总可以看得出点来。他们现在一处读书，可还和气，这也是要紧的。”白氏道：“祥儿的举动，倒比他兄弟活泼得多。常听说，读书也是他聪明。至于和气不和气，这句话更可以不必说，此刻都是小孩子见识，懂得甚么？”鹤亭道：“这倒不然。彼此向来不相识的，倒也罢了；此刻他们天天在一处的，倘使他们向来有点不睦，强他们做了夫妻，知道这一生一世怎样呢？”白氏道：“他们天天都是哥哥、弟弟、姊姊、妹妹的一处玩笑，有甚么不睦？”鹤亭便不言语。到书房里看看众孩子的情形，见他们都伏在案上写字；和那教书先生谈了几句，便踱了出来。哪里看得出个甚么道

理？可有一层：陈戟临是个仕宦世家，教出来的孩子规矩却是甚好；所以祥、瑞两个，虽然十一二三岁的孩子，那揖让应对，已同成人一般。这一着，鹤亭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回同白氏商量，一则是看白氏心意如何；二则自己只有一个女儿，也是慎重她的终身大事之意。其实，他心中早有七分应允的了。当下回到东院，再与白氏商量：不如允了亲事；但是允了之后，必要另赁房子搬开，方才便当，不然，小孩子一天天的大了，不成个话。夫妻们商量妥了，到了明日，便对媒人说知。媒人回了戟临的话，自是欢喜。

张鹤亭便在西河沿另外寻了一所房子，搬了过去。戟临便把东院收拾起来，做个书房。王乐天仗着是老亲，李氏又苦苦留住，便没有搬开。一面择吉行文定礼，彼此交换了八字婚帖①。娟娟仍旧上学，同着读书。她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放了学时，常到李氏这边来玩，孜孜憨笑。李氏十分欢喜她，抚摩玩弄，犹如自己女孩儿一般。鹤亭自从搬开之后，棣华便不读书，只跟着白氏学做女红，慢慢便把读过的《女诫》、《女孝经》都丢荒了，只记得个大意，把词句都忘了。

光阴荏苒，到了庚子那年，两对小儿女都长成了。棣华与伯和同庚，都是十八岁；棣华大了月份。仲蔼十七岁；娟

---

① 旧时订婚要选择吉日，书写婚约，由男家向女家下定聘礼，女家接受，双方交换书写当事人年庚八字的婚帖，就算确立了婚姻关系，受法律保护。八字，即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时为四柱，配合干支，合为八字，加以附会，用来推算命运。

娟最小，也十五岁了。这年陈戟临升了本司员外郎。这一年正是拳匪闹事的时候。自从上年，便有了风声，到了正二月里，便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苏州人向来胆小，王乐天又是身体孱弱的。到了三月里，外面谣言四起，乐天便告了个假，带了妻女，先行出京，回苏州原籍去了。与戟临说定，等过两三个月，没事，仍然带眷来京；万一有了事，这里总是容身不得，便在上海相会。戟临一一答应，送了一阵，便自回去。此时仲蔼、娟娟都已知识渐开，大家都有恋恋不舍之意。近来张鹤亭到上海去了，只丢下家眷在京。

自从乐天行后，那京官纷纷告假，回籍的络绎不绝。恼了政府，下了一个号令，不许告假。于是一众京官，稍有知识的，都知道是要等死的了。白氏慌得几次到戟临处，商量出京南下。争奈此时已不能告假，白氏又只母女两个，不便独行，总想不出一个办法来。直挨到四月底边，忽接了鹤亭电报，说“此间消息不佳。倘料得乱事将起，即祈南下，并请挈带舍眷”云云。戟临此时也没了主意。外面谣言，一日数起：忽然说各国公使已经电调洋兵入京，准备开仗；忽然又说荣中堂已经调董福祥入京护卫；有人又说董福祥的兵尽是拳匪；有个又说端王已经向公使馆下了战书，明天就要开战。此时京里的人，那一个不慌做一团？

到了五月初一，更是人心惶惶，那拳匪在街上横冲直撞。戟临慌了，便请了白氏来，叫他收拾细软，带了女儿出来；自己派了家人，和两个儿子，一同起身。白氏依言，即日收拾了行李，带了女儿棣华同来。当此乱离之际，也不及

讲那未婚回避的仪文了。戟临吩咐两个儿子起行。仲蔼道："父母都在这里，当此乱离之时，岂有两个儿子都走了之理？只等哥哥陪了张伯母出京，孩儿留在这里，侍奉父母；万一乱事起了，也同父母在一处避乱。"戟临道："我是做官的人，不得不遵守命令，不能告假，你们何苦身处危地！莫若我在这里，你两个奉了母亲，和亲家母一同去吧！"李氏道："老爷在这里，我们岂可以都走了？还是孩儿们同去的好。"仲蔼道："母亲和哥哥同去吧，孩儿在这里侍奉父亲。"戟临道"小孩子懂得甚么，还不和你哥哥一同快走！"仲蔼道："别的事不敢令父亲动怒，这件事任凭大人责罚，孩儿也不敢行。"戟临无奈，只得叫伯和一个，带了家人李富，同了白氏母女，雇了两辆骡车动身。

到了火车站上，要附坐火车到塘沽去。谁知到了车站时，站上的人一个也没有了，说是今天不开车了，因为怕洋兵进京，已经把铁路拆断了。伯和没法，只得和白氏商量，且坐了骡车过去，侥幸赶到丰台可望有车。又和车夫商量，加了他车价，一路向丰台而去。那骡车又不敢在铁轨旁边行走，恐怕遇了火车，不及回避，只得绕着道儿走。走到太阳下山，将就在一家村店里住了。这家店统共只有一间客房，房里又只有一张土炕。棣华此时，真是无可奈何，只得低垂粉颈，在一旁坐下。这家村店，却又不备饭的，伯和只得叫李富往外面胡乱买几个烧饼充饥。幸得没有第二伙人投宿，伯和同家人、车夫在堂屋里打盹，过了一夜。次日，那车夫便不肯行，无奈又只得加他车价。伯和许了他，每天每辆给

他七两银子，不问一天走多少路，走一天算一天，说明白了，方才套车起行。走到丰台车站，只见站上烧得七零八落。车夫又不肯行，拌了多少嘴舌，方才前进。是日又赶不到黄村，仍在村店中歇了一宿。

伯和因为与棣华未曾结亲，处处回避，一连两夜，在外间打盹。北边村落房屋，外间是没有门的，因此着了凉，发起烧热来。这天就不能行动，只得在那村店里歇住。白氏甚为心疼，便叫到房里炕上睡下憩息。棣华只得在炕下一张破椅子上背着身子坐下。幸得带着有广东的午时茶，白氏亲身和他热了一碗，吃下去，到了下午，才好些。那车夫又噜苏着说："纵不起行，也要七两银子一天。"那李富又和他争论。伯和便道："不要争了，依了他们吧！"那车夫听了，方才无话。是夜伯和就在房内歇了。好得北边土炕甚宽，只要房子有多大，那炕便有半个房子大，动辄可以睡得十多人，白氏把一张矮脚炕几摆在当中，让伯和睡在几那边，自己和女儿就睡了几这边。若在北方人，这等便是分别得很严的了。

棣华何曾经过这种光景，又是对了一个未曾成婚的丈夫，那里肯睡？只是背灯低首，默默坐下。伯和白天里吃药取汗，睡了一大觉，此时反睡不着。躺在炕上，但见一灯荧然，棣华独坐，白氏在那边已睡着了。对此光景，未免有情，便轻轻地说道："姊姊睡下吧！"看官，须知棣华比伯和大了两个月，从小在书房里便是姊弟相称的，所以此时伯和也照前称呼，叫一声姊姊。切莫动了疑心，说广东人的夫妻

是以姊弟相称的。闲话少提，且说棣华听了伯和这句话，低头不语。伯和又道："有炕儿隔开了，伯母又在那边。你看那纸窗都破了，虽是夏天，夜深了不免要有风的，不要受了凉！"棣华低着头，半晌，慢腾腾地低声说道："贤弟请将息吧，病才好了！"伯和听说，一骨碌坐起来。不知为着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情脉脉芳心增忐忑
乱烘烘骞地散东西

却说伯和一骨碌坐了起来，棣华暗吃一惊：他起来做甚么？他叫我睡虽是好意，却不要因我不睡，强来相干，那就不成话了。只听得他说道："姊姊睡吧！不要熬坏了身子，明天还要动身呢！"棣华低声道："贤弟请睡吧！病才好了，不要又着了凉！我困了，自然要睡。"伯和也不答话，把夹被窝推过一边，俯身取鞋子穿上，走下地来，方才说道："我仍旧到外面打盹去。姊姊请安睡吧！"说罢，出去了。

棣华暗想：我们还是小时候同过玩笑，这会隔别五六年不见了，难得他这等怜惜我；自己病还没有大好，倒说怕我熬坏；避了出来。他这个病是为回避我，在外面打盹熬出来的，今夜岂可再去累他？欲待叫时，又羞于出口；欲待不叫，于心又不忍。便站起来，轻轻把白氏推了一推，叫道："母亲醒醒！"白氏惊醒，问是甚事。棣华低头不语。白氏笑道：甚么事，叫醒我，又没有话说？"一面坐了起来，又问甚么事。棣华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白氏甚是疑心，一回头，看见伯和不在炕上，便问"哪里去了？"棣华向外间一指，眼边不

觉一红。白氏正要下地，只见伯和走了进来，说道："我在这里，姊姊总不肯睡，所以我仍回避出去"。白氏抢着道："这又何必！现在我们是逃难的时候，那里还论得许多规矩？贤侄快睡了；女儿快过来，靠我这边躺下。谁病了都不好呀！"伯和拿眼望着棣华，棣华只是低着头。白氏道："贤侄先睡下吧，我会叫她睡。"伯和便上炕去睡了。白氏伸手把棣华拉到炕沿上道："睡吧！不要累得人家不安。"

棣华还只低着头，坐在炕沿上，白氏催了几次，方才盘起腿到炕上，和衣躺下。心中暗想：我若是不睡，便连母亲也累得不能睡了。只是这嫌疑之际，令人十分难过。倘是先成了亲再同走，倒也罢了。此刻被礼法所限，连他的病体如何，也不能亲口问一声，倒累他体贴我起来。我若是不睡，岂不是辜负了他一番好意？又想到尚未成婚的夫妻，怎么同上一个炕上睡起来？想到这里，未免如芒在背。几次要坐起来，又怕累得伯和不安，只得勉强躺着。一夜想这个，想那个，何尝睡得着。

天才亮了，就坐起来，微舒俏眼，往伯和那边一望。只见他侧着身子睡了，把一床夹被窝翻在半边。暗想此刻天将黎明的时候，晓风最易侵人的，况且正对了那破纸窗，万一再病起来，这身子怎生禁得？要待代他盖好了，又不好意思。待要叫醒母亲，又恐怕老人家醒了不能再睡。今日谅情要动身的了，不多睡一会，怎禁得在车上劳顿？待要叫醒伯和时，又出口不得。思来想去，没有法子，只得轻轻下了地，悄悄地走过来，轻抒玉手，把夹被窝一拉，代他盖了。谁知白氏

早已醒了，不过闭着眼睛养神。棣华代伯和盖被窝，恰遇了白氏双眼一睁，早看见了，便道："你再代他掖好点呀！"这一句话不打紧，却羞得棣华满面通红，直透到耳根都热了，连忙退了几步，坐到椅子上。暗想若是成了礼的夫妻，任凭我怎样都不要紧，偏又是这样不上不下的，有许多嫌疑，真是令人难煞！索性各人自己投奔，两不相见，不过多一分惦记倒也罢了；偏又现在对面，叫人处处要照应又不能照应，弄得人不知怎样才好。想到这里，不知怎样一阵伤心，淌下泪来。

白氏坐起来，一眼瞥见，问道："哭甚么？"棣华拭了眼泪，勉强应道："没有哭。"白氏叹道："我也知道你为难。但是你们非平常的可比，从小儿在一处的，姊姊弟弟相处惯了。今日在这乱离之际，是迫不得已的事，又有我在旁边，其实"嫌疑"两个字，也可以从权免了。我见王家娟娟，和他们小瑞儿是终日有说有笑的，虽然他们是老亲，究竟也是个未曾成礼的夫妻。娟娟何曾象你？我们早是搬开了，倘使当年不搬开，你便怎样过呢？"棣华听了，猛然想起，倘使当年不搬开了，一向不知是何景象。那时候年纪小，自然不懂得甚么嫌疑；直到今日，倒也相处惯了，犹如养媳妇一般，倒也罢了。偏是我处的这个地位难。

正在胡思乱想，伯和也翻身起来了，揉眼问道："伯母、姊姊好早，怎都起来了？"白氏道："贤侄今日可痊愈了？"伯和道："好了，今天可以动身了。但不知外面情形如何？"白氏道："不知。这里可打听得出来？"伯和道：

“这里的人糊涂得很。昨天我问他们，他们都是所问非所答，但知道大师兄杀毛子，又是甚么天兵天将的乱说一遍，没有一句听得的话。我们只索早点动身，到前面去再打听。”说罢出去，叫起李富，炖水洗脸。白氏母女也梳洗过了。伯和叫套车，忽然两个车夫之中，有一个说：“不去了！我不做这买卖了！我昨天晚上听得人说：‘毛子兵已经到了卫里，正和大师兄在那里开仗。’毛子用的是枪炮，大师兄用的是神兵神火。大师兄便不怕枪炮，咱们可不行。我不能为了赚几两银子，去陪你们做炮灰。”那一个车夫还劝他说：“咱们都是大清朝人，大师兄‘扶清灭洋’，自然保护咱们。去走走，怕甚么呢？”李富便说：“咱们不一定到天津，随便到了黄村也罢，安定也罢，廊坊也罢，只要遇了火车，我们便上火车去了，焉见得一定要到天津做炮灰呢？”那车夫道：“你还做梦呢，还有火车！你这一辈子莫想了！所有铁路，都被大师兄一把神火烧得化了水了。”伯和听得，便出来问怎么样了。那车夫道：“不必问怎么样。总而言之，这买卖我不干了。算还了我车价，我回去了。”伯和问这一个车夫道：“你呢？”车夫道：“他不干由他不干去。只是你们四个人同坐了我的车，只有一个牲口，那里拉得动？早知道要长行，应该弄一辆双套车才是。”伯和道：“在这里再雇一辆车来，不知可有？”车夫道：“这小乡庄地方，那里去雇车？雇两匹牲口，倒或者可以有的。”伯和道：“那么你代我们去雇来。”车夫答应去了。那一个便嚷嚷着要车价。伯和只得给了他，他便赶着空车去了。

不一会，那雇牲口的车夫回来了，说："这里连个牲口都没有，有的都是人家自已养的，不肯受雇。"伯和道："这就没法了，只好同坐了一个车的了！"车夫道："不是我不肯，无奈牲口拉不动。"伯和道："拉不动，走慢点就是了。并且我们跨车沿的未尝不可以下来走走。"车夫道："那么要加我点价。"伯和道："加你二两银子一天就是。"车夫笑道："你老爷也太会打算了！两辆车，都是七两银了一天，此刻那一辆辞了，只加我二两，老爷倒省下五两来！"伯和道："你要多少呢？"车夫道："把他辞了的，都给了我，不公道么？"李富道："岂有此理！咱们出了七两银子一天，只跨个车沿。"伯和道："算了吧，就照给他罢了。这个乱离的时候，还讲甚么呢！"车夫答应了，便走了出去，要叫他搬行李时，却不知他那里去了。

伯和回到房内，悄悄对白氏道："我方才站在院子里和车夫说话，看见门外逃难的车，比前两天更多了，外面的光景，益发乱了。我们把紧要的东西悄悄地分缠在身上吧。"白氏听了此言，不觉慌了道："外面怎样了？"棣华道：母亲且莫问。这个是好主意，缠在身上，总比放在箱子里稳当些。"白氏连忙取出钥匙，开了小皮箱，取出首饰匣，把两对珠花拆散了，与几件金首饰，母女两个分缠在身上。棣华看匣里还有十两金叶，取了出来，对白氏道："这件怎样？"白氏道："这个交给贤侄吧。"伯和正在那里开了自已箱子取银子——多了不好带，少了又怕失了箱子不够用，十分踌躇。听得白氏此言，回头一看，棣华便把金叶递给伯

和。伯和接在手里，把二三十两散碎银子缠在身上，又在身上解下一件东西来，递给白氏道："这是家传的一件玩意儿，家母给了我。此刻身上有了累赘东西，带他不便，请伯母代我收了吧。"白氏接过来，棣华俏眼看去，是一个白玉双喜牌。白氏便要放在箱子里，棣华道："这东西放在箱子里不稳当，还是带在身上吧！"白氏便递给棣华。棣华重新把身上东西解下，把双喜牌放在一起，再缠上去。伯和又取了几十两银子交给李富，叫他缠上；又取出这几天的车价来，锁了箱子。把十两金叶，分做两处，解开腿带，把他束在腿上。然后叫车夫，谁知那车夫还没有回来，只得等他。等了好一会，方才来了。家人帮着搬行李上车，白氏母女，互相搀扶，出了店门上车。伯和给了店钱，又叫车夫进来，交给他车价，说明："连今天的十四两也在内了。你且带在身边，我恐怕路上有失，丢了箱子，没得给你，累你白忙了几天。"车夫欢喜，接在手里道："果然今天逃难的人更多了。我问问他们，也有前天出京的，也有昨天才出京的。这咱便走到这儿了，可见得事情急急了。"一面说着，放下马鞭子，把银子放在肚兜子里，一同出了店门。

伯和同家人，一边一个，跨上了车沿。车夫说嘴道："好，咱们碰运气去！运气坏的，做了炮灰；运气来了，多挣几两银子。"说着，把马鞭一挥，滴溜滴溜地滚着舌头，那骡子便发脚行动去了。伯和在车沿上看时，却多了一匹骡子，便问车夫道："你那牲口往那里弄来的？"车夫道："是我设法去赁来的，也化了五钱银子一天的赁价呢！不然，

一匹牲口，究竟怕他累慌了。”伯和道：“那么你头一次说去赁来骑的，怎么又说没有？”车夫道：“赁来拉车，我是仍要回来的，可以还他；若是骑了去，他们那边又没有下站接应，你们不还他，他向谁要呢？”家人道：“咱们赁来骑了，总是和你在一起的；难道你到了天津，不能代他们带回来么？”车夫道：“头回可是没想到这一着。”李富冷笑道：“怎么叫没想着？不过咱们骑了牲口，你不能要咱们双倍车价罢了。”车夫不做理会，只管赶着车走。

伯和在车上，留心看那往来的车马，十分拥挤。暗想此时由京出来的，自是避乱，还有望这条路上来的，难道反投到乱地里去么？怎得一个熟人问问便好，怎奈来来往往的，留心看了半天，总没有一个熟人，因问车夫道：“他们那个往这条道上来的，是甚么意思？”车夫道：“谁知道呢，此刻四起都是谣言！城里往卫里跑，卫里又往城里跑①；其实，外里都不得太平。有一天认真的大师兄和毛子开了仗，他们的输赢咱们不管，只别糟蹋咱们旁边人就好了……”一面说着话，到了中午时候，便在一家村店门首，停住打尖，那店里黑压压的，人已坐满了。白氏母女，便不下车。伯和到店里胡乱吃些东西，买了两张烙饼，一盘子摊黄菜，泡了一壶开水，叫李富送到车上去，给白氏母女充饥。车夫先解下牲口去喂了，自己却要了一壶酒，拿烙饼卷了摊黄菜，吃着过酒。伯和先吃完了，站在店门口等车夫。

---

① 北京人称京都为城里，称天津为天津卫，省称为卫。

此时门外停的车益发多了，本来是一条官道，很宽大的，闹了个肩摩毂击，挤拥不开。伯和正望着时，一辆车子到了门首停下，车上下来了三个老者，也来打尖，店里面坐不下了，就在门外的一张破桌子上坐下。伯和看那三个人象是个做买卖的样子，因走近一步问道："请问三位，可是从卫里来？可是往城里去！"内中一个老者道："我们虽是从卫里来，却不往城里去，是往保安州避乱的。"伯和道："卫里此刻不知可还太平？"老者道："不要提起，已经闹得不成样子了！昨天洋人拨了几百名洋兵，到京城里保护使馆，火车已停班不开了。洋人要借火车进京，铁路会办唐观察不肯借，同他争了几句，洋人便拿起洋枪来要打。唐观察没了法，只得借给他，闻得沿路铁轨多有损坏的，不知他们可曾到京？"伯和道："我们出京多日了，车子不能按站走，老盼不到卫里。"老者道："阁下想是要到南边的，到了卫里，赶着要走。我看，不到几天，那里就要大乱的了。最好是望天津到塘沽的铁路未断，先到了塘沽去，更放心些。"伯和道："那一班大师兄，究竟是甚么意思？"老者摇头道："这是一班小孩子瞎闹，怕不闹个大乱子出来？可怜天津卫，从明朝至今，未曾遭过兵劫，这一回只怕不免的了！……"说话间，车夫吃过了酒，套了车，要起身。伯和别过老者，跨上车沿，动身而行。这一天赶得快，已经过了廊坊。伯和因为吃了东西，饱了，跨在车沿上颠得不舒服，便下来同家人两个徒步而行。

行不到三里路，忽然一堆人卷地而来，也不知为数多

少，没命狂奔，口中乱嚷：“不好了！毛子来了！”伯和被众人推得非但不能前进，而且要返身跟着他们向来路返走了，急得没了主意，那脚步又不能做主，后面来的人过于汹涌，任凭怎样支持，总是立脚不住。随着众人返走了十多里路，又不是原路，那车子也不见了，李富也失散了，不知失散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紫竹林无处访鸿泥
八百户暂时驻芳趾

却说伯和被这一群人卷地而来的冲散了，既不见了车辆，又不见了李富，又不知端的为了甚么事这般慌张。问问那逃走的人，也都莫名其妙，只不过看见人走也走就是了。乱走了一阵，慢慢地散开了。伯和循着旧路，要寻那车辆。及至寻至原处，天已黑了，过往的车影儿也没了，大约这个时候都投了店了。只得在就近村店里去打听，又都没有，十分心急。时候又夜了，没奈何，只得也投了客店，胡乱过了一夜。

到了次日，天色黎明便起来，到各处去寻访，问了几家村店，都回说不知。暗想莫非已经往前面去了？只得望南缓步行去，心中十分张皇，不知怎样才好，总不得一个主意。甚至连那李富都杳无下落。身边束了几十两银子，到了此时，转嫌累赘沉重，行走不便。心神无主的顺步乱行，遇见有村落的地方便去访问，总是毫无消息。行行去去，走到一个所在，远远的望见有一所高大房子。留心走近去看时，房子那边停着一串火车，那车头上还在那里冒烟。心中暗暗欢

窖：莫非他们已经上了火车了？急急地望前而行，打从一片田上要越过去。正在低头之际，忽听得迎面一声叱喝。抬头看时，远远地站着一个洋兵，手执洋枪，许多洋人在铁路上作工。原来这里是落垡车站，洋人借了火车，运兵进京。走到此处，铁轨被拳匪弄坏了一段，洋兵在那里收拾。伯和不知就里，前去观看，顺便要探访白氏母女消息，却被这个守路洋兵喝住。伯和不免一呆，便立住了脚。洋兵见他立定，便拿枪对着他要打，吓得伯和翻身就走，那洋兵从后追来，伯和舍命狂奔，方才得脱。心中愈觉凄惶，正不知白氏、棣华是否被洋兵杀害。

投到一家店里打尖，顺便访问消息。此时已经过午，不是打尖时候，故店中人甚少。伯和便向店小二访问，小二顺口答道："今天晌午时候，是有一辆车，坐了两个娘儿们，到这里打尖来，说是要赶到卫里的。"伯和信以为真，因又问道："我是昨天走散了的，此刻要雇一辆车到卫里去，不知可有雇处？"小二道："这里小地方，没有车子，就有一两家车店，这两天来往的人多，早就雇空了。老爷要雇，还得赶上半站，到了杨村，凭你要雇车子也有，牲口也有。"伯和听了，吃过了两张烙饼，即便起身。走到晚上，不得到杨村，便在一个小村落觅了一家野店，歇了一宿。次日早起，赶到了杨村，已是中午时候。打过了尖，便雇一匹骡子骑上，加上一鞭，赶到西沽时，日已平西。早有车店接应，下了骡，歇了一宿。

次日清早，便步过了虹桥，雇了一辆东洋车，飞奔紫竹

林而来，径到佛照楼问信。这一家佛照楼客栈，是广东人所开，十分宽大。凡是富商巨宦，路过天津，都向那里投止。广东人自不消说，除了他家，再也不向别家歇宿的了。所以伯和一到，便来打听。入了栈门，向账房中询问，如此这般的两个女眷，可曾到此。那掌柜的便在客簿里一查，说："没有！"伯和心中不觉顿时失望，如堕五里雾中。只因他信了那店小二的话，以为他所说的一定是白氏、棣华了；依他所说，自然早已到了天津。于是一心一意，以为到了此地，准定可以相见的了。谁知那店小二是随嘴乱说的，这一个却信以为真，到底望了一个空。不觉垂头丧气，只得又到紫竹林一带小客栈去打听，那里有个影子？只得自己仍到佛照楼投宿。他心中打算：这佛照楼是广东人麇集之所，我先住在那里，或者他们后到，也可在那里相见，谁知佛照楼掌柜的，见他没有行李，不肯收留。伯和只得把如何出京，如何散失的话说了出来。提及了张鹤亭，那掌柜的和他相识，方才留了。伯和取出银子，草草的置备了铺盖。从此就在佛照楼住下，天天盼望踪迹，凡遇了门前车马之声，便跑出来张望，望见入门的人，不是白氏母女，又复嗒然若丧。他便这等盼望，谁知白氏母女并未曾到天津来。

那天在路上，遇了那一群人冲将过来时，冲得车横马乱，甚至有车翻马倒的，白氏母女所坐的车虽未翻倒，怎奈那车夫赁来的那匹骡子，性子极其倔强，北边的双套车，不象上海的洋式双马车样子，只有一匹牲口套在车辕之内，另外一匹是用一根长绳，一头拴在车上，一头拴在牲口身上的，

两匹牲口，一前一后，那车夫自然把自己的牲口套在辕内，那赁来的用长绳拴了，在前头走，一群人冲来时，把那骡子冲横了，本来向南走的，此时骡头却向了西。骡子的倔强性便发作了，向西飞跑，车子也跟着他转了向，这一匹骡子也被他带得不得不跟着飞跑了。车夫在车沿上，颠得跌了下来，及至爬起来追时，那里追得及？只跟在后面没命狂追，嘴里不住声地叫："喁！喁！喁！"原来北方的牲口是懂得听号令的。平常赶车，只要车夫叫一声"喁！"他便站住了不动。此时他跑得性起，自然任凭你叫一千声也没用的了。

白氏母女，起先望见拥来了许多人，已是吓得魂不附体，及至那骡子性发飞跑，把车夫掀翻在地，更是吓上加吓。那路又不平，车子格外颠簸得厉害。白氏不觉魂飞天外，魄散九洲，一阵晕了过去。棣华急得双手抱住，在车内大叫救命，那骡子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路，将近一个村落，才被一个乡人拦住；一手执住了辔头，车才停了。骡子还把双足向后乱踢，棣华还在车内连哭带喊的叫母亲醒来。歇了半晌，那车夫方才气喘吁吁地赶到，向那乡人道谢。棣华一手搂着白氏，一手掀起车帘，向车夫道："你快到那里讨点开水来，这里人也吓晕了"，快灌救要紧！"车夫道："这个地方，那里去取水呢？"那乡人听了便道："怎么，吓坏了人么？快快把车拉近村口来，我给你们开水！"说着，飞奔先去了。车夫拉了牲口，慢慢地向村庄上去。村庄上的人，知道有人在车上吓坏了，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都跑出来围着车子观看，问长问短。此时白氏眼皮掣动，似有醒意。恰好那乡人

拿了开水来，棣华道了谢，接过来，慢慢灌了下去。白氏一口气回了过来，微微睁开眼睛，说道："吓煞我也！"车外的人都道："好了，好了！回过来了！"棣华寻思，此时母亲病了，不便走路。因问："这里是甚么地名？有店没有？天已不早了，有店，我们先下了店吧。"那乡人道："我们这里有名的乡庄，叫做'八百户'；往西再走，便是'九百户'。'六百户'却在南道上，'七百户'在北道上。这里并不是通衢大道，要下大客店可没有。若是肯下小店，只我便是开店的。"棣华道："就小店也不妨。"乡人听说，便把车拉到庄内，到了店门首歇下。棣华扶母亲下了车。乡人帮着车夫，把行李取了下来，送到房里。

白氏觉得身体酥软，头重脚轻，心神飘荡，气息微弱。棣华扶到炕沿坐下，忙忙开了铺盖，服侍睡下。白氏道："好女儿，你憩憩吧，辛苦了！你吓着了没有？"棣华道："女儿不吓，母亲放心。"白氏道："伯和贤侄呢？"棣华本来先受了那一群人冲来的吓，又受了骡子溜缰的吓，末后更见母亲晕绝了，这一吓更非同小可，那一寸芳心容纳了这许多吃吓的事，早把伯和吓得忘记了。此时被白氏一提，不觉失声说道："嗳呀！"说声未绝，把脸一红，又咽住了白氏忙问道："怎么了？"棣华低声说道："没有来。"白氏此时忘了自己身体酥软了，连忙坐起来道："想是冲散了！这还了得，还不快着人去寻来！"棣华道："母亲才吓坏了，自己将息着保重点吧。他——"说到这里，便顿时顿住了口，两颊绯红起来。白氏一叠连声叫家人李富。棣华道："李富

也没看见，想是冲散了。我们车子打横的时候，还看见他在旁边；想必他也见我们，不定会寻来的。”白氏道：“丢了他们，可不得了，快去寻来！”便叫车夫去寻。车夫道：“来了那一大堆子人，把他们一卷，都卷得往北去了。这里走到原路上，有三十多里；再往北去，又不知在那里，怎样寻得来？天又快黑下来了！”棣华想了一想道：“我给你五钱银子做跑腿钱，寻了出来，再重赏你。”说罢，在衣袋里取出一块五钱重的碎银出来，放在桌上。车夫拿在手里，掂了掂，道：“既如此，我便去寻来。”说罢去了。

白氏仍旧躺下。棣华心中七上八下，想着伯和到底不知怎样了。他若是看见我们的车子，自然该会寻来；但不知被那些人挤得他到那里去了？他是一个文弱书生，向来不曾历过艰难，这一番不知吓得怎么样了？病才好了的人，不要再吓出一场病来！忽又想起：他病才好了，自然没有气力；倘使被人挤倒了，岂不要踏成肉酱？想到这里，不觉柔肠寸断，那泪珠儿滚滚地滴下来。又恐怕被母亲看见，侧转身坐了，暗暗流泪。忽然又怪他为甚么不跨在车沿上，便可以同在一起了。虽那车夫亦跌了下来，但跌虽跌了，可就知道跟寻了，不见那车夫到底追了上来么？又想：这都是我自己不好，处处避着嫌疑，不肯和他说话。他是一个能体谅人的，见我避嫌，自然不肯来亲近。我若肯和他说话，他自然也乐得和我说话，就没有事了。伯和弟弟呀，这是我害了你了！倘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生是好？这会你倘回来了，我再也不敢避甚么嫌疑了。左右我已经凭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许与你的了。

正在胡思乱想，那店家到门口来问道："太太们做夜饭不做？"棣华回身看看白氏，却睡着了。因对店家说道："你们做好了，多少拿点进来吧。"店家道："我们这里是不做客饭的。要做时，请小姐拿钱去买面。"棣华取了七八十文铜钱给他。回身看看白氏时，虽是睡着，却身上烧得火炭一般，两颊绯红，不觉慌张起来，抖了一床夹被窝，轻轻同她盖上，自家守在旁边。天色已黑将下来，店家送进一盏马口铁的洋灯，放在桌上自去。棣华又想起天已黑了，他此时不知被挤在那里？今天晚上，又不知睡在那里？身边的金银，不要失落了才好；倘是失落了，便不好了。忽又想起他是一个文弱书生，不要反为了那些金银闹出乱子来！此刻正在乱离之际，这件事第一耽心。想到这里，不觉一阵阵的汗流浃背。忽听得白氏大叫一声："贤侄快救我！"叫声未绝，便已惊醒了。棣华俯身问道："母亲怎样了？"白氏张眼道："甚么时候了？"棣华道："才断黑不久。"白氏道："我身上可是发热？"棣华道："烧得很呢。母亲可要喝茶？"白氏道"给我一口吧。"棣华忙取出茶叶，放在壶里；走到房门口，问店家要开水。店家道："水还没开呢，等一会儿吧。饭，做饼还是做汤？"棣华回头问白氏。白氏道："我不吃了。你爱吃甚么，叫他们做甚么。"棣华便对店家说道："不吃了，留着明天做吧。"店家接了茶壶。棣华仍到炕沿上坐下，问道："母亲方才做梦来？"白氏道："你怎么知道？"棣华道："母亲自己叫出来的。"白氏

道："叫甚么？"棣华道："叫——叫——叫——贤侄救我！把母亲自己叫醒了。"白氏道："怎么真个叫起来。我梦见白天那里许多人又拥到这里来了，看见伯和贤侄也在人丛中。忽然一个人，拿起大刀杀进门来了，向我乱砍，我便叫起来。这一叫，就醒了……"

说话间，店家送进茶来。棣华斟了一杯，递给白氏。白氏喝了，说道："我又是头痛，又是头重，怎生是好？"棣华道："母亲将息点吧，不要劳神了。"白氏道："方才你背着我流泪，我也在那里伤心。伯和虽是我的女婿，却是人家的儿子。倘是散失了，不到几天还得相见便好；倘若有甚么长短，将来怎生对亲家！"棣华听了，触起心事，止不住一阵珠泪又扑簌簌地洒将下来。白氏道："我儿快不要伤心！你要这样，我更难过了。"正说话间，外面忽然闯了一人进来。未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侍亲娘荒店觅茶汤
寻夫婿通衢张字帖

却说白氏母女正在彼此互相慰藉，忽然闯了一个人进来。抬头看时，正是那车夫。白氏忙问道："找着了没有？"那车夫满脸酒气，手中拿着一根旱烟管，熏得满屋子的大蒜臭大着舌头说道："那里都找到了。今儿那一闹，走散的人也不知道多少。各处车店里去问，都说是来找人的：也不知有多少起，谁有空儿去问他姓甚么叫甚么！把我的腿也跑折了，也问不出个影子来。"棣华便道："你去歇歇吧。"那车夫便出去了。

棣华对白氏道："母亲，这件事却怎生是好？我们且不要虑日后的事，就是眼前，没个男人，我们在路上也不得方便；况且母亲身上又不好。"白氏道："此时我也没了主意了，只觉得头晕头痛，心里乱跳，身上又烧得滚烫。你叫他们弄点午时茶我吃吧。"棣华答应着，取出午时茶来，走到房门口，要叫店家，谁知都睡了。叫了几声，不见应，取出表来一看，才得九点钟。要自己出去弄时，那房门以外是漆黑的。正在那里呆想主意，白氏道："他们睡了，便由他去

吧！”棣华道：“他们睡了，待女儿去弄来。”白氏此时觉得十分辛苦，也急于望好了好动身，便由她去弄了。

棣华取了一根纸捻儿，点了个火，出到外间，四面一照，只见墙上挂着一盏马口铁洋油灯，便先把它点着了。四面一看，只见西面靠墙摆着一张方桌子，桌上横七立八地摆了许多筷子、碗、盏之类。东面墙脚下打了一口土灶，树叶、树枝、高粱秆子铺满一地。灶上安放着一口铁锅，旁边放着一个沙罐，拿过来一看，是空的，却没有盖，又没有水。吹着了纸捻，到院子里一照，并没有甚么，只有两匹牲口拴在那里。回到后院一看，有一口小缸，用一顶戴残的草帽盖住。揭开一看，喜的是半缸水。便进去在桌上取一个碗出来，先洗干净了，取了一碗水，舀在沙罐里。又没有小炉子，寻了许久，在树叶堆里寻了出来。这沙罐没盖，便拿一个碗来盖了。抓一把树枝树叶生起火来。不一会，水开了。揭去碗一看，是碧清的，才想起未放午时茶下去。忙到房里取出来，放下去。煎了一会，约莫好了，舀了一碗出来，把炉子里火弄熄了，壁上的灯也灭了，拿到房里去，白氏却又睡着了。便轻轻推了一下道：“母亲！吃茶吧。”白氏梦中大惊而醒，问道：“做甚么？”棣华道：“母亲休惊，女儿在这里。”白氏道：“我睡着了，就是梦魂颠倒，甚是害怕。”棣华道：“这是母亲受了惊之故，静养点就好了。午时茶煎好了，可要吃一口？”说罢，递了过去。白氏坐起来，吃了几口，重又睡下。棣华取过夹被窝，代盖了，坐在旁边。白氏昏昏沉沉，又复朦胧睡去。

棣华此时，一灯相对，又复万念交萦：想起伯和此时到底不知在哪里？身上究竟平安否？恨不能够即刻有个人代他通一个信。又悔恨错出了京，倘使同在京里，到了事紧急时还可以相依，或不致散失，又想起父亲在上海，那里知道我母女困在此处？那一寸芳心，便似辘轳般转。又念倘得伯和平安无事，到了上海，他自然会寻着父亲，那时父亲知道我们相失，又不知怎样着急了。咳！但愿他平安到了上海，就是父亲着急几天也罢了。好在我们也总有到上海的日子。我们到了，父亲自然不着急了。或者我们到了天津，先发个电报到上海，父亲自然放心了。忽然想起伯和曾否到上海，只消到了天津，打电报去问父亲，便知道了。想到此处，巴不得当夜就到了天津，可奈母亲病了，明天料来不能上路，不知几时才好？若得早到一天，岂不是可以早知道一天么？忽又想起伯和纵使到上海，则我们此时赶到天津去，他也不过在轮船上，未必就到；纵发电去问，亦是枉然，想到这里，不觉自己啐了自己一口，心中又忽然一阵糊涂起来，甚么都不想，只看着那似豆的残灯，在那里出神。

忽听得白氏从睡梦中哼起来，忙俯身在额上摸了一下，却出了一额的汗，忙取过手巾拭去。白氏睡了，又哼个不住道："女儿！我此刻格外辛苦了，头晕得就同没了主一般，只觉得身子是飘飘荡荡的，又头重得抬不起来，如何是好？"棣华道："母亲身上可有汗？"白氏道"通身是汗了。"棣华又伸手到身上，都代拭干了。说也奇怪，汗虽出了许多，她那烧热仍旧未退；只觉得烧得比先前厉害，棣华益发慌了。

白氏又要午时茶喝。棣华道："只怕吃不得了！出了这许多汗，甚么风邪都该散了，为甚还不退烧呢？想来是不对症的了。"白氏便不言语。棣华盘膝在旁边守着，愈觉得凄凉。忽听得窗外一阵狂风过处，洒下雨来，打得纸窗淅沥，愈觉得愁肠百转，度夜如年。白氏睡了又醒，醒了又睡，身上的汗出个不止。醒一回，棣华服侍揩拭一回，直到天色黎明，还没有睡。白氏的病，更觉得重了，哼声不止。

棣华暗想：母亲病势如此，眼见得不能起身的了。这辆车子，要十四两银子一天，如何用得起？好在他昨天已经把车价都开发了，不如且打发他走了吧。三两天母亲病好了，再作打算便了。想定主意，天明之后，便对那车夫说："你且回去，我们此刻暂时不能动身了。"那车夫道："说过到天津的，怎么半道上好回了我？"棣华道："人病了，不能动身，知道病到几时？你这十四两银子一天的车价，我们出不起。"车夫道："今天就走，只要一天半就可以到天津了。你们回我的，这一天半的价总要给我。"棣华暗想：这个人借端撒赖，真是可恶！又见那店家及几个不相识的人都站在门口观看。想给他几两银子原不要紧，但是钱财露眼，须防歹人起心。因撒了一个谎道："给你原不要紧；但是我们带的银两、汇单，一切都在陈少爷身上。他走散了，叫我拿甚么给你？倘使不是走散了，有银子在身边，也不回你了。"车夫沉吟半晌道："车价没了，茶酒钱总要给我两个。"棣华取了一块碎银，约有二三钱重的，给了他。车夫接过来，便自己套着空车去了。

棣华便问店家："这里可有好大夫？"店家道："大夫便没有；有一个药铺里的掌柜，他会治病，不消诊脉，只要把病情告诉了他，抓几样药来，吃了就好。"棣华道："不知靠得住靠不住？"店家道："那里靠不住可以代人家治病的？我们这里八百户的人，那个生病不是请他治的？"棣华便把母亲受吓得病，头晕、发烧，吃了午时茶，出了汗，烧不肯退，病又加重的话，对店家说了，叫他去抓药，又恐怕他忘了，又取出笔砚来，逐一写了出来。因为十三岁上便荒了读书，此时提起笔来，十分勉强，慢慢地写完了，自己又信不过有写白字没有，怕弄成笑话，因为病情要紧，只得老着脸交给店家拿去。那乡庄人家，看见姑娘们会写字，便十分稀奇，传将出去。

那店家的内眷，本来看着她母女二人，不过是个过客，住一宿就走的罢了，所以没甚招呼。及至闻得棣华会写字，这便走来招呼夸奖，称奇道怪，说："象我们乡庄儿上，爷儿们也没几个认识字的呢。"又问："太太病得怎样了？阿弥陀佛，怪可怜的！太太们金枝玉叶，平常轻易不出门，碰了这种事，自然会吓唬出病来了。"棣华本来为人极是和融，便也同她对答，倒可以借她解闷，免了许多胡思乱想。谈了一会，店家抓了药回来，道："忘了带钱去，是赊着的。"棣华问："是多少钱？"店家道："五百钱。"棣华打开药包一看，内中有一样砞茯神、一样砞麦冬是认识的，其余便不大认得出来。因说道："这里的药很贵，怎样便值到五百钱？"店家笑道："小姐是从京城里来的，不知道咱们这乡庄上的规矩。咱们

这里一吊钱，只有一百四十个大钱；五百钱，只有七十文。”棣华这才明白了，便数了七十钱还他，自己要去煎药。

那店家内眷忙叫店家去代煎，自己要和棣华谈天。棣华只得称呼他嫂嫂，他道：“这个称呼不敢当。我的小名叫五姐儿，邻居、朋友个个都是这么叫我，小姐也叫我五姐儿吧。”棣华笑了一笑，问他姓氏。五姐儿道：“我们当家的姓张，叫五哥儿。我娘家姓李，自小到这边来做童养媳妇，所以就那么哥儿、姐儿的叫惯了。”棣华听了，暗想：看他们虽是乡庄人家，倒是从小童养过来，夫妻相守着，永不分离的，多少快活，我与他若是向不相识的，倒也罢了，偏又是从小同居同砚过的，叫人回想起小时候的友爱情形，便要时时挂念着。此刻又是同行，承他多般体贴，正是令人感激得，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偏又分散了，令人好不挂念，想到此处，不觉出了神。那五姐儿还有一大串说话，她竟自没有听见。

两人又谈了许久。只见五哥儿送了一碗药进来，棣华服侍母亲吃了，仍旧睡下。五姐儿又问棣华吃甚么饭。棣华道：“其实吃不下，不吃也罢了。”五姐儿道：“昨儿晚上听说就没吃，今天再不吃不饿坏了么？待我去清清的做一碗片儿汤来小姐吃吧！太太病人，不能吃饭，咱们家有小米，我去做一碗小米粥来。”说罢去了。一会儿，果然端了一碗片儿汤来。棣华道谢，五姐儿放下自去。棣华走过桌子边坐下，拿筷子调着，只见那面色黑得不象个样子，只呷了一口汤。五姐儿又端了一个碗进来道：“小姐胃口不好，加上点忌讳吧。”①

① 北方人呼醋为忌讳。

棣华道："费心得很，其实我真是吃不下。"接过来，顺手加上一点，又呷了一口汤，勉强吃了两片，便不吃了。再一会儿，五姐儿拿了小米粥进来，见白氏正昏昏沉沉地睡着，便轻轻地说道："烫着呢，由它凉凉也好。"棣华点点头。五姐儿看见片儿汤还没有动，便道："小姐怎么认真一点也不吃，别饿坏了！"棣华道："吃不下，怎办呢！"五姐儿拿了出去，又盛了一碗小米粥进来道："小姐吃不下，吃点粥吧。"棣华其实肚子里是饿了，不过心烦意乱，胃口不开，吃不下去，今见五姐儿那般殷勤，便勉强拿来吃。这小米粥里面，又是许多细沙子，嚼在牙上，格吱格吱的好不难过，只得呷到嘴里，便直咽下去。恰好吃完了，白氏醒了，棣华便端过粥去，服侍母亲吃粥，吃了一碗，五姐儿问："可还要添？"白氏道："多谢，费心得很！不要了。"五姐儿收了出去。

白氏道："睡得骨头生疼的，扶我坐起来吧。"棣华扶白氏坐起，又取过伯和的铺盖来，放在一边，叫白氏靠着。因为拿动了这个铺盖，又触起了心事，一阵心酸，又复流泪。白氏看见，明知女儿心事，然而自己也正在为了这个烦恼，没有说话好劝解他。棣华忽然想了一个主意，便对白氏道："母亲，他——"说到这里，又顿住了。白氏道："我的好女儿，你有话说罢。我和你母女至亲，又没有外人，甚么话不好说呢？"棣华道："我想昨天散失之后，他一定也找我们。何不写几个字，说明我们在这里等他，拿到外面去贴起来？他见了，自然会寻来。"白氏道："好主意。你便快写起来吧，还得要多写几张，凡是往来大路以及车店、客店门口，都

贴起来才好。”棣华忙取出笔墨笺纸来，在桌子上去写。写着：

陈伯和鉴：有人在八百户——

写到这里，便顿住了。出去找五姐儿问道："你们这个店，可有个店名?”五姐儿道:“我们这个店，还是五哥儿太公手里开下来的，叫做‘张家店’，邻近各处乡庄都有名气的。小姐问他做甚么?”棣华道:“我不过这么问一声儿。”说罢，回到房里，在笺纸上接写了：

——张家店守候，望速来。切盼！

总共二十个字，自己看了一看，虽然写不端正，却还认得是个字。便一张一张写来，写了二十多张。五姐儿走进来看见，便问道:“写许多字儿做甚么?”棣华道:“要烦你们五哥儿，代我拿到我们昨天失散的地方张贴起来，好叫失散的人看见了寻了来。”五姐儿道:“正是！我还没有动问，你们失散的是那一位?”棣华见问，红了脸，答不出来。白氏在炕上，连忙代答道:“是一个亲戚，同伴出京的。”五姐儿便叫了五哥儿来，教他去贴。棣华又切切叮嘱，叫他贴在容易看见的地方，以及车店、客店的门口。五哥儿答应去了。此时已是下午申牌时分，直去到傍晚时候，还没有回来。

忽然门外来了一伙人，有五六个之多，要来投宿。五姐儿招呼了进来。棣华道：“这却怎处？我们怎好和他们同在一起？”五姐儿道:“不要紧，小姐们搬到我屋里去。”说罢，便代把铺盖行李搬到对过一间来。棣华扶了白氏过去，五姐儿便招呼那伙客到客房里。棣华扶白氏上炕坐下。这边炕上，

多了一张炕几，地下却没有桌子，只有两把竹椅。墙上贴了许多五彩画张，画的都是一出戏，如《四郎探母》、《卖胭脂》之类。忽然看见旁边贴了一张字纸，仔细一看，不禁为之愕然。要知这张字纸是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惊恶梦旅夜苦萦愁
展客衾芳心痴变喜

且说棣华扶了母亲过来，服侍坐下。忽见墙上贴的五彩画张旁边，贴了一张字条儿，正是自己写母亲病情的那张纸，不觉暗暗称奇，不知贴在这里是何用意？白氏坐了一会，五姐儿掌上灯来。棣华问道："我们住在这里，你们又到那里去睡呢？"五姐儿道："不要紧。我在这里陪着，让五哥儿到客房里睡去。"棣华道："那客人肯么？"五姐儿道："小姐不知这乡庄儿上的规矩，那边客房里，常时一睡十七八个人，都挤在一个炕上。还有人过多的时候，这屋里也住客，我就到后面，搭个板铺儿。五哥儿还不是混在客人一起么？这是常惯的事，小姐只管放心。"此时白氏坐得乏了，仍复睡下。五姐儿到外面烧水，招呼那伙客人洗面洗脚，又代客人做饭。一会儿，又送了两碗小米粥进来，一小碟子咸菜。棣华见她这般殷勤，心中倒觉得不安。服侍母亲吃了一碗，自己也勉强吃了。五哥儿回来了，说："字帖儿都贴好了。今天外头好不热闹！来了多少义和团，都说是赶到卫里杀毛子的。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到这会回来。"棣华听了，又是

耽心。只因听了义和团的话，不知伯和怎样？倘使遇见了，不知可碍事？

再过一会儿，人静了，白氏对棣华道："今天吃的药，倒有点意思。此刻好多了，头晕也轻了，那觉着轻飘飘的也没有了；只是头痛、发烧，依然不好。明日再去抓一服来吃，只怕就可以望好了。"棣华听母亲说好点了，自是放心。因为昨夜通宵不寐，觉得倦了，便在白氏身边睡下，一心一意去想念伯和，不知他今夜又宿在那里？这等乱离之际，不知可曾遇了强暴？又不知可曾安抵天津？……那心中忽喜忽悲，说不尽的心事。

正欲朦胧睡去，只见五姐儿来说道："恭喜小姐，你家陈少爷到了！"棣华听说，连忙起来问："在那里？"五姐儿道："在外面，就来了。我同小姐去看来。"棣华便起身同五姐儿走到门外一望，原来是一条康庄大道，那逃难的车马络绎不绝，那里有个伯和在内？正自仔细辨认时，五姐儿指着前面道："小姐，你看那边不是陈少爷么？"棣华顺着所指处望去，果然见伯和跨了一辆车沿，笑容可掬的过来。暗想：车里面还有甚人？他还是跨着车沿呢！回眼一看，那赶车的正是出京所用、今天早起回了他的那个车夫。不觉暗暗欢喜道："原来是他代我们寻着的。"因便高声道："伯和贤弟！"叫了两声，那辆车子从自己身边经过，伯和却只做听不见，车夫赶着牲口，径投南道上去了。棣华不觉十分悲苦，暗想他一定是怪我一向避嫌，不肯和他说话，因此恼了我了。又不好意思过于呼唤，拿着手帕在那里拭泪。忽听得

旁边有人说道:“好忍心！姊姊一向不理我。”回头看时，不见了五姐儿，却是伯和站在那里，不觉转悲为喜。正欲说话，那过往的车子内，忽有一匹牲口走近自己身边嘶叫起来，不觉吓了一跳。猛回头看时，只见眼前漆黑，不见了伯和，那牲口还在那里嘶叫。宁神一想，原来还睡在炕上，炕几上的灯已经灭了，那伙客人骑来的驴子拴在院子里，在那里嘶叫。才知道是做梦。

回想梦中光景。伯和何故不理我？大约是我日间苦思所致。猛可想起梦中见了车夫代伯和赶车，又想起打发那车夫时，曾说及所有银子、汇单都在伯和身上，不要那车夫记在心里，出去遇见，图害了他。此刻乱离的时候，有甚王法。果然在此，可是我害了他了。我想念他，梦见他自是常事，何以又兼见那车夫呢？愈想愈象真的，不觉如身负芒刺，万箭攒心，一阵阵的冷汗出个不住，不由得呜呜咽咽地哭起来。暗想他若是因此丧生，我便是相从地下，也无面目相见，叫我如何是好？愈想愈伤心，愈伤心愈哭，把白氏哭醒了，问道：“女儿何事痛哭？”棣华答不出来，仍是抽咽不止。白氏叹口气道：“我儿不要伤心了！万事皆前定，但愿‘吉人天相’，女婿平安，便是两家洪福。”说到这里，顿住了不说。

棣华听了，更是伤心，几乎要放声大哭。白氏也忍不住呜咽起来。棣华见母亲哭了，便连忙忍住道：“母亲正怕睡得骨头又要疼了，女儿起来捶捶吧。”白氏道：“不疼，不要捶，你睡吧。”棣华道：“女儿左右睡不着。”说罢，便

坐起来，黑摸着代母亲捶腿。白氏道："此刻甚么时候了？"棣华道："方才听见远远的打四更。这乡庄儿上的更次，不见得准；灭了灯，又看不见表，也不知是甚么时候。"捶了一会，白氏又睡着了。棣华迄自暗暗垂泪，恐惊醒母亲，不敢呜咽。伏在炕几上，听着村鸡乱唱，不久就是天明。五姐儿睡在炕几那边，一觉睡醒，见棣华呆呆坐着，便道："小姐起来得好早。"棣华道："睡不着，半夜里就起来了。"五姐儿翻身起来，对棣华定睛一看，道："小姐，你哭甚么来？眼睛都红肿了！"棣华道："不曾哭甚么。"五姐儿叹口气道："出门人自然是苦的。"说罢下炕，去张罗弄水洗脸。是日又叫五哥儿去撮了药，白氏吃了。

做书的有话便长，无话便短。白氏在此养病，一住就是十天，那病却是不好不坏的，只管在那里发热发烧。棣华是念夫愁母，寸心无有宁时，自不必说。过到第十天上午，忽然一个人走进来，问："张家店是这里么？"五哥儿答应道："是。"那人道："可有一位张太太和一位小姐住在这里？"棣华听见，连忙问："是谁？"一面走出房门，往外一看，却是李富。走前两步，请了个安。棣华这一喜，喜得说不出来，就如见了亲人一般，也自忘了甚么是个嫌疑，忙问道："少爷呢，可和你一同来？身子可好？"李富道："小的也不见少爷，……"棣华听了，便如冷水浇背一般，顿时便丢去了一天欢喜，又担上了一担忧愁，便退了入房。

李富走到房门口，给白氏请了安，说道："自从那天失散之后，小的寻不见车子，又不见了少爷，思量总是往卫里

去了。便雇了一匹牲口，要到卫里。走着走着，走到铁路旁边，看见好些洋兵，不知在那里做甚么。小的只看了一看，那洋兵便对着小的打了一枪，在肩膀上擦过；连忙跑了回来，下在店里养伤，今天才好了。听得外面风声紧得了不得，天天往卫里去的义和团也不知多少。要出来打听，在店门口看见一张条子，写的是有人在这里等少爷。料是亲家太太在这里，因此寻到这里，果然得见。此刻外面乱得不得了，多少人从卫里往这边跑，卫里是去不得的了。小的打听来，此刻只有山东地面太平。亲家太太赶紧动身才好，这个地方只怕也不得安静。”五哥儿在旁边说道：“不错，我们相近的七百户、九百户都请了大师兄来，设坛学拳。我们这里，也不过这一两天就有大师兄来了。”棣华听了，又是悲苦，又是害怕。白氏道：“你少爷到底那里去了，可打听得出来？”李富道：“料来总是到卫里去了。但得到了卫里，此刻早到了上海了。亲家太太早点动身要紧。”棣华道：“此刻太太病着，怎么好动身？”李富道：“不知亲家太太是甚么病？从水路动身不要紧。此时也只有水路太平些；若再走旱路，再象前回那样子一来，就不好了。”白氏道：“如此，你便去雇船吧。我头回吓怕了，再禁不起了，还是早点走吧。”

棣华哭着对母亲道：“他还没有来，我们走甚么？”白氏强慰道：“他已经到了天津，自然就到上海去了，我们等在这里做甚么？并且我还有个主意在此：这里五姐儿夫妻都是好人，我们只要重托他，如果女婿到了，告诉他我们往山

东去了，叫他也跟去。我们到了山东，也照样写着字帖儿，贴在通衢大路，他自会寻来。”棣华道：“山东地方大得很，我们到那里呢？”李富接口道：“此刻逃难的人都说德州便太平，我们就到德州吧。”五姐儿道：“这就可以办得到了；倘使有人来问信，我便指引他去便是。”棣华道：“母亲也要告诉他那模样儿，不要错指引了别人。”白氏心急，一面叫李富先去雇船，一面告诉五姐儿伯和的面貌。五哥儿告诉李富说：“这里没有船叫，往东南走三十里，清宫庄东面才是运河，才有船可叫。”李富听了，便到外面，赁了一匹快骡子，加了一鞭，飞也似的去了。

这里白氏便叫棣华收拾行李。棣华虽然记念伯和，也恐怕母亲再受惊吓，禁当不起，只得含悲茹痛检点起来。五姐儿也在旁边帮着收拾。棣华因为五姐儿百般殷勤，此时临别，倒有点恋恋不舍之意。收拾好了，又叫五哥儿去多抓几服药，预备母亲在路上吃。开发店钱，也不和他细算了，取出一锭五两重的银子，算了店钱。五哥儿夫妇千恩万谢，欢喜无量。棣华又念五姐儿连日服侍勤劳，在小指上褪了一个小小的金戒指来给与他道：“辛苦了你几天，留下这个给你做个纪念吧！”五姐儿吓得连忙万福道：“小姐这是那里说起！我生受了，来世再报小姐的大恩！”棣华道：“这是我酬谢你的意思，不算甚么，何必说报！”五姐儿吐出舌头道：“小姐，你便说不算甚么，这个金器，我们乡庄儿上人家，前一辈子也没见过呢！”棣华道：“这里可有车雇？回来我们上船，还要坐了车去呢。”五姐儿道：“车是没得雇

的。本庄刘太公家，自己有着一辆车子，我叫五哥儿去借来用用，可以使得。”五哥儿在外答应道：“可以使得，我就去借来；回来我自己赶车，便送太太们下船。”棣华道：“这更好了，费心得很！”

商量停当，吃过饭后，申牌时分，李富和一个船户，都骑着骡子来了。李富说道：“船价贵得很，大点的船，动不动要二百多两银子才肯到德州。小的雇的是一只小船，没有中舱的，只有内外两舱，也要一百两银子。小的大胆，雇定了。人少，这只船也够了。”白氏道：“只要坐得下就是了，此刻是逃命的时候，还讲究甚么？”李富便和船户搬取行李到车上去。棣华别过五姐儿，扶了白氏上车，然后自己上去。五姐儿送到车边，代下了车帘。那船户把骑来的骡子拴在车上，做了个双套车。李富自去把骡子还了主人，然后同船户跨上车沿。五哥儿赶着牲口便走。看看走到日落崦嵫，才到了清宫。船户还了赁来的骡子，赶到岸边时，已断黑了。船上人打了灯笼，先接应了白氏母女上船，然后搬取行李。棣华又拣了一块碎银子，谢了五哥儿。五哥儿不肯接受，棣华道：“你今夜断不能回去，在这里住店也要使用，拿去吧。”五哥儿方才接了，拜谢而去。

白氏母女住了内舱，李富住了外舱。他的行李，当日散失时本在车上，此刻便取了出去。船户来揭开舱板，把两口小皮箱放在舱下，铺平了，竟是一个平舱。棣华恐怕母亲睡得骨头酸疼，开铺盖时便把自己的一床褥加铺了上去，意思要就同睡在一个铺上。白氏看见，便道：“也好，我垫厚

些，你便可以用了那一副。”——说时指着伯和的铺盖。棣华把脸一红道：“我就同母亲一铺吧。”白氏道：“这又何苦，天气慢慢地热起来了，挤在一处做甚么？”说罢，拉过铺盖去解。棣华道：“既然母亲怕热，又这么吩咐，我就用了它吧。”接过铺盖开了，铺好；又把自己的一床夹被窝支起来，做个帘子，隔断外舱。是夜棣华用了伯和的被褥，不觉情极成痴，默念虽未成礼，今日奉了母命，先用了他的衾枕，或者是他日同衾之兆，也未可知。这一点痴念萦在心上，不知不觉，把一切愁苦都暂时丢开。只打算将来成礼之后，如何恩爱，如何相敬……想起他在村店时，那般体贴，又是彼此同遭过这场患难，将来不知要生受他多少温存。想到得意之外，转觉得心痒难挠起来，遂不觉酣然睡去。不知何日始达德州，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火熊熊大劫天津卫
病恹恹权住济宁州

却说棣华在张家店里，一住十天。既忧虑母亲之病，又不知伯和的生死存亡，更兼那店房又矮又小，郁着一屋子的闷气。有时到院子里走走，又是满院子的骡马粪臭，夜静时，直薰到屋里来；加之心中悲苦，何曾得一夜安眠？今夜到了船上，这船虽小，却靠在河边，气息为之一清。她又展开了伯和衾枕，陡生痴想，心中为之一畅。所以就酣然睡去，连梦也没有一个，直到天色平明方醒，坐了起来，看看母亲，还自睡着。水面上早起有点微凉，盘膝坐着，把夹被窝盖着，在那里玩弄出神，默念昨夜那一番痴想，不知能如愿以偿否？倘能如愿，我今日便多受些苦，也是情愿的。只是苦了他，不知失落到何处？我这里想念他，他的想念我只怕还要厉害。已经到了荆天棘地之中，再受那相思之苦，不要把他身子磨坏了。忽又想起小时候读过《孟子》，有几句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他今年才十八岁，便遭了这流离之苦，将来前程万里，正未可知；说不得夫荣妻贵，我倒仗了他的福了。

想到这里，又复十分自慰，抚摩着那衾枕，聊当相见。

呆坐着出了一会神，白氏也醒了。棣华便问："母亲今天可好点？"白氏道："不过如此。船开了没有？"棣华道："还没有开呢。"掀开帘子一看，李富也起来了。看见棣华便道："请小姐打发点银子，买点粮食，好开船。"棣华听了，便取出一块银子，约有二两重，交给李富。李富叫船户称过，嘱其到岸上买点米面咸菜之类。一会儿买了回来，便开船。

走了一天，到了一个所在，只见帆樯林立，好不热闹，船便泊定了。棣华问李富："这是甚么地方？"李富也不知道，转问船户。船户道："清宫庄下船的地方，是个支河。这里才是大路，有名的叫做西大湾子。前面便是卫里。"棣华吃惊道："我们为的是卫里不太平，才要到德州去，为甚倒走到这里来？"船户笑道："总要越过这里，转向南路，到了静海，才是往德州的大道。你看这里所靠的多少船，都是避乱的。这里离洋场很远，是不要紧的地方。你们看这些船，在这里也不知靠了多少日子，不肯开行；不过暂时避在这里，总望没有事，他们便仍旧上岸，不去远了。"棣华听了，方才明白。是夜就在西大湾子停泊过宿。次日起身开行。谁知这里停泊的船，盈千累万，舳舻相接，竟把河道塞住了，不得过去。船户百般为难，在众船缝里钻行。从日出时忙到日入，走不到三里路，只得停住。这还是幸得船小，才有缝可钻；若船大了些，竟是寸步难移的了。到了半夜，恰值潮水涨了，船户又起来觅缝钻行；只走了半里多路，又

复被大船挡住，只得泊了。如此一连三天，不得过去。

忽然这一天，远远望见浓烟蔽天，半日不熄。外面各船户，互相大惊小怪的传说义和团放火烧天津城里大教堂。白氏听了，又是惊慌。棣华连忙过来搂住了，说道："母亲不要害怕。这是岸上的事，我们这里离得远着呢，况且又在水里，是没事的。"口中是如此劝慰，心里是惦记着伯和：此刻不知可在天津？倘在那里，便不好了。怎能想个法子，知道他的下落，才可以放心呢！到了夜来，望见那浓烟的所在，便变了一片火光，左右邻船，都在那里喧呼议论，都是南边人声口居多。纷扰到半夜，方才略静。

到了第四日，又忙了一日。船户道："好了！看过去，前面只有百十来条船，明日怕可以出去了。今天晚上，是四更天的潮，我们赶四更再走吧。"棣华在舱内听着，略略放心，只是念着伯和，未免暗暗落泪。吃过晚饭正在倚枕歇息，忽然一阵外面人声鼎沸起来，吃了一大惊。推开篷窗观望，又被旁边一号大船挡住，看不见甚么。白氏已吓得打颤，棣华道："母亲休惊，女儿问来。"掀起帘子问李富，李富却往船头去了，叫了几声，都不听见，便对白氏道："母亲不必惊怕，没有甚事，待女儿出去看来。"白氏道："你小心点儿。"棣华道："女儿知道。"说罢，鞠躬出到船头。李富看见，连忙站过半边道："小姐小心！"

棣华出到船头，站起来抬头一看，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见远远的起了六七个火头，照得满天通红，直逼到船上的人脸上也有了火光影子；人声嘈杂之中还隐隐听得远远哭喊之

声，不由得心头小鹿乱撞。忙问李富："是那里走水？"李富道："还不得确消息。听说是七八处教堂同时起火，都是义和团干的事。"棣华再抬头望时，只见岸上树林中的鸦鹊之类都被火光惊起，满天飞舞，火光之中，历历可数。天上月亮，映得也变了殷红之色。心中不住地吃吓，忙忙退入内舱，脸上不敢现出惊惶之色。白氏问："到底是甚么事？"棣华道："又是岸上失火，那些人便大惊小怪起来。没有甚么事，母亲只管放心。"说罢，便坐近白氏身边，轻抒玉腕，代为捶腿；心中只念着伯和：如果他还在天津，此时正是生死存亡的关头，不知可脱得了这个难？万分悲苦，却又诉不出来，对着母亲，又不敢哭，那眼泪只得向肚子里滚。外面那些人，一阵阵的怪声乱叫。白氏道："明日再走不出去，我便吓死在这里了。我那虚飘飘的病，服了药，本来好了，此刻可又发作了。"棣华道："母亲但请宽心。据船户说，明天准可以出去了。"白氏道："果能如此，我就有了命了。"此时白氏的烧热病又重起来，昏昏沉沉地睡去。只撇下棣华一个，独自伤心。

到了四更时分，众船户果然起来，设法把船移动；辛苦到天亮，果然离开了大队船只。众人满心欢喜，撑篙打浆的走到薄暮时，到了静海。谁知这里避难的船，比西大湾子更多，一望无际，都是帆樯，仍旧在船缝里钻过去。争奈此处河道甚窄，竟有终日不能移动一步的时候，无论白氏母女心急如焚，便是几个船户，都说晦气。从静海走到独流，本来只有一天的路程，这回却走了一个多月。只见岸上的义和团，

成群结队，裹红巾，束红带，持刀弄棒的，互相往来，也不知他做些甚么。自从离了独流，才能畅行：然而遇了码头，仍有许多避难船只，不过不象那么拥挤罢了，从此，按站前进。

不日，到了德州城外。只见旌旗招展，刀剑如林，正不知为着甚事。泊定了码头，不敢就登岸。李富和一个船户上岸去打听，一会儿回来，那船户慌忙开了船，往下站而走。棣华问道："这不说是德州了么，为甚还走？"李富道："方才打听得京城已被洋兵打破了，天津也失了。此刻各省督抚都兴兵勤王，这岸上是山东抚台袁大人的勤王兵，方才到此，正要封船，由水路进京：所以船户忙忙开了，是恐怕被官封了舱，白当差。棣华道："他便如此，我们为甚要多走一程，你可去问问他们，怎么说法？"李富听说，便从船舷上往后梢问船户去了。白氏道："我有一句话，和你商量：我们自从离了静海之后，一路上还算平安。只是我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了，药是早吃完了。我此刻思家甚切，与其在这里耽搁生，不如和船户商量，就叫他直到清江浦。我们由镇江附轮船回上海吧。"棣华道："母亲不说，女儿也想过来。这个本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们在八百户约下人家德州相会的怎样呢？"白氏道："这个呢，怪不得你老记着不肯忘，便是我也时常记在心上。但我想他又不是个呆子，哪有尽着耽搁之理，此刻早到了上海了。不信我们到了上海时，包管他已住在我们家里了。"

棣华低头一想道："万一他寻这里来，我们走了，岂不

误事？不如仍回到码头上，仍旧写几个字帖儿，在码头上要路贴下，说明我们已经南下，就是他到了，也可以知道。”白氏道：“这个主意也好。”母女商量停当，恰好李富问了船户从后梢出来回话，说：“船户的意思，再往下走一站，请太太们在下一站登岸。小的和他争论不得。”棣华道：“现在我们打算径往清江浦，你问他要加多少钱；并且要回船停泊一会儿，我们要到岸上贴两张字帖儿。”李富又到后梢去，说了半晌，出来回说：“径到清江浦，他只要加五十两船钱，大约他们也情愿到南边避几时的意思。小的同他说明白了，此刻已经转舵回船了。”棣华听说，便在网篮里取出纸笔，伏在舱上写字帖儿。等到船拢了岸，搭好了跳板，棣华已写好了十几张。

李富领了，到岸上去贴，心中暗想：我们从卫里动身，走了两个多月才到此地，少爷就是来，也不知何时方到。这里是个热闹城市，不比乡庄儿上，贴不上几天，便被人家的招帖盖住了，有何用处？但是小姐要如此办，不敢有违，上去粘贴了，便自回船。船户接着，忙忙地就抽跳，起锚，开行。忽听得岸上一阵排枪乱鸣，白氏又吓得魂不附体。棣华生平不曾听过这等声音，也吓得芳心乱跳，看见母亲吃吓，只得硬着胆子强来安慰。白氏已是一阵阵要发昏迷。棣华十分慌乱着急，搂住叫唤，又百般安慰说：“方才枪响，是官兵打拳匪，已把拳匪打跑了，母亲放心……”安慰了许久，方才略定。棣华问李富：“前路可有大村镇？先靠定船，要请大夫看病。”李富转问船户。船户道：“这里下去六十里，四柳

树地方，是个大镇市，我们尽今天赶到吧。”是日果然赶到了四柳树，无奈天色已晚，只得等到次日。

清晨，李富上岸请了一位医生下船看病。在外舱隔着帘子诊了脉，掀开帘子望了颜色，看过舌头。说是猝受大惊，神魂离舍，暑邪乘之所致：此病已被耽误了，此时颇觉棘手。定了一个安魂定魄，祛邪清暑的方，交他在路上可以服五帖，自去了。李富到岸上，撮了五帖药回来。一面煎药，一面开船，兼程进发，是日赶到了马甲营。这药一连服了五天，不见起色。李富也甚为耽心，便对棣华说道：“小的看亲家太太的病，不比平常，在船上不是调养的地方。这大夫的药，又不见功：若说到一站请一回大夫，尽着换人诊看，也不是治病的方法。前面到济宁州，不过还有两天路程，那边地方，甚是热闹，在山东地面也算是一个大码头。在小的意思，不如到那里上岸，请医调治；一面写信到上海去，或者请亲家老爷来，也好得个主意。”棣华一心虽怕伯和跟踪南下，然而母亲的病更是要紧，遂依了李富之言。等到了济宁，便开了船钱，舍舟登陆，觅了客店居住。住了一天，店家见有个病人十分沉重，便要下逐客令。此时现银已经用尽，只得叫李富拿些金珠之类去质卖了。觅了一处房子，置办了一切动用家具，请医调治。一面打电报给他父亲张鹤亭，又详详细细写了一封信寄去。从此，白氏母女便在济宁耽搁住了。暂且按下不提。

且说伯和自从到了紫竹林，住在佛照楼。过了十来天，外面的风声更加紧急，所有南省之人，都纷纷附了轮船南下。

只有伯和，一心要等白氏母女，不肯动身。这一天，佛照楼掌柜的也要歇业避乱了，伯和只得收拾，出了佛照楼，到附近的一家四合客栈里住下。又过了两天，喧传义和团定了日期来攻紫竹林，四合栈也要歇业了。伯和暗想：拳匪恨的是洋人，我只要离了此地，到内地里去，或者可以无事。但是到了内地，他们来了，从何处找我呢？不如径到西沽，大车店里住下，他们来时，必要经过，可以相见。定了主意，就收拾过行李。此时东洋车，拳匪不准到内地，只得套了骡车，径到西沽来，下在店里。在路上，只见那些拳匪，成群结队地横行，幸得此时尚未劫掠。在西沽住了一天，便遇了烧教堂的事。此时的拳匪愈来愈多，本地的土著也起而相应；无间日夜，到处只闹呼啸之声，往来不绝。伯和天天只在店门首看那大队行人，希冀遇见白氏母女。

这一天正在往来观望，忽然来了一大队拳匪，也不知其数多少，蜂拥而来，叱喝着叫百姓跪接。伯和本是个极机变的人，如何肯跪；然而看此情形，乱事正未有已时，眼看得白氏母女不能相见，不如且设法出了险再讲吧。于是回到房里，扯过一幅红布，裹在头上，扮做拳匪模样，跑出店来，混在里面。才上了虹桥，回望自己住的车店已经火起，那拳匪沿路焚杀，竟没有一个官兵出来拦阻。正行走之间，忽听得紫竹林那边连天炮响，伯和怕不是事，便故意转到一条横巷里去。弯弯曲曲，走了半里多路，只见一处烧不尽的颓垣败壁；这一片火烧场的尽处，却有一所房子，巍然独存。暗想：这里不知可能躲避？想罢，便踏着瓦砾过去，循墙寻

觅，得了一个小门。不知这小门之内是何情形，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巧应对安稳出危途
误因循夫妻遭毒手

却说伯和走近那小门，用手一推，是关着的，叩了两下，不见有人答应，走得乏了，便靠在那小门之上略歇。歇了良久，隐隐听得门内有人声。侧耳再听时，忽然那门开了，伯和一闪，跌了进去。里面四五个人都哗然大叫起来，口中只叫饶命。伯和一想，自己头上裹着红布，所以他们认做拳匪。连忙把红巾去了，向众人作揖道："列位不必错疑，我是个逃难的。不信，你们且看，我手中并无兵器。我为的是跑乏了，在这里门外歇歇，不想惊动了众位。"那四五个人，互相错愕。内中一个便道："既然来此，也是缘分。当此兵荒马乱之时，我们也不多他一个人吃，就留在这里，一同躲避也好。"伯和大喜拜谢。便有一个人把小门关了。

伯和看时，统共是五个人。问起情由，才知道这五个都是米店的伙计；这所房子，便是米栈。米铺子的门面，开在前面大街上，已被火烧了；烧倒了的断砖残瓦，把这米栈的前门堵住。这小门是个后门，后门外的小巷是个极僻静的地方，所以伙计们便躲在这里避难。当下伯和与众人通过姓名，

便献计道："这里既然是米栈，谅我们几个人，靠了所存的米，总不至于饿了。但是一旦被拳匪跟寻着了，总是不免。不如等到晚上，我们出去，把那小巷子的两面用砖瓦塞断了，岂不太平？"一个人道："好便好，只是我们统共六个人，一晚上要塞两头的路，如何来得及？不如我们取些砖瓦之类，把这后门堵住了，便没有人来。不信但看前门，不是靠些断砖零瓦堵住了么？"伯和道："出去堵了，又怎么进来呢？"那人道："带了梯子出去，堵了之后，上梯子从墙上进来。"众人一齐称妙。是夜便如法炮制，把小门堵住了。从此，伯和便在这里避乱。每日只听得外面枪炮声响；到了夜来，只见红光烛天，幸喜都在远处。六个人昏昏沉沉的，过得日子也忘了。时常听得前门外面，有多人走路的声音；后门外面，却是声息全无。

约莫过了有一个月光景。忽然一天，听得外面炮声震天，比从前响得格外厉害，隐约听得外面有许多哭喊的声音。自此次之后，便一连十多天不闻声息，不过偶然有一两响罢了。伯和道："一连好几天不闻声息，外面想已太平了，我们不如设法出去吧。"那五人齐声道："若是太平了，我们东家岂有不来查看栈房的道理？一定还没有太平。"伯和道："兵乱以后，那里便急着来查看栈房？且避乱是没有定的，也有许多跑得远了，没有回来。你几位没事的人，可以在这里等候；我有事在身，打算先出去了。"五人道："门也堵了，怎么出去，难道再扒挖一次么？"伯和道："这个我也不敢劳动，但求借我一梯子，等我上到墙上，把梯子提

到墙外下去，要烦一位收梯子进来罢了。”这五个人知他去志已决，便依言送了他出来。

伯和逾墙出了米栈，走出了小巷口，只见满目荒凉，房屋尽皆烧了，剩了一片瓦砾；路上还有许多死人，血肉模糊，十分狼藉。暗想我是在万死之中逃出一生来，这是那里说起的侥幸？正在低头觅路，忽听得背后一声叱喝，回头看时，只见一个洋兵，手执洋枪。伯和发脚便跑，忽听得一声枪响，自己便跌了一交。正待爬起来时，那洋兵早走近身旁，把自己所用剩还带在身边的几两银子搜了出来，拿了扬长而去。伯和等他去了，便起来往前面走去。忽觉得身下甚湿，低头一看，右面大腿上流出许多血来，穿的那单马裤上破了一个焦洞，才知道是着了枪子。此时那里去觅伤科，匆忙之间就在地下抓了一把土，把伤口按住，再往前走，走不多几步，觉得大腿湿了，扭过头一看，见血流如注，裤子后面也是一个焦洞，又抓了一把土按住。望见前面有一处，许多房子相连，并无火烧痕迹。便望房子那边走，却是一条大街，两旁店铺，一律的关门闭户，好不萧条。此时觉得伤势疼痛，一步一捱的，希冀遇了个人，求个歇息的地方。

只管四面观望，忽见一家店铺，排门虽然上好，却有两扇微开，似是虚掩未上拴的。走过去轻轻一推，随手而开，便问：“里面有人么？”问了三四声，不见答应。伯和此时觉得痛极，也不管甚么，捱身进去，回身掩好了门，便在旁边一张椅子上坐定。坐了良久，不见一人。捱到后面窥探，只见后面一个院子，院子里面三间平屋，厢房便是厨房，锅

灶尘封，象许久没有动用的样子。仗着胆，走到平屋里一看，也不见一人，只有八个大衣箱放在地下。回到铺面上一看，原来是一家药店，竟是空无一人的了。于是先把门下了栓，在柜内搜寻，见了些熟地、黄精之类，便拿来归在一处，打算把他代粮，在此权过几天。又搜出好些膏药，便不管对不对，先拿两张在伤口上贴了。自家仔细体察，方知这枪弹中在大腿旁边的肉上，幸而未对着骨头，便穿肉而过的。贴了膏药，便走到平屋里去，把衣箱提了提，却是很沉重的。旁边一张床，无褥无席，只得扫了灰尘，胡乱躺下。从此就在这药铺里暂时躲避。

过了五六天，总无人来。那伤口慢慢地好了。却是那可以代粮的药也要尽了，打算舍了此处，再奔他处。忽然一天，外面打门声甚急。心中暗想：不好了，这是主人来了，如何对付他呢？忽又听得门外说话的声音不是中国人，心中益发害怕，不敢开门，只坐在里面平房里发怔。此时外面打门之声更急。再听时，竟不是叩门，是拿重东西撞门的声音，益觉慌做一团，不敢转动。忽听得“砰訇”一声，门已开了，闯进了一群人。定睛看时，五个是洋人，两个是华人。五个洋人都拿着洋枪，先在铺面上看了一遍，然后一同进来。伯和此时走头无路，暗暗叫苦道：“今番死也！”

那洋人看见了，便叽叽咕咕说了几句话，旁边那华人便传话道：“兵头问你是甚么人，在这里做甚么？”伯和知道这华人是个通事，顿时生出机变来道，“我是这铺子里的伙计，东家避乱去了，叫我代他看守铺户的”通事转告了洋人，又

问："你守了多少日子了？"伯和道：一个多月了。"通事又和洋人说了好几句话。又问："你莫非撒谎？这一个多月你吃甚么？喝什么？"伯和道："我一月以来，只吃些熟地、黄精之类当饭，噙点乌梅代茶。"说罢，在床头上取出熟地、乌梅给他看。通事又与洋人说了好几句话。那洋人又取那乌梅在舌尖上舐了一下，笑了一笑，又说了几句。通事便道："兵头说：'难得中国有你这等好人。'你这里有甚么贵重东西？要到那里去？你说了，兵头给你照会，送你出境。"伯和道："也没有甚么贵重东西，只有这八口箱子。我和东家都是广东人，东家先回广东去了。临行时，叫我得便代他带这八口箱子回去。"通事吃惊道："怎么你是广东人，一口的北边话？"伯和道："在北边多年了。"通事道："如此，我们是同乡。不知你还会打乡谈不会？"伯和道："如何不会？"便和他说了两句广东土话。通事大喜，又对洋人说了。那洋人便在衣袋里取出洋纸铅笔，画了许多洋字，交给伯和。通事道："这个便是照会。你拿了这个，有洋人问你，你只要拿给他看，便没有留难的了。你在这里等着，我叫人来代你挑了箱子。到至河沿，雇了小船，驶到大沽，便有烟台放来的运船，可以附了到烟台，再附轮船回去。"

伯和不胜之喜，谢了又谢，送出大门。不一会，果然来了十多人，口称奉了洋大人之命，来代搬行李的。伯和便叫他们把八口皮箱扛了，径扛到河沿，叫了一只小船，运将下去。众人便要散去，伯和叫住，解开了腿带，取了一片金叶，

给作扛力钱。众人欢呼拜谢而去。

这里小船，便摇向大沽去。一路上有那洋兵巡哨小船，伯和都拿出照会给他看。他看过了，便放行，果然沿途无阻。到得大沽，果然泊了几十号运粮船。伯和便上了一船，叫人把八口皮箱盘运上来，拣了一席之地坐下；又取，一片金叶，谢了小船户。此时倚定船舱，回想自出京以来，以至今日，犹如做梦一般。同船之人，无非是流离失散的，也有失了子女的，也有失了父母兄弟的；如今聚在一起，真是“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一个个都是愁眉双锁，短叹长吁。伯和对此景象，也不免勾起心事来，念着父母兄弟不知如何，棣华母女不知流落何所？想到这里，也自凄然不乐。又默念到我凭空撒了一个大谎，被我谎了八口大皮箱，正不知箱中是何贵重之物。倘都是金银宝贝，这一注财也发得不小。想罢，又不禁暗暗快活起来。在船上坐了十多天，和同船诸人，大家诉说一切，倒也不甚寂寞。直等到人坐满了，方才起碇出口，向烟台驶去。

船到烟台，伯和解下两片金叶，代了船价，叫了驳船，载了行李，起岸，入了客栈。推说乱离中失了钥匙，叫铜匠来开了锁。原来八口皮箱里面，多是细软、衣服、金银、首饰、珠宝之类，不觉大喜，便打算到上海去。恰好隔壁房里有一个贩枣客人，姓辛，字述坏，宁波人氏。他向来走东昌贩枣，今年因为北方扰乱，枣价大落，他趁便多办了些便宜货，都已发付南下。此时住在栈里，正等轮船回上海去。伯和因为一人寂寞，未免同他扳起话来，知道是到上海的，便

相约同伴。不一天，有了轮船，便一同动身。到了上海，便同住在洋泾浜大方栈里。安放行李已毕，便到丈人张鹤亭的洋货字号里去谒见丈人。谁知问起来，张鹤亭因为记念家眷在京，于五月初间，附了轮船到天津，取道进京接家眷去了，伯和只得回栈去。从此便留在上海，与辛述坏一起住下。暂且不提。

且说陈戟临自从打发大儿子护送白氏母女出京去后，便把家眷搬到东华门外锡拉胡同居住，以为此地逼近禁城，可以稍为太平。过了几天，风声更紧。戟临屡次打发小儿子仲蔼避去，仲蔼只是不肯，说道："侍奉父母是人子当尽之职，处常尚且如此，何况处变？当此可危之时，若做儿子的舍父母远去，则做父母的何贵有子？若说是恐怕同死无益，不如逃出去以存宗祀，则哥哥已经出京去了。父母身边，岂可无人？"说得戟临无奈，只得由他守在身边。

到了十五那天，喧传董军入京，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在永定门外被董军杀死，义和团与董军联合做一气，与洋人为难。街上往来的，无非是义和团，东交民巷一带，麇集得更多，觑便攻打使馆，锡拉胡同一带，义和团往来不绝。戟临从此便连衙门也不敢上，每日只关上大门避乱。屡次叫仲蔼逃避，仲蔼道："父亲若叫孩儿一人避去，孩子死不敢行，据孩儿的意思，莫若父母一齐出京避乱。虽说是不准告假，究竟功名与性命相较，还是性命要紧。工部又不是守土之官。何必在这里守着？何况这场乱事，实是王公大臣所召，我们何必同他一般见识？"戟临道："话虽如此，究竟有个责

任。倘若是大家都往外一跑，这部里的事有谁办呢？我这几天虽然不到部，如果有事，他们还可以送个信来，我还可以去办得。到了十二分危险的时候，再走未迟。”仲蔼见说不上去，只得罢了。又过得几天，又喧传德国公使被义和团杀死，董军旦夕便攻使馆。仲蔼又劝父亲走避，戟临只是不允。

又过了两天，京报上载了一道上谕，足有六百多字，无非是痛骂洋人，奖励义和团，临戟叹道：“照这上谕所说，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洋人固然可恨，但何不商量一个对付之法，振刷起精神来，力图自强，自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同他计较。徒然召些乱民，要与他徒手相搏，又有何益处呢？”仲蔼道：“这个上谕一下，便是与了洋人一封战书。大乱就在眼前，父亲还是快走吧。”戟临道：“且再过两天，倘是风声过紧，说不得也要暂时走避的了。”说犹未了，忽听得门外一片喧嚷之声。家人报说：“是董军经过，义和团也杂在其内，往东交民巷攻打使馆。”仲蔼便道：“父亲还是作速走吧！再作观望，恐怕来不及了。”戟临也急了，便叫李氏收拾细软，准备明日动身。

是夜忽然听得远远一片喧嚷之声，火光冲天而起。仲蔼忍不住，便出外去打探。只见街上往来的没有一个不是义和团，拥挤不堪，口中乱嚷：“烧教堂！烧使馆！杀毛子！杀二毛子！”走到前门大街，望见火光还在西面，不敢走远，便自退回。及至来到家时，只见重门洞开，心中大疑，连忙进去看时，这一惊非同小可。要知惊的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论用情正言砭恶俗
归大限慈母撇娇娃

却说仲蔼出来打探了一回，及至回家，见重门洞开，已是吃了一惊。及至走到里面，只见满地血迹，父母俱被杀死。这一惊非同小可，直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洲。仰面一交，跌倒在地，便晕了过去。可怜又没人灌救。歇了半晌，自行苏醒，不觉放声大哭。哭过一会，要叫家人时，却没有人答应。自己出来，里外一看，所用的一名车夫，两名家人，都已不知去向。南边带来的一个家人，也被杀死在后院里。寻到厨房，只见一个老妈子，慌做一团，躲在柴堆里。仲蔼叫她起来问时，她还在那里发抖，抖过好一会，方能说话，说道："一班义和团，不知怎的，打开大门进来，问老爷是那里人，老爷回他说是广东人。他说全是二毛子，便杀了。太太哭喊时，也被杀了。两个二爷和那车夫，都裹了红头，跟那义和团去了。"仲蔼只得出来，叫她关上大门，帮着把尸首抬好，不禁又哭起来。

俟至天明，去买了三口棺材，雇人把头缝好，草草殓了，也不能成礼，就送到广东义园去寄葬。葬事已毕，便打算

逃避。可奈金银细软多被义和团劫去，笨重家伙，此时要卖也没有人承受。翻遍了各箱笼，搜刮起来，只剩了十来两银子，思量不能远去。听得安肃县没有拳匪，那县官李灼然是父亲同年榜下知县，向来相得，不如投奔他去。定了主意，便开发了老妈子，弃了一切家具，把所有字画衣服之类都送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中寄放。然后出了彰仪门，赁了牲口，取道芦沟桥、长辛店，投安肃县来。

李灼然接见之下，得知戟临被害，不胜悲悼，便留仲蔼住下。仲蔼住过两天，便对灼然道："蒙年伯不弃，下榻在此，感激无量。但念先君先母惨遇毒手，故乡又无恒产，他日归葬父母，自己成家，后事正长，何能坐食？还求年伯荐一馆地，俾得自谋生计，不胜铭感。"灼然道："我也谋虑到此，但是县中没有事情，纵有了事，也不过几吊钱一月。世兄且略住几时，等有了机会，自当设法。"是夜，署中一个账房朋友王伯绅与仲蔼谈天，因对仲蔼说道："敝东看见阁下文章丰采，十分倾佩，有一女公子，欲以仰攀，嘱弟致意。弟拙于词令，只能直说。不知阁下意思如何？"仲蔼道："年伯错爱，怎敢推辞；无奈先君在日，已经聘定有人，不得遵命。还求阁下代为转致。"伯绅道："莫非阁下有意推托么？"仲蔼道："岂有此理。弟当此落魄之时，有人垂青，方趋承之不暇，何敢借故推委"伯绅听说，便照直回复了灼然。

次日，灼然便对仲蔼道："近日北方一带扰乱异常，纵使有馆地，也恐怕不得太平。我有一个去处，要荐世兄，不

知怕远不怕？”仲蔼道：“年伯赐荐，何敢嫌远，但不知在何处？”灼然道：“此刻陕西西乾鄜道孙可亭观察是我的换帖，兼管着全省营务处的差事。若投奔在那里，可望一个好点的馆地。我因为代贤侄打算，将来归葬父母，成家立业，后事方长，非寻常小馆地可以办得到，所以想到这个去处。世兄肯去时，我便写封信荐去。”仲蔼道：“年伯如此周全，真是粉身难报！”灼然道：“我们世交，何必如此。只是世兄的文章丰采，不能朝夕与共，令人爽然。不知令尊在日，曾与世兄定下那一家的亲事？”仲蔼道：“是苏州王氏。”灼然当下亲笔写了一封信，送了盘缠，仲蔼拜谢了。

次日长行，出了安肃县。一路上晓行夜宿，走了二十多天，方才到了陕西，便到西乾鄜道衙门投信请见。可亭看了灼然的信，便请到花厅相见。仲蔼的谈风吐属本来甚好，可亭十分欢喜，便留在署内，允许代为位置。先在营务处文案挂了个名字，支取乾修。

不到几天，官场中接了电报，知道联军已经攻破京城，两宫出狩，将要临幸西安。大小官员便忙着要办皇差，抚台委了藩台做总办，道台做会办。可亭得了这个兼差，便把仲蔼派在采办处。一时各路商贾，闻得省城采办物料，供应皇差，便都麇集到西安，顿时热闹起来。仲蔼得了采办的事，那些商人那一个不来巴结，未免暗中有些孝敬。虽然同事有人，然而这一笔好处，瓜分起来也就可观了。

众人有了钱，又有那斑商人应酬，那花柳地方，自然不免要涉足。到了那些地方，少不免要迷恋。仲蔼虽然也随众

同往，却只淡然漠然。有人佩服他少年老成，也有人笑他迂腐。仲蔼道：“少年老成，我也不敢自信；迂腐，我也不肯认。我自信是一个迷恋女色极多情之人，却笑诸君都是绝顶聪明之辈，无奈被一部《红楼梦》卖了去。”众人都问：“此话怎讲？”仲蔼道：“世人每每看了《红楼》，便自命为宝玉。世人都做了宝玉，世上却没有许多蘅芜君、潇湘妃子，他却把秦楼楚馆中人看得人人黛玉，个个宝钗，拿着宝玉的情对他们施展起来，岂不是被《红楼梦》卖了去。须知钗，黛诸人都是闺女，轻易不见一个男子；宝玉混在里面用情，那些闺女自然感他的情。此刻世人个个自命为宝玉，跑到妓家去用情，不知那当妓女的，这一个宝玉才走，那一个宝玉又来，络绎不绝的都是宝玉，她不知感那一个的情才好呢？那做宝玉的，才向这一家的钗、黛用了情，又到那一家的钗、黛去用情，也不知要多少钗、黛才够他用，岂不可笑！”众人道：“照这样说，你是无情的了。”仲蔼道：“我何尝无情，但是务求施得其当罢了。”众人又道：“若必要象宝玉那等才算施得其当，也就难了。”仲蔼道：“宝玉何尝施得其当，不过是个非礼越分罢了。若要施得其当，只除非施之于妻妾之间。所以我常说，幸而世人不善学宝玉，不过用情不当，变了痴魔；若是善学宝玉，那非礼越分之事，便要充塞天地了。后人每每指称《红楼》是诲淫导淫之书，其实，一个淫字何足以尽《红楼》之罪？”众人笑道：“如此说，尊夫人是享尽阁下之情的了。”仲蔼笑道：“不敢说！内人虽已聘定，却还不曾迎娶，又从何享起？”内中一个说道：

“阁下在外，不肯滥用其情，留以有待，这便是享了。”说得大众一笑。从此仲蔼留在陕西，暂且按下不表。

却说棣华奉了母亲白氏在济宁州住下养病，只靠典卖金珠度日。连打了两个电报到上海，总不见有复电，心中愈加忧疑。后来又发了个电信去问，才得了个复电，却是“鹤五月进京接眷未回”九个字。不觉心中又多了一层忧疑挂念。暗想这荆天棘地之中，父亲何苦轻身而去？多只为钟爱女儿，才冒这个险。我们路上又不曾相遇，此时不知在那里？好不令人担忧！眼看着母亲的病一天重似一天，经过几个医生，都说是十分棘手。可怜这一寸芳心，又是忧母，又是念父，又是忆夫，经了这三种折磨，加之以金珠将尽，又多一层心焦，渐渐地也黄瘦了。

捱到九月下旬，又要添做冬衣。白氏的病，愈加沉重，竟至一天昏晕两三次，吓得棣华晚间也不敢睡。默念古人有割股疗亲的，不知可灵不灵；倘是灵的，我又何惜一脔？眼见得诸医束手，舍此之外更无他法。姑勿问灵与不灵，我且做一次看。于是等到夜静时，焚香告天，求母病早愈；又暗暗祷祝：虽说身体发肤，受于父母，不敢毁伤，然而我今日为母病起见，说不得犯一次不孝，以起母病。如果母亲因此得愈，情愿再领此不孝之罪。祝毕，袒下左臂，用口在臂上咬着一块肉，提将起来，右手拿起并州快剪，“飕”的一声，剪下一块肉来，并不觉痛楚；连忙用布裹住伤口。拿起那块肉来一看，不过半截手指大，便悄悄地拿到药罐前，放了下去，生火煎药。等白氏醒了，便舀出来，服侍吃下。守

至天明，仍然不愈，心下更加焦急。那伤处，直到此时才觉得疼痛起来。

又过了几天，已是十月初旬了。白氏愈加昏沉，自知不起，看着棣华一天瘦似一天，心中也甚是难过。因对棣华说道："自从出京之后，不到三天，我就得病，缠绵到今日，都是亏了女儿服侍。我儿能够如此，也不枉我抚养一场。我自己看来，这个病是不得好的了！我死之后，我儿切不要过于伤心，也不必思念父亲及女婿。我们女子尚能在难中逃出，何况男子？断不至于有甚意外。我做鬼有灵，必定暗暗指引女婿出险，到上海来与你成亲。"棣华初听母言，已是泪流不止；听到此处，更由不得放声大哭道："母女们千辛万苦，得脱虎口，实只望永远相守，不料母亲病到这般，这都是女儿不会服侍之罪。倘然有甚山高水低，女儿情愿跟着母亲去了！"白氏道："我儿，切不可如此！我虽不得好，须知你还有父亲翁姑丈夫，必要自己保重，才是孝女。不然，我就做鬼也不安了。"棣华听了，愈加悲痛，执着白氏双手道："母亲快点将息着，携挈女儿到底。女儿情愿减了寿元，让给母亲。只要我母女永远相守，女儿情愿捐了一生的衣禄，换将过来。"一面哭，一面说。只见白氏已经晕了过去，吓得棣华伏下抱住大叫："母亲醒来！"叫了一会，白氏又微睁双眼，有气没力地说了一句"女儿保重！"便咽了气了。

棣华不觉抚尸大恸，说得一声："母亲你撇得女儿苦也！"便觉得身体忽然轻如败叶，被风吹起，飘飘荡荡的，

好不快活，把一切悲痛都忘了。想起逃难的时候，那身子能象今天这种轻飘，能御风而行，又何至在路上耽搁。正想念间，忽听得远远的有人叫："小姐！小姐！快回来吧！"那声音细得犹如耳鸣一般。暗想这是那个叫我呢？那声音叫个不住，愈叫愈近，慢慢地叫到耳边来。仔细一听，正是雇用的老妈子王妈的声音。猛可想起母亲没了，我如何撇了母亲跑到这里来？由不得说一声："我好苦也！"睁眼一看，只见雇用的王妈抱着自己灌救，方知自己哭晕了。此时王妈念一声佛道："好了！回过来了！"棣华醒来，看见母亲，又复撞头痛哭。王妈一面苦苦相劝，李富只在院子里跌足。

棣华哭够多时，李富走到堂屋里劝道："小姐且止一止哀。此刻亲家太太过了，亲家老爷不在这里，又没有个少爷，许多大事都在小姐身上。如果小姐哭坏了，更有谁作主？此刻办后事要紧。"棣华听说，方才略略止住啼哭，忙叫李富叫了裁缝来，赶做寿衣。又取出一包金饰来，交与李富，叫他先去变卖了，去看寿器。李富领命去了。棣华仍旧哀哀哭泣，暗想割股也不能疗，莫非是古人欺我？但是欺人的说话，何以相传了若干年还不被人识破？大约古人必不我欺，不过我心不诚罢了。想到这里，又痛恨自己不诚心。一头撞到灵床上，又复痛哭，直哭到天愁地惨，日月无光。

李富剪了衣料，叫了裁缝，又去看好了寿器，请了阴阳生来，择日大殓。到了盛殓之日，衣衾棺椁都已齐备。正待入木，忽然有人送进一封电报来。李富接了，交给王妈，王妈递与棣华。棣华一看，封面上是上海来的，连忙抽出来看

时，却一字不识，不觉呆了，便问李富。李富道："电报向来用的是洋码，小的也不认得。"棣华道："你赶紧拿去请懂得的人看一遍，到底是些甚么？"李富道："头回来那个电报，是电报局里翻好来的。这回不知为甚，他们不翻？除非是仍然送到电报局里，请他们翻出来。"那送电报的信差道："翻便翻好了，在我身边，不过要交出加一翻译费，才好给你们。"棣华便叫李富给了他，又在收条上签了字。信差交了出来，却是"鹤即日动身来"六个字。不觉又喜又悲：喜的是父亲无恙，指日可望到来；悲的是母亲亡故，父亲虽来，老夫妻不能相见的了。想到这里，又不觉放声大哭道："母亲，你好命苦也！"痛哭过一场，方才大殓。

自此朝夕哭泣上奠，天天屈指计着父亲行程。盼到月底，鹤亭到了。知白氏病故，父女抱头痛哭。哭过一场，彼此诉说所遇乱离情状。鹤亭恐怕河道冻冰，即日带了女儿，扶了灵柩，率同李富，雇定船只，兼程南下。那王妈不必说是开发去了。棣华见父亲一字不曾提起伯和，未免又是担忧；欲待问时，却又羞于出口。父亲较母亲又自不同，终日在船上，惟有默默愁苦。在路不止一日，船到了清江浦，便过江到镇江去，附了轮船回上海。不知回到上海，两人如何相遇，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甘落魄天涯羁荡子
冒嫌疑情女谏顽郎

原来鹤亭在上海，四月间便听得北方风声不好，各家报章议论沸腾，十分心急。到四月底，发了个电信给载临，不见有回电。过了端午节，匆匆便附了轮船到天津，要进京接家眷。到得天津时，见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从塘沽到天津的铁路，都有洋兵把守；各国兵船，布满口外。便先到上海大道一家洋行里，寻着一个朋友，打听消息，并告以进京的缘故。那朋友极力劝止，说万万去不得！莫说京里去不得，便是紫竹林也不能去。不如且在我行里耽搁两天，再作道理。鹤亭虽一意要走，怎奈行内诸人都说走不得。甚至有内地之人迁到洋场来避乱的，就不敢行。不到几天，便大乱起来，一面是拳匪攻紫竹林，一面是洋兵夺大沽炮台。外面讹言四起，《国闻日日报》馆也被拳匪毁了，一点信息也没了。没有几天，联军又到了，攻打天津城。所有在洋场避难的人都藏在地窖里面，粮也绝了，取些花生熬粥代饭，吃了又泻个不止。此时津沪轮船断了往来，欲走不得，连上海的消息也断了。

直到九月间，陆纯伯在上海开办了救济会，租了轮船，直放天津，载难民回沪，鹤亭才得附了回来。又托了一个救济会执事罗焕章，托其代访寻妻女。及至回到上海，见了两个电报及棣华的信，才知道她母女已在济宁。便先发一个电信去通知，然后连夜起身。到了镇江，取道清江浦，兼程进发。到了济宁，才知道妻子过了。携了女儿，运柩到沪，暂在广肇山庄寄厝。

一切事情都已停当，才向棣华谈起伯和失散后绝无消息的话。棣华在父亲跟前不好说甚么，只道既然有了救济会，自然少不得也要到上海，请父亲在外面留心打听便了。鹤亭道："我有店开着，他是知道的；既然到了上海，他总会到我店里来。此时只怕还流落在那边，也未可知，只得托人到北边去打听的了。并且亲家那边，也没有消息来，不知如何，也甚担心。待我写个信去，托人打听吧。"说罢自去。

原来鹤亭向有一房姨娘，在上海居住。前两年生下一个小儿子，今年三岁，因为是属狗的，小名就叫狗儿。棣华与庶母同住，更是处处避嫌，不敢露一些愁苦。只有晚上，独对灯花垂泪。挨过了残年，北方大事粗定；开河之后，便有到天津轮船。鹤亭写了一封信，与了盘缠，叫李富到京里去投信与陈戟临，李富叩别自去。不多几时，得了李富来信，才知戟临夫妇被害，仲蔼已往陕西，伯和仍无下落。棣华得了此信，愈加悲苦。如此又过了一年多。棣华暗中流下的眼泪，少说点也不止一缸了。

忽然一天，鹤亭悻悻然走了回家，对棣华说道："你说陈

家这畜生，一向在那里来？”棣华听了，愕然不知所对。鹤亭把桌子一拍道：“他一向只在上海，却藏着不来见我！”棣华听说，心中暗暗地念了一声佛道：“只是旅人无恙，就是父亲动怒，不免慢慢地劝得息下来。”鹤亭又道：“他在天津，不知怎样拐了人家许多金银首饰衣服等物，前年便到了上海，结交一个甚么辛述坏。由这个辛述坏勾引了他，就识了无数的狐群狗党，在上海大嫖起来。去年五月，讨了一个妓女，叫甚么金如玉。过了没有几个月，这金如玉就罄其所有，席卷而逃，便把他闹穷了，又吃上了鸦片烟，从去年冬天便落魄下来，在虹口一带的小烟馆里住宿，近来竟闹得求乞了。你说可气不可气！”

棣华听了一席话，如冷水浇背，如天雷击顶，如万箭攒心，那酸甜苦辣的味道一齐向心上涌来。见父亲十分动怒，又不敢说话。鹤亭又狠狠地叹了一口气。棣华道：“这是女儿命苦所致，父亲不必动怒，休要气坏了身子。”鹤亭道：“当日看他小孩子时，人甚聪明，就是后来长大了，我也看他举止端方，心中甚是欣慰；却不道一变变到如此！此刻我打发人找他去，等找了来，且叫他在家里住下，先叫他把鸦片烟戒了再说。”棣华低头道：“父亲只当疼惜女儿！”鹤亭叹了一口气，起身自去。

棣华独自一个，暗暗垂泪，想他为何一旦颠倒至此？总是所交非人所致。但愿此番寻着他，等父亲劝戒得他醒悟了便好。大约年轻男子，在外胡闹都是不免的。他离了父母，无人管束，他自然有糊涂的时候，这也难怪，只是太把身子

糟踏了。想来想去，又怪着出京之日，自己不该过于矜持，叫他不肯同坐一车，以致失散。这都是我害出来的。越想越是追悔，便拿指甲自掐起来。

且说鹤亭相识一个朋友，叫做卜书铭，是开鸦片烟馆的。伯和有钱的时候，常去买烟，买得多，便相熟了。彼此通过姓名，也略知伯和的来历。一天，鹤亭对他说起女婿失散的事。书铭问起他女婿姓名，正是陈伯和，便如此这般地告诉一遍。鹤亭便托他去找寻，自己便回来告诉女儿，然后回到店里。不多一会，书铭带了伯和来，伯和不免上前拜见。鹤亭看时，只见他骨瘦如柴，面目黧黑。此时三月里天时，上海尚冷，他只穿了一件破旧竹布长衫，十分瑟缩。鹤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当着书铭和众多伙计，不便说他。等书铭坐了一会，辞去了，方才把他带到家里来。在书房中坐定，问他以前的事。伯和道："我因为失散后，流落到上海，所以不敢相见。"鹤亭笑道："谁不知你在天津发了横财，到上海来嫖了个不亦乐乎！娶了个妓女，被他卷逃了，累得你一寒至此。此是已往之事，且不必提了。你为甚么又吃上了鸦片烟？这个东西便是一生之累，我见了他恨如切骨。你从今可住在我这里，先把鸦片烟戒了，好好地在这里温理旧业，将来也可以望个上进。"伯和道："我吃烟并没有瘾，不过玩玩罢了。"鹤亭道："只要如此便好了。你令尊令堂都没了，你可得信？"伯和大惊道："这是几时的事？"鹤亭道："可见得你是昏天黑地地过日子，连父母信息都不去打听打听！"说罢，取出李富的信给他看了，也不

免流下泪来。

鹤亭走到楼上，叫姨娘拣出一身棉衣服来，叫丫头拿下去，给伯和更换。转过棣华房里，对他说知伯和来了，要留他住下，叫他戒烟的话。棣华把脸涨得绯红，要开口说话，却又说不出来，鹤亭道："女儿有话只管说，何必如此？"棣华方开口要说时，又顿住了，脸上又是一红，鹤亭道："奇了！有甚么说不出的话呢？"棣华方才嗫嚅说道：女儿闻得戒烟不得法，要闹出病的。父亲要他戒烟，一面要请医生来调理着方好。"鹤亭道："这个容易。医生彭伴渔和我是老朋友。我回来写个条子，请他天天出诊时顺便来一次便是了。"说罢便下去，又故意回头笑道："女儿放心！我绝不难为了他。"一句话说得棣华双颊绯红。鹤亭便笑着下去了。棣华暗想：父亲到底疼惜女儿，方才那等大怒，此刻他来了，便一点气也没了。我说的话，千依百顺，不知我棣华何等福气，投了这等父母！但不知终我之身，如何报答罢了。又因伯和到了，肯住在家里戒烟，心中又是一畅，旦夕只望他戒烟之后，调理好身子，便如愿相偿了。

且说鹤亭下去，见了伯和，又好好地劝戒一番。伯和只是低头不答。鹤亭把他安顿下，便到店里，叫一个老成伙计到家去，陪了伯和去洗浴；又写了条子，请彭伴渔。自此，伯和就在岳家住下。倘使他就此改过自新，戒去烟瘾，成就了婚事，岂不是好？岂知他在上海把心闹野了，在家里总觉得不安稳。住了三四天，便不耐烦，溜到外头去了。倘是到外面去散一回步又回来了，就是出去也何妨；无奈他这一

去，就不回来了。鹤亭见他两天不回，有点疑心，到书房里一看，桌上放着一个心爱的宣德炉没了。只得又去找卜书铭，托他找寻。寻了三天，方才寻着，带了回来。身上的棉袍也没了，穿了短衣。问他时，说是当了。问他的当票，却又卖了。问他宣德炉，却也拿到冷摊上卖了。鹤亭只得付之一叹，又苦苦地劝了一番。棣华见父亲如此相待，更加感激。讵奈伯和死心不改，回来之后，住了两天，仍旧溜了出去。

如此三四次，鹤亭恼得没法，便来和女儿商量。怎生劝得他改过。父女两个，相对愁叹。棣华向父亲跪下说道："女儿有一个办法，乞父亲恕了女儿之罪方敢说。"鹤亭道："女儿何故如此？快起来，有话但说无妨。"棣华道："女儿从小就和他同砚读书，彼此是见惯了的。后来订了亲事，搬开几年，及至出京之时，又是同伴起身。那时女儿为的是未曾成礼的，处处回避。偏又一个车夫回绝了不肯行，只剩了一辆车子，害得他不肯同坐一车，徒步相随，方才散失，以致今日。这明明是女儿害了他。他此刻染了个痼疾，父亲那般苦劝，他只不听，……"说到这里，顿住了口，好一会，方才流下泪来道："女儿想来，儿女之情是人人都有的。当日出京时，女儿也承他十分体贴。今日禀过父亲，女儿打算含羞冒耻下去见他，当面劝他一番，或者他肯改，亦未可知。望父亲恕女儿越礼之罪。"鹤亭叹道："女儿起来吧！你们从小是相见的，就是见见也不为越礼。你便去劝他吧。能够劝得转来便好；劝不转来，便是我误了你的终身了！"棣华含

泪起来。鹤亭便起身下去，索性到店里去了，让女儿去劝他。

棣华起身要下楼，只觉得一阵面红耳热起来，脚下便软了，心头小鹿乱撞，重复坐下。按一按心头，又站起来要走，不知怎样，只是心跳不止。又歇了一会，方才勉强扶下楼梯，走到房门口，又是一阵心跳。好容易安定了，进得门来，又是一阵脸红。伯和正躺在榻上，看见棣华进来，暗暗诧异，也不觉自愧起来，现于颜色。只得起身相见，说得一声："姊姊请坐。"棣华倒觉得一阵阵的心跳不止，回答不出来，只在书桌旁边坐下，良久方说道："许久未见贤弟，清减了许多了。"伯和低头不答。棣华道："自从那天失散之后，不知贤弟怎生到的上海？"伯和仍旧低头不答。棣华道："总是怪我过于避嫌，以致贤弟如此！往事也不必论了。此刻家父请贤弟在此暂住，倘有不到之处，不妨直说，切不可放在心里，自己见外。"伯和听了，顿时脸上涨得绯红。棣华道："家父劝贤弟戒烟，本是好意。倘戒得不很舒服，不妨慢慢地戒，也不必过于急切，致伤身子。"伯和突然说道："我这两口烟，这一辈子也戒不掉的了！"棣华说开了头，正要往下说去，不提防被他突然拦了这一句，不觉顿住了口，心中暗想：他从前情性甚是温和，何以一变至此，因又说道："戒不掉也不要紧，不过家父最厌的是这个。贤弟纵不肯长戒，何妨暂戒几个月，好让家父欢喜欢喜。将来我们成过礼之后，任凭吃多少，我再也不敢拦阻。"伯和道："就是我老子复生，我这两口烟是性命，不能戒的。

我此刻一贫如洗，拿甚么成礼？我是打算定了，做得好便好，不好我便当和尚去。”棣华听了，不觉愕然，暗想为甚么成这个样子了？

正要寻话往下说时，有人在外面叩门。丫头开了门，却就是他父亲，带着彭伴渔来看病。连忙从后面门口，回避到楼上去了。暗想：天下没有不能感格的人。他今日何以如此，见了我只管淡然漠然？莫不是我心还有不诚之处，以致如此；或是我不善词令，说他不动？嗳！怎能够剖了此心，给他一看呢？默默寻思，不禁又扑簌簌地滚下泪来。过了一会，鹤亭送了彭伴渔出去，又到楼上来问道：“女儿劝得何等样了？”棣华正欲回答，只见丫头跑上来说道：“陈姑爷又出去了！”不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遁空门惘惘怅情天
遭故剑忙忙逃恨海

却说鹤亭听得伯和又去了，只长叹了一声道："女儿！这是你的命，我也无可如何的了！"棣华不觉流下泪来。鹤亭也无心再问，搭讪着走了下来，也不去再寻伯和，只索由他浪荡着去。心中还打算他在外面受尽了折磨，或有回心转意之日。谁知伯和这番出去，竟至无可跟寻。可怜棣华寸心如结，说不尽那一种抑郁缠绵。有时他姨娘过来劝慰，倒触起她思念母亲的心事来。从此恹恹成病，茶饭少进，日见消瘦起来。张鹤亭爱女心切，想设法寻回伯和再为解劝，又怕他仍旧逃避，反与女儿添些病症，真是左右为难。

这天店中无事，便回到家中，看望女儿。棣华正在倚枕憩息。鹤亭坐定，先说些闲话，慢慢提到伯和这件事来。因叹口气道："论起来，这件事总是我误了女儿。当日陈氏来求亲时，你们只有十二三岁，不应该草草答应了他，以致今日之误！"棣华道："父亲千万不可如此说。天下事莫非前定，米已成饭，女儿断不敢怨天尤人，此刻只有听其自然罢了，只念着当日同居时，陈家两老待女儿甚是多情，此时定

了翁姑之分，女儿未曾尽得一点孝心。他又不幸遇了那一班损友，学得流连忘返。女儿德薄，不能感格得他回心。此正是女儿罪案，父亲何故引起过来？”鹤亭道：“我此刻想了一个主意：且把他寻回来，也不必要他戒烟，便设了烟具，尽他去吃。择日先成了礼，把他招赘在家，然后由女儿慢慢劝他。或者他仍旧读书，或者在店里帮着做事也好。只是我又愁到一着：万一他成亲之后，依然如此，岂不更是为难？”棣华道：“论理，这等事不是女孩儿家可以插口的。然而事至今日，也是无可如何，父亲只管照此办去。女儿想，古人有言：‘至诚金石为开。’到了成亲之后，女儿仗着一片血诚，或者可以感格得过来，也未可定。万一不能，那就应了孟子两句话：‘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惟有自己安命，断不敢有所怨尤。此时我们不知他踪迹便了；已经知道了他的踪迹，倘再俄延不办，万一他在外面折磨坏了，就是父亲也无以对其父母。”鹤亭听了，点头不语，良久乃道：“如此，我便去寻他来便了。”说罢，径自出来，暗想：“我这般一个贤慧女儿，可惜错配了这么个混账东西！总是当日自己轻于然诺所致。看了这件事，这早订婚姻是干不得的！一面想着，便顺着脚步，去三马路烟馆里访卜书铭，问伯和下落。

书铭道：“他近来贫病交迫，前两天还到我这里来借了两角洋钱去，病得不成个样子。我还劝他说：‘丈人待你很好，你为甚不愿在那里？何不仍到丈人家去，他那里未必多了你一个人吃饭。’他倒说：‘我不惯仰人眉睫！’我听了

这句话，倒不便再劝他了。”鹤亭听了，笑不得，恼不得，只是叹气。因央求书铭代为寻觅。书铭便叫一个伙计去寻。去了许久，回来说道：“他病得了不得！本来住在虹口广华昌小烟馆里，后来人家因他病得过重了，恐怕有甚不测，便把他送到广肇医院去了。”鹤亭听说，吃了一惊，连忙别过书铭，坐了车子，赶到广肇医院去看。只见伯和十分昏沉，问那服侍病人的人要了药方来看，开的脉案是由疟疾转伤寒，是个险症。急得搓手顿足，走近伯和榻前问道：“贤婿！你觉得怎样了！”伯和睁开眼睛看了一看，仍复闭上答道：“不怎样！”再问他时，便不答了。鹤亭无奈，只得叮嘱服侍的人小心服侍，等病好了，自当重重酬谢。说罢，自回家去。

思量此事，告诉棣华不好，不告诉也不好，踌躇没了主意。回到家去，只得含糊说是伯和有点病，等好了就来。禁不得棣华百般追问，问是甚么病？病在那里？既然病了，为甚不叫他到家来养病？鹤亭被他追问不过，只得直说了。棣华大惊道：“这个如何使得！医院虽说有人服侍，那都是公众的人，要茶要水，怎得便当？父亲为甚不叫他到家来养病？”鹤亭叹道：“我问他说话，他都不答应了。怎么再和他说话？”棣华更是惊慌，也顾不得甚么了，便道：“父亲，可容女儿去看他一看？”鹤亭道：“去就是了，只是不可过于劝他家来。他不愿到我家，总是另外有甚意见。此时他病得不能动了，本来不难把他抬了来，争奈他向来不愿意的，一旦乘其不能拒抗的时候强了他来，未免心中要动气。病人

动了气，岂不是代他添病么？”说罢，便叫包车夫预备。棣华带了一个老妈子、一个小丫头，同坐车到了广肇医院。

入到病房，只见房中支了四个板铺，三个都空着，伯和睡在一个铺上，病得面青唇白，瘦骨难支，紧闭双眼。棣华由不得一阵心酸，却说不出话来。在床沿上坐下，轻轻地在额上摸了一下，觉得干热。伯和睁开眼来一看，棣华忍不住流下泪来，叫一声："陈郎！觉得怎么样了？”伯和有气没力地说道："辛苦！”棣华道："这是妾害出来的！望郎君善自调养。等郎病愈，妾愿贬为妾媵，以赎前罪。”伯和摇一摇头。棣华伏下身子来道："家父劝郎戒烟，本是好意；郎既不能戒，也是无妨。不知可是戒烟得的病？”伯和道："不是！”棣华道："郎君千万宽心养病！这里不方便，不如仍到妾家去，妾当捐去一切羞怯嫌疑，亲侍汤药。”伯和叹口气道："我不能动了！明日好点再说。”说着话时，便有人拿进一碗药来道："陈先生！吃药了。可要我扶你起来？”棣华道："扶起来怕不方便了。烦你拿个汤匙来吧！”那人答应，便去拿来。棣华亲自拿汤匙喂着吃。此时伯和连咽药的气力都没了，喂进去，便从口角里流出来。棣华由不得一阵阵地心中悲痛道："陈郎！怎样了？”伯和哈了两声道："方才我一阵昏迷。此刻再灌，我可以咽了！”棣华再喂一匙，偏又洒了一半在外，忙用手帕揩了。叫小丫头到后面要一碗清水来，嗽了口，叫老妈子、丫头都到外头去，自己把药呷在口里噙住，伏下身子，哺到伯和嘴里去。看他咽了，再哺。一连哺了二十多口，伯和摇头说："不吃了！”

棣华看那碗时，只剩了半口药，就搁过一边。伯和道："你口苦！"棣华道："陈郎，妾心更苦呢！"说得这一声，那眼泪便和断线珍珠般扑簌簌落个不住，抽抽咽咽地哭起来。伯和叹了一口气道："姊姊！"只叫得一声，便不言语了。棣华道："郎君！不可再这种称呼。妾身已为郎君所有，今日侍奉汤药是妾分内事。千万宽心调理，不可多心想这个想那个。"

正说话时，鹤亭来了，丫头，老妈子都跟着进来。鹤亭问道："好点没有？"棣华道："才吃下药去。"鹤亭向旁边一个空铺坐下。棣华道："此时太沉重了，不便家去。只是这瘦剩一把骨头的人，睡在这板床上，怎么禁得住？请父亲回家叫人送一个棕榻来吧。这里动用东西都是顶粗的，茶碗、茶壶之类，亦请送一两件来。"鹤亭道："这个都容易。女儿先回去吧。"棣华道："女儿打算今天先不回去，等服侍得好点了，明天一同家去了。"鹤亭踌躇道："只是晚上睡在那里？"棣华道："那里还有睡的功夫？这个倒不消虑得。"老妈子在旁边说道："方才我们到后面园子里去，看见有服侍女病人的妇人，她们另外有住房。困了时，和他们商量去歇一会，只怕也可以使得。"鹤亭听说，只得由女儿的便，先自去了。打发人送了棕榻、铺盖和茶壶、茶碗之类来。棣华叫来人先把对过的板铺卸下，安上棕榻。一回头，看见桌上放着一副残破的鸦片烟具，暗想这个东西如何用得，便叫来人去把店里待客的一副烟具取来暂用。来人答应去了。这些来人，无非是店里打杂、出店之类，都知道伯和是个未成

亲的女婿，棣华是个未出嫁的女儿，今见此举动，未免窃窃私议。有个说难得的，有个说不害臊的，纷纷不一。

不说众人私议。且说棣华铺设好了棕榻，便叫老妈子帮着扶起伯和。伯和一手搭在棣华肩上，棣华用手扶住了腰，扶到棕榻上放下。伯和对着棣华辗然一笑，棣华不觉把脸一红。忽然又回想道："我已经立志在此侍奉汤药，得他一笑，正见得他心中欢喜，我何苦又作羞怯之态，使他不安？大凡有病之人，只要心中舒畅，病自易好的。我能博得他舒畅，正是我的职分。"想罢，索性也对着伯和舒眉一笑，服侍睡下。索性盘腿坐到床上，俯下身子，百般的软语温存。又在身边解下那白玉双喜牌。给伯和看道："自从失散以后，这东西妾一日不曾敢离身。"伯和见了，不禁滴下泪来。棣华忙道：妾与郎看，不过要郎知妾一向思念之苦，岂可因此伤心？"说着话时，烟具也送来了。棣华打发老妈子先回去，单留下小丫头伺候。便代伯和烧烟。争奈这东西向来不曾玩过，好容易才装上了，递给他吃。此时伯和在枪上竟不能吸了，另用一个小竹管插在烟枪嘴上，棣华一手捧枪，一手拿灯，方才吃得下去。这一天棣华就在院里服侍，连夜饭也不曾吃。捱到半夜里，伯和烧热大作，呫语模糊。小丫头在空铺上横躺着睡了。棣华十分悲苦，不住口地轻轻叫"陈郎！"伯和清醒一阵，糊涂一阵，挨过了一夜。

次日早晨，本院的医生来看过，一面诊着脉，只是摇头，开了方。棣华照昨天的样子哺了药。病人此时已是连眼睛都不张的了。午间，鹤亭带了伴渔来看，棣华此时也不回

避了。伴渔看了，也是摇头。又取本院药方看过道：“医院的规矩是没有不开方之说，但是病人一口气还在，总要发药的。这个方子，错是一点也不曾错，只不过尽人事罢了。我遇了这个症，是不敢开方的了。鹤翁，我看你不如同他备点后事吧，只在这一两个时辰内的了！”

话犹未了，忽听得“訇”的一声。猛抬头看时，原来是棣华晕绝在地。鹤亭忙来抱起乱叫。伴渔道：“徒叫无益，快掐他人中！”鹤亭依言，用力一掐。棣华蓦地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道：“陈郎！奴害得你苦也！”顾不得伴渔在旁，三步两步走近榻前去看。只见伯和双颊绯红，额黄唇白，已是有出气没进气了。棣华哭道：“陈郎，你看看奴是谁来？”伯和微睁双眼道：“姊姊！我负你！”说罢，那身子便慢慢地凉了，两颊的红也退了——竟自“呜呼哀哉”了。棣华这一场悲痛非同小可，只哭了个死去活来。鹤亭只管跌脚，伴渔迄自叹气，小丫头见此情形，慌了，也哭起来。

院中人役知道人死了，便来七手八脚抬到殓房里去。鹤亭便去置办衣衾棺椁。棣华哭得泪人儿一般，亲为沐浴更衣。又向院中服侍女病人的妇人借了一把剪刀，把自己十个指甲都剪了下来，又剪下了一缕青丝，裹在一起，放到伯和袖内。说道：“陈郎，你冥路有知，便早带奴同去也！”说罢，大哭。旁边看的人也都代她流泪。内中有知道的，说“这个还是未婚妻呢！”众人益发称赞。

闲话少提。且说当下大殓已毕，在这医院之内，不能成礼，便送至广肇山庄，暂时停在殡房里面。棣华哭别了，跟

随父亲回到家中。鹤亭只坐在堂屋里出神，棣华径自登楼去了。鹤亭出够一回神，叹一口气，正要到店里去，忽见棣华手中握着一把头发走下来，对着自己扑怀跪下，放声大哭。鹤亭吃惊看时，只见她头上那十万八千根烦恼丝已经齐根剪下，不觉惶惊失措道："女儿！你这是做甚么来？"棣华哭够多时，方才说道："女儿不孝。要求父亲格外施恩，放女儿出家去！"鹤亭跌足道："女儿！你这是何苦？我虽是生意中人，却不是那一种混账行子，不明道理的。你要守，难道我不许你？你何苦一点不商量，便先把头发绞了下来呢？"棣华哭道："父亲！你可怜女儿翁姑先丧，小叔尚未成家，叫我奔丧守节，也无家可奔，断没有在娘家守节的道理。这一条路，女儿也是出于无奈。女儿此番去了，望父亲只当女儿嫁了，在陈家守寡，也是一般。女儿本打算一死以了余生，因恐怕死了父亲更是伤心，所以女儿这个还是下策中之上策。父亲疼惜女儿一场，将就再顺了女儿这一次吧！"说罢，放声大哭。姨娘在旁边解劝不得。鹤亭无奈，只得央人介绍到虹口报德庵住持处说了，择了日子来接。

到了那天，棣华先拜别了家堂祖宗及母亲，望空拜别了丈夫，然后拜别父亲说道："女儿不孝，半路上撇了父亲，望父亲从此勿以女儿为念。倘天地有情，但愿来生再做父女，以补今生不孝之罪。"鹤亭到此，也忍不住放声大哭道："女儿！苦了你也！"棣华又对姨娘跪下道："女儿不孝，半路上撇下父亲。望六之人，动辄须人招呼，望姨娘善为护持。做女儿的生生世世犬马报答大恩！"说罢，叩下头去。姨娘

慌忙搀住回拜，哭做一团。哭够多时，棣华又抱起了五岁的小兄弟狗儿，说道："好兄弟！你在外听父亲的命令，在家听母亲的教训，将来长大成人，孝顺父母。你姊姊不孝之罪已经通天，你不必记念我也！"说得那五岁的孩子也哀哀痛哭。大家又珍重了一番，棣华便起身向报德庵而去，当日祝发为尼。

鹤亭自从棣华出家之后，终日长吁短叹，闷闷不乐。忽然一天，一个人闯到店里来，对着鹤亭纳头便拜。鹤亭吃惊看时，正是仲蔼。仲蔼拜罢，猝然便问："姻伯可知家兄现在那里？"鹤亭见了仲蔼，心中又加悲惶，执手相见，让到客座里坐，一面告说："令兄已不在了！"仲蔼听说，放声大哭道："哥哥，不道果然是你也！"哭倒在地。良久，鹤亭含悲劝住了。仲蔼方才问起家兄到此可曾成亲的话。鹤亭叹了一口气，从当日合伴出京、半路失散说起，直说到医院病重，女儿亲往服侍汤药以及出家为止；只不知伯和在津所发的横财是何来历。仲蔼挥涕道："我嫂嫂又多情又贞烈。哥哥，你负煞嫂嫂也！"鹤亭问起仲蔼这两年的事，仲蔼道："侄自从到了陕西，当了一年多的采办，加之孙观察诸多照应，好歹挣了万把银子，又由文童保举了一个巡检的前程。回銮之后，又帮了孙观察几个月，才请假入京，运先父母灵柩南来；打算到苏州就亲之后，再运回广东。今天才到，奉了灵柩到广肇山庄，不料看见同号的一副灵柩，题着'南海陈公伯和之柩'，心下万分疑惑，所以急急到姻伯这里打听，不料果是家兄。不知嫂嫂出家之后，可还回来？报德庵

男子能否进去？可否令小侄见嫂嫂一面？”鹤亭道：“庵里只怕男子不便进去。今日先室忌日，小女回家祭奠，此时只怕还在家里。”仲蔼道：“如此，敢烦姻伯引去一见。”

鹤亭便带了同到家里去，让在书房坐下，叫丫头到楼上说知。一会儿，棣华下来，缁流打扮，面黄肌瘦，神采无光。仲蔼忍不住放声大哭，拜倒在地道：“我哥哥负煞嫂嫂，兄弟又不能早日南来，以致嫂嫂如此，今日特来请罪。”棣华也大哭回拜道：“叔叔请起！这是我命犯孤辰寡宿，害了你哥哥，所以出家忏悔，想起来迄自心痛。叔叔万不可如此说！望叔叔保重，早点娶了婶婶，生下儿女，代你哥哥立一个后。未亡人虽已出家，不得为母，亦代你哥哥感入肌髓也！”仲蔼听了，愈是哭不可仰。坐了一会，棣华便辞了上楼，仲蔼也要辞去。鹤亭道：“不知贤侄住在那里？不嫌简慢，何妨住到这里来。”仲蔼道：“此番出京，有人写了封信，介绍住在德昌字号，行李已经搬去了。并且小侄即日就动身到苏州，虽然有了先兄期丧，不便娶亲，也得先见了家岳，定个日子。”说罢，便辞了出来。

到德昌取了行李，径到苏州。先入了客栈，按着从前写下的住址去查访。谁知到了那里，已是门是人非了。问了两家邻舍，都说王中书那年回来不久就死了。才终了七，他妻小便带了女儿到上海招女婿去了。仲蔼暗想：只我便是女婿，他又招甚么女婿？并且热丧里面，那有招女婿之理？无奈问了几家，都如此说，只得快快回到上海，仍住在德昌字号里，终日寡欢。号主归荃书，问知情由，道：‘或者他们

没了男子，到上海招亲，也难说的。何妨登个告白访问呢？”仲蔼依言，登了个访寻王乐天中书眷属的告白。半个月，杳无消息，仲蔼更是不乐。暗想：我数年来守身如玉，满望今日成就了婚姻，谁知来迟了，我的表妹不知迁徙到那里去了？

归荃书见他终日闷损，不免设法代他解闷。一日，邀了几个朋友，同着仲蔼，到妓馆吃酒消遣。一时灯红酒绿，管弦嘈杂，大众猜拳行令起来，仲蔼仍是毫无情绪。忽然一个妓女丰姿绰约、长裙贴地而来，走到仲蔼右首一个朋友后面坐下。仲蔼定睛一看，不觉冷了半截身子。原来这人和王娟娟十分相象，不过略长了些。那妓女也不住地对仲蔼观看。仲蔼忽然想起小时候和娟娟一起玩笑，到定了亲时，大家背着人常说：“难道将来长大了，还是表兄表妹么？”这句话，是大家常说的，这个人如此相象，我终不信果然是她。待我把这句话提一提，看是如何？想罢，等那妓女回脸看自己时，便说道：“难道还是表兄表妹么”那妓女听了，顿时面红过耳，马上站起来，对那客人说道：“我还要转局去，你等一会来吧。”说罢，拔脚便跑。仲蔼此时才如冷水浇背一般，顿时两眼昏黑，连人带椅子仰翻在地。

众人吃了一大惊，只当他发痧，用痧药乱救了一阵。仲蔼道：“我偶然昏晕，并非发痧，这会好了。”归荃书也不知就里，忙把他送回号里去。仲蔼拿自己和哥哥比较，又拿嫂嫂和娟娟比较，觉得造物弄人，未免太甚；浮沉尘海，终无慰情之日！想到此处，万念皆灰。即定日运了父母兄长灵

柩，回广东安葬。把挣来万金，分散贫乏亲友。披发入山，不知所终。

西　江　月

精卫不填恨海，女娲未补情天。好姻缘是恶姻缘，说甚牵来一线！　　底事无情公子，不逢薄幸婵娟，安排颠倒遇颠连，到此真情乃见。

情　变

吴趼人　著

前　言

《情变》是晚清著名小说家吴趼人最后一部小说，被称为吴氏之绝笔。作者原来拟定的回目为十回，于一九一〇年在上海《舆论时事报》连载，书只写到八回多，作者就去世了。

吴趼人是写实主义作家，他以众多的作品，从多方面广泛地反映了晚清的政治、社会以及世俗人情，揭示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暴露了末代王朝的黑暗政治和罪恶的现实社会，显示出封建末世不可救药的痼疾及社会变革的必然性。这些作品在当时影响很大，起过鞭挞旧社会的积极作用。不过，吴趼人的思想基本上属于维新派改良主义范畴，他把社会改革寄望于出现清正廉明、关心民瘼的政府，也仍然有着孝、义等封建道德观念。象许多维新派人物一样，随着民主革命的兴起和迅猛地发展，他们转向革命的对立面。吴趼人的思想可以一九〇七年为界：一九〇七年以前，他具有反帝反封建意识，虽然并不彻底；一九〇七年以后则反对风起云涌的民主革命运动，在《上海游骖录》中直接诋毁革命，连积极鼓吹抗敌救国的

《痛史》也停了笔。在辛亥革命前夕写作的《情变》，反映出他对封建社会批判锋芒减弱，并且出现了背离写实主义的创作倾向。《情变》正是我们全面研究吴趼人创作道路的一部作品。

《情变》原署“奇情小说”，叙述扬州乡下卖艺姑娘寇阿男与本村青年秦二官爱情婚姻的悲剧。这一对青年自幼同窗，互相爱悦。由于双方家庭不同，不能议婚。阿男父母都是白莲教余党，武功非凡并擅幻术，把这些功夫全悉心地传授女儿。阿男父母带女儿各地卖艺，打算比武招婿。但阿男痴情二官，返乡后出于热烈的爱情，她夜间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与二官幽会定情。不料春光泄露，二官避祸镇江，由家长作主与何彩鸾订婚。阿男被父母携走北上卖艺，思念二官成病，半途潜逃，至镇江劫走二官，二人在杭州安家结为夫妇。但不久被双方家长寻回，阿男被嫁给表兄，二官与何彩鸾成亲。书写到这里，据以下二回回目，阿男杀死丈夫被处死刑，二官祭法场后殉情，何彩鸾守节抚孤。

寇阿男与秦二官二人是真心相爱的，尤其是这个燃烧起爱的火焰的少女，她的爱是那样痴心，那样热烈，冲决了束缚情爱的礼教的堤防，百折不挠地追求自由和幸福。她不惜以生命来奋斗，来抗争，为什么这一对情侣竟不能自愿结合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封建社会的青年没有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权利，必须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教教条，不能不听从家长之命而充当礼教祭坛牺牲的羔羊。一旦她们冲决罗网，便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歧视和迫害，不容许

她们生存

这部小说的主题并不新鲜，但吴趼人的描写却不落俗套。寇阿男是独生女，父母爱她如掌上明珠，养成她娇纵任性的性格，当她与人幽会以及私奔，父母尽管生气，最终还是原谅她，疼爱她，并且对外尽量隐瞒。二官是秦家两房单传，叔父母对他也是万分疼爱，当他失踪也是万分焦急，奔波各地寻找。这两对父母都了解子女的感情，也未尝不想成全他们，但是他们同在一村，这“先奸后娶”的声名，将使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终生抬不起头来，因此不得不外地择配。这样，统治社会的残酷的礼教拆散了一对鸳鸯，让她们血溅法场；也害了阿男的丈夫和二官妻子何彩鸾，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或幸福。这四个青年的家长都爱自己的子女，这个悲剧又使这四个家庭陷入不幸。这样的描写，比同类题材小说的描写开掘得深，也更为真实可信。

小说除了描写向封建礼教无畏挑战的阿男的形象，还描写了与她性格相对立的封建淑女何彩鸾的形象。父母作主把她许给秦二官，就算给她打上了秦家的烙印。未婚夫失踪，她只能偷偷地哭泣；婚后知道丈夫心有所属，但豁然大度，隐忍不语，而表现得温顺、贤慧；丈夫死后，她立志抚孤守节。与旧礼教抗争的寇阿男是死路一条，而顺从旧礼教的何彩鸾，也不过埋葬在一个活棺材里，在孤寂中消蚀青春年华，在眼泪中度过漫长的一生。她们都是受害者，不过戕害她们的，一个是带血的钢刀，一个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而已。

作者反封建又是不彻底的，他描述了这个悲剧故事，却缺少了他前期作品中的那种火辣的讽刺。在他的笔下，他承认父权，维护孝义观念，对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表现出妥协的情绪，他并不冲击旧礼教虚伪的本质，不要求打碎封建伦理关系；只是要求发扬慈孝，努力避免这类悲剧罢了，这说明他始终没有离开改良主义的立场。

在创作方法上，吴趼人也表现了倒退。在作品中他夹杂了大量怪诞的内容。那些关于白莲教幻术的描写，什么夜行八百里的法术，什么“圆光”，各种离奇的幻术，都是无稽之谈。写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飞檐走壁，薰香，以及夜入高楼劫夺情人等等，也都玄虚不实，并无现实的生活基础。很显然，这是从当时流行的剑侠小说中学来的，用以迎合部分小市民读者的口味，表现为背离写实主义的一种不良的倾向。

本书曾由阿英先生据剪报本整理，收进《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二卷》。我们据阿英先生的整理本重新进行了校订，校正了某些文学和标点，并且为全书文字分了段。

尚继愚

一九八六年六月

楔 子

痴男怨女坠情天，开出人间并蒂莲；

雨骤风狂双蒂落，好姻缘变恶姻缘。

何苦纷纷说自由？若无欢喜便无愁。

而今好悟前人语，不是冤家不聚头。

诸公知道这八句歪诗是甚么解说？正是我说书的勘破情关悟道之言。有人驳我说，既是勘破情关，便是个无情之人，如何又说起写情小说来，岂不是自相矛盾？不知正是情到极处，方能勘得破情关；情关破后，便可以因情悟道；既然因情悟道，说起写情小说来，正好现身说法。这句话并不是我杜撰的，蒲柳泉先生曾经说过，他说："恝者，情之至也。"（见《聊斋志异》卷八《花姑子》）我就拿这个"恝"字，来演说"情"字，所以这部书叫做《情变》。大抵情到极处，反成了不情，于是乎有变；倘无变，反不成为情，这便是本书的大概。

至于书中的事迹，还要拜恳诸公，拿中国眼睛来看，不要拿外国眼睛来看；拿中国耳朵来听，不要拿外国耳朵来

听，驳我的又说道：“你说的是中国话，写的是中国字，自然是中国人才听，中国人才看。况且一个人的耳朵、眼睛，那里有分开中国、外国之理呢？”嗳！不是这么说。因为近来有一种人，样样都要说外国好，外国人放的屁都是香的，中国的孔圣人倒是迂儒；外国的狗都是好的，中国的英雄倒是鄙夫；所崇拜的不是华盛顿，便是拿破仑，至于张睢阳、岳武穆，他是不屑齿及的。甚至于外国人的催眠术，便是心理学；中国人的蓍龟，便是荒唐。这种人不是生就的一双外国眼睛，一对外国耳朵么？我为什么要先说出这几句话呢？因为我所说这部书，内中带着一个白莲教的苗裔。说起来白莲教的幻术，移花接木，变影幻形，撒豆成兵，剪纸为马，诸公如果拿外国眼睛看了，外国耳朵听了，岂不又要骂小子荒唐？其实白莲教起于元朝的韩林儿，继于明朝的王森、徐鸿儒，有《元史》、《明史》可证的。倘使当日徐鸿儒等辈，把这幻术细为研究，用以牟利，未尝不是一个幻术名家，无奈他错了念头，以为这纸幻的马、豆幻的兵，可以当真用的，借此谋叛，所以至于一败涂地，后人就目为邪教罢了。如果诸公果然用出外国眼睛来看，外国耳朵来听，一齐摇起外国头，摆起外国手，吐了外国唾沫，开了外国口，说道：“啐！啐！呸！呸！荒唐！荒唐！没有的事！只有外国人敲碎时辰表，装入洋枪里面，放了一枪，砉然一声，那个时辰表却好好的挂在墙上；与及用火烧了钞票，仍旧可以还原的，那个才是真幻术。你所说的，都是些腐败旧话，不要听！不要听！”那么呵，小子这部书也不要说了。

诸公果然肯具了中国耳朵，中国眼睛，小子便先报出个纲目来：

走江湖寇四爷卖武　羡科名秦二官读书
寇阿男京华呈色相　秦绍祖杯酒议婚姻
思故乡浩然有归志　姿顽皮蓦地破私情
寇四爷迁怒拟寻仇　秦二官渡江图避祸
订姻缘留住东床客　恋情欲挟走西子湖
筹旅费佳人施妙术　怒私奔老父捉娇娃
甘舐犊千金嫁阿男　赋关雎百辆迎淑女
何彩鸾含冤依老衲　秦白凤逐利作行商
感义侠交情订昆弟　逞淫威变故起夫妻
祭法场秦白凤殉情　扶遗孤何彩鸾守节

第一回　走江湖寇四爷卖武
袭科名秦二官读书

一具圆槽一碗茶，登坛人羡舌生花，

为他儿女传心事，藏秘余芬吝齿牙。

两小无猜聚一堂，书香不及口脂香，

只因种得情根早，延蔓情丝万里长。

诸公！要听我这部小说，且莫嫌琐碎，待我先把白莲教的故事，先略表一二，下文听去，才有条理。原来徐鸿儒当日，收了许多的徒弟，他却也分作四科教授：第一科是移山倒海，颠倒阴阳；第二科是变形幻影，撒豆成兵；第三科是移花接木，诸般游戏。这三科大约都是障眼之法，只有第四科，是个实在工夫。你道是甚么？原来是舞剑击球，耍刀弄棒。他因为第一科过于惊人，不肯轻易教人，只有贴身的几个心腹徒弟学会。第二科也是惊人举动，他也不是容易肯教的，当日学会的，大约也是他几个心腹之人。第三科学会的人就多了。至于第四科，更是他门下的普通学，是人人尽会的。徐鸿儒败后，他的心腹人，都是不离左右的，自然一同被戮了，所以第一、第二两科便失传了。纵使有一两个漏网

的，因为他的戏法太大，一演出来，便要惊动许多人，总要寻一个荒山野岭，没有人迹的地方，方才可以试演。既然不能常常试演，就未免慢慢的生疏了，久而久之，就没了这件事了。只有第三、第四两科，学出来的多，漏网的也不少，因此传了出来，此刻江湖上卖艺的，便是此辈。天下事有了真的，就有假的，那真的武艺高强，幻术神妙，自然容易赚钱，走了几年江湖，囊有余资，他也就归隐了。旁边人看得眼热，学得两样手法，备了一个锈了又锈的枪头，装上一根竹杆，挂上几条红缨，也说是走江湖卖艺。人家看了，都觉好笑，于是就连那真的名气，也被他带坏了。这一班人却又越弄越多，变成叫化子一般。就是那圆光、辰州符之类，也是白莲教一派，也因为假冒骗钱的多，所以才被人一概都说是假的了。

闲话说过，言归正传。且说扬州府南门外三十里地方，有一座小小村庄，地名叫做八里铺。内中有一家人家，姓寇，他家的男子排行第四，人家都称他做寇四爷。娶了一房妻小，是瓜州镇人氏，娘家姓余，人家都称她寇四娘。这寇四爷啊，却是一个白莲教的遗孽。寇四娘的父亲余佐清，却又是个少林宗派的拳棒名家。佐清儿女无多，生平所学的拳棒，尽数传与儿女。所以寇四娘从小就学就一身武艺，善使一双雌雄双股剑，舞动起来，百十个男子近她不得。那寇四爷的家传枪棒之外，兼及呼神招将，符箓治病，与及一切幻化诸般景物。然而他为人却是沉默寡言，这些幻术之类，他虽然学得件件皆精，却不肯拿出来炫人。人家有晓得的，遇了有甚么

喜寿等事，请他来，求他幻化点非时花果，与及千里外的禽鱼之类，他却无不欣然乐从．并且他所幻化出来的果子，都可以任人取吃，花木禽鱼，都可以任人把玩，绝不似江湖上弄手脚的一派，闪闪铄铄，不许人近的样子。所以，近处乡村一带，没有不知道寇四爷具有神术的。

好在他不拿神术骄人，平日也只勤习武事，善使一枝铁杆梨花枪，这也是他祖传白莲教的枪法，与近时所传的甚么南派，北派不同；更兼使得一手好流星锤，用一根麻绳拴了一个十多斤重的铅锤，百步外打人，百发百中。并且还有一个本事，他拿着绳头，放锤出去，任你站在多少远近，他要打着你时便打着，他不要打着你时便轻轻的碰在你鼻尖上；如果你仰面在鼻尖上放一个铜钱，他有本事把铜钱打去，人却并不受丝毫的痛。这是他们江湖卖技的人练就的真本领，凭你是算学学过八线的人，立了标杆测量，也有没他那么准。所以和寇四娘匹配起来，真是一对天生就的夫妻。怎见得：

一个是江湖上著名的好汉，一个是巾帼中绝技的佳人。一个似太史子义，善使长枪；一个似公孙大娘，善舞双剑。一个雄赳赳八面威风，一个袅婷婷双眉写月。一个言语时似舌跳春雷；一个顾盼时便眼含秋水。一个虽非面如冠玉，唇若涂硃，却是形端表正；一个虽是艳采羞花，轻云蔽月，却非搔首弄姿。

他夫妻两个，年貌相当，所以自成亲以后，真是如鱼得水。闲暇时，便讲些武艺，寇四爷又把那幻术的秘诀授与妻子，喜得寇四娘心地聪明，善于悟会，不多几时，也都学会了。他

屋后本有一片空场，闲暇时就在空场上比较刀枪，搬演幻术。寇四爷家本有薄田几亩，雇人耕种，勤勤俭俭的，还将就可以过得日子。

这一年恰好麦熟的时候，遇了几十天的大雨，把麦都霉了；接着又是淮水大涨，从上流头冲将下来，淮安府以南一带，尽成泽国。携男带女的饥民，都顺流而下，打算渡过镇江，到江南一带乞食．寇四爷见此情形，便和妻小商量，说道："我家靠着父亲在时，挣下了薄田数亩，不过是个小康之家。遇了年丰岁稔，尚且怕到坐吃山空，何况遇了荒年？倘使依然坐吃，到了下半年，恐怕就不免饥寒交迫了。我家从祖父下来，都出去江湖卖武，这算是我家一个祖业。到了卑人，却不曾出过门。喜得娘子武艺高强，正是卑人的一双好帮手。我想不如出门去走一遭，侥幸呢，多赚几文回来，以为后半世享用；不然，在外赚了，在外吃用，也不至受那荒年的气。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寇四娘道："官人说得是。妾也是从小儿学了舞刀弄棒，到了今日，纺绩女红，一些儿弄它不来，不能做官人的内助；倒是出门去，妾是不怕的，好歹也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寇四爷听了大喜，说道："难得娘子与我同心合意。既然如此，就便打叠起程。"

夫妻两个，收拾过行李，与及一切应用家伙，结束停当，牵过一匹乌孙汗血马，把一切行李都驼在马背上，别过街邻等众，牵着马长行进发．出得八里铺村口时，却遇了同村的一个秦相公，手中抱着雪白肥胖的一个周岁儿子，见了寇四爷夫妻，便连忙上前招呼，说道："四爷今日果然长行了。"寇四爷

也立住了脚招呼。秦相公道："四爷去得匆促，不曾备得杯酒饯行，既然在此相遇，就请在路旁酒店里吃三杯去。"四爷道："怎好生受秦相公？"秦相公道："彼此乡谊有素，说那里话来！"说着右手抱了婴孩，左手挽了寇四爷，口中招呼着寇四娘，同到路旁酒店里，拣了座头坐下。叫酒保打了两壶酒，秦相公亲自筛了一巡酒，举杯相劝道："四爷、四娘，请干了这一杯，今番出门，前程万里。"寇四爷夫妻两个，果然对照了一杯，说道："多谢秦官人。我夫妻两个就和逃荒一般，出去冲风冒雨，还望甚么前程？得免叫化就是侥幸了。"秦相公叹道："这是那里话来？象我们读了几句死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就要想逃荒也没处投奔呢！眼见得今年麦是没了，稻子直到此刻还不能播种，再过了两个月，只怕要吃赈米了。寇四爷道："秦相公说那里的话！你们读书君子，有日平步青云起来，那才是前程万里呢。"大家谈谈说说，吃过几巡酒，寇四爷夫妻起身相辞。秦相公恐怕误了他路程，不便相留，便会过了酒钞，抱了孩子，送出店门，大家珍重一声别过。

不说寇四爷夫妻出门，且把这秦相公表白一表白。他姓秦，名叫绍宗，表字亢之，也是八里铺人氏，与寇四爷住处，相去不过一箭之地，世业是半耕半读。兄弟秦绍祖，表字绳之，向未分居。虽不十分丰富，一家数口，却也冻馁无忧。亢之娶妻陈氏，前两年生了个儿子，却养不住，几个月便殇了。今年春上，又生下一个孩子，取个小名，叫做二官。可是这孩子十分命苦，出世方才弥月，陈氏便一病身亡，

亢之只得用了奶娘带领。更喜得绳之妻小李氏贤慧，早晚都留心照应。亢之自从断了弦，终日无精打彩。这一天，抱了小孩到外面闲步散心，恰好遇了寇家夫妇，饯了个行。抱了小孩二官回家，和兄弟绳之说起，说："寇四爷夫妻两个，成亲不过一年，今天双双出门去了。虽说是寇家的世业，却一半也是荒年所累。眼见得今年收成是无望的了。我们家里或者捱几天老米，还不至于怎样；至于本村的人，恐怕有十居其九不得了的呢！"绳之道："大哥说得是。老人家剩下来的南瓜，今年只怕用得着了。"亢之道："兄弟说的正合了我的意思。再等几时，看真是过不去的时候，就发了出来，也不枉了老人家积存几十年的心事。"绳之道："可不是吗？老人家原说过的：闲时备了急时用，若到了急时还不用，倒不如不备了。并且水旱偏灾，是各处都有的，倘使各处富有之家，平时都预为之备，等到遇了饥荒年岁，就拿出来赒济邻里，能得处处如此，那里还有逃亡之人？各处都没有逃亡之民，更那里有铤而走险之事？说起长治久安来，未必这个就是长治久安之策，然而也未尝不是长治久安之一助呢。"诸公，请不要把这一番话作小说听了。此刻各处闹饥荒、闹米贵的时候，也是各处谋自治的时候，自治会里的先生，何妨用戥子把这句话秤一秤分量，看值得研究不值得研究？如果一家办不下来，并合了十家、百家，看还办得办不得？也不枉了我说书的多一番嘴。如果诸公只当小说听了，或者当一句迂阔话听了，那就算在下的白说了一场。

闲话休题，言归正传。原来秦亢之、绳之的父亲秦谦，

是一位务农力穑的长者。每年在自己菜园的隙地上，种了许多南瓜，到了秋深的时候，南瓜成熟了，那大的足有三四十斤一个，小的也不下十来斤。他是个小康之家，还不至于拿南瓜当饭吃，当蔬菜呢，也吃不了多少。所以他每年南瓜成熟时，便都将来削了皮，切了块，煮个稀烂，打成了糊，却拿来糊在竹篱笆上，犹如墙上加灰一般。年年如此，糊得厚了，便把它剥下来，堆存在仓里。有了新南瓜，重新再糊。如此积存了两大仓。家人们都不知他作何用处，他也并不说明。直到临终的时候，方才分付儿子说："你们享尽了太平之福，不会尝着荒年的苦处。我积了几十年的南瓜，人人都当他是一件没用的东西，我死之后，你们千万不可把它糟踏了，万一遇了荒年，拿出来稍为加点米，把它煮成粥施赈。这是我闲时备了作急时用的，你们千万在心。"亢之、绳之两个受了遗命，年年也照样收存。这一年恰遇了荒年，所以他弟兄提议起来，喜得志同道合，没有异言，只等认真过不去的时候，便举办起来。

果然这一年五月里，霪雨一月，六月里又下了一场冰雹。吓得乡下人一面央了地保到县报荒，一面打了包裹，提了筐篮竹杖，携男带女的，都要逃荒去了。绳之得了这个消息，连忙出外止住众人。亢之便走到自己的秦氏家祠里，开了大门，邀了十多个上了年纪的村中父老到来，对众宣言道："列位乡邻呀！自古说，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朝难。今年不幸遇了荒年，列位要出外谋食，在下怎好阻止？但是一层，逃荒出去的，人家看得就是叫化子。一切施粥施饭，难

免馊的、臭的都夹杂在里面，这还是小事。那些地方官，还要说我们滋事，无论到了那一处，都被他驱逐出境。流离浪荡的，还不知那一天才可以回家呢？我们历代乡邻，忽然今日走散了，岂不伤心？”说到这里，那几个父老已经唏嘘流涕了。亢之又接着道：“天幸我家薄薄的有点积蓄，不至于就要逃亡。况且我先父在时，历年积存的南瓜不少，原是备作荒年之用的。在下的意思，今日便勉承父志，发了出来，与众乡邻一同享用。众位便各自归去，察看田地，有可以补种的，补种起来；有可以改种的，改种起来。天可怜我们，几个月后，还望有点收成，就可以慢慢的捱过去了。”绳之接着口道：“万一不然呀，把我们的储藏都吃完了，天气还没有转机，那时候，我弟兄们也打着包裹，和众位一伙儿逃荒去。此时断没有任着各位星散，我弟兄在家安享之理。”说到这里，那几个父老早已感激得号啕大哭起来，同声说道：“难得秦家两位相公如此赒济，救了合村人的性命。将来怕不公侯万代呢！”绳之道：“我还有一句话和诸位商量。现在缺的是粮食，却不缺柴草，还望各位代请几个强壮乡邻帮帮忙，代斩几担柴草应用。从明日起，就在敝祠里面煮起粥来散放。”

众父老听说，就都到外面去，和各人说知。一时之间，不觉欢声雷动。乡下人知识有限，不解得这是人力所为，只说是佛菩萨保佑，才出了这两个善人，登时都宣起佛号来，斩柴的斩柴，割草的割草，半日之间，那秦家祠后面空场上的柴草，就堆积如山起来。到了明天，秦氏兄弟果然叫了工

人，把积存的南瓜搬到祠堂里面，支起锅灶，就把南瓜和水下锅熬煮起来。一众乡人，跋来报往的来领吃。亢之弟兄又亲自尝过，觉得力量太薄，恐怕不够充饥，每锅里面，又酌量加点老米，越发闹得颂声载道。真是古人说得不错："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便有几个小康之家，听得秦家散赈，也送了几担米来。秦氏兄弟却也乐取诸人以为善，收受下来，便用红纸写了"收某人助米若干"，标贴出去。到几时动用了，也签贴出去，"某日支用若干"。乡下人办事，本是没有条理的，然而照他那样，却是绝无弊窦。此时天气炎热，不免有点疠疫传染，亢之索性亲到扬州去买了些痧药等回来，分给众人。

这么一来，老大一个荒年，一座八里铺，竟没有一个失散逃亡的。到了八九月里，那补种的花生、豆子、杂粮等，都慢慢有点收成之望了，人心也大定了。直到了年下，秦家积了几十年的南瓜也吃尽了，方才停赈。从此秦家出了个善人之名。遇了过年过节，那些曾经受惠的人，也有送鸡的，也有送鸭的，也有纠合了几家合送一口小猪的。却之不得，只好受了．乡下人家，只看牲畜繁盛，便是发达之机，因此秦氏比从前更觉得兴旺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亢之的儿子二官，已长成八岁了，出落得一表人材，十分可爱。怎见得：

风神韶秀，头角峥嵘。绛唇绽硃，明眸点漆。克岐克嶷，姿容已见魁梧；学步学趋，揖让居然中节。秀外慧中，崔彦通后生第一；神清气爽，伏士标日下无双。

八里铺合村的人，没有一个不欢喜这孩子的。这且不必说。单说这孩子，生下一个传种的红痣，却隐在左肋底下，有指顶般大小，硃砂般颜色。因为他父亲亢之，左胁下也是这么一颗，所以人家说他是个传种痣。今且表白在先，下文再见分晓。

且说亢之闲着没事，便教他认几个字，就便也想觅个蒙师，替他开学读书。恰好遇了扬州府城一个亲戚，进了甘泉县学，送了报单喜帖来，请吃喜酒。亢之弟兄不免封了几分银子的芹敬，托便人带去送了。报单拿来贴在门口，一班乡下人见了，自然啧啧称羡。秦亢之也想起自己虽是耕读传家，却向来不曾采得芹香。喜得儿子二官，生得聪明漂亮，何不好好的教他读书，将来或者可以光大门闾，岂不是好？想罢，便和兄弟绳之商量。绳之因为妻子李氏，几年都没有生育，看得二官犹如自己儿子一般，听见要教他读书，自是欢喜。因说道："我们本村虽然有两个蒙师，但不过都是教两本《百家姓》、《千字文》的材料。我们家里，自从二官出世以后，家道日见顺适，并且这孩子生得聪明，象个读书有成的。我想殷家表叔，他教小孩子最得法，闻得他自从前年失了馆地，一向闲在家里。不如请他来教二官，亲戚面上，料他也不好推辞。"亢之道："他住在竹西亭，离此地有五里多路，不知他肯来不肯？本村里实在没有人，就等我明天亲自去走一遭，看是如何再说。"弟兄两个商量已定，到了次日一早，亢之便起身到竹西亭去，看他的殷家表叔。

且说他那表叔，姓殷，表字曰校，是个累代以训蒙为业

的，祖居在竹西亭。这一天看见表侄秦亢之到来，少不免茶烟相待。寒暄已毕，亢之便说出来意，殷曰校捋一捋两撇八字黄胡子，说道："是呀，你家二官也到了读书年纪了。我这几年懒得出门，就许久不看见他了，长得还好吗？"亢之道："便是因为他年纪太小，没有带得来请表叔公的安。"曰校道："这两年我年纪大了，精神也磨不起，所以有两年没有就馆了。幸得大小儿到瓜州去就了专馆，二小儿也弄了个蒙塾，教上十多个学生，我也乐得养养静了。贤侄既然亲自到来，我也不便固执，好在一两个孩子，还不十分费神。"亢之连忙站起来，作了个揖道："一切总求表叔费神。"曰校道："难得贤侄想着我。你可知我殷氏，虽然累代科名蹭蹬，那教学一门，却是甚利的。你可知仪征阮文达公？就是我先曾祖教出来的呢，高邮王引之，又是我先祖启的蒙。我老人家门下的进士、翰林，也是一大把。就是我所收的门生硃卷，不管他进士、举人，一起在内，叠起来有七、八寸高呢。你今天想着了我，你家二官一定要发的，"亢之又连连作揖道："多谢老表叔教诲他，将来得有寸进，自然都是老表叔栽培的。"曰校又正色道："我们忝在亲戚，诸事本来不必计较，但是也要说明一句。凡事都是先小人，后君子的好。"亢之道："束脩一层，只请老表叔吩咐，小侄无不从命。"曰校道："在他处呢，再多的钱，我也不去劳神的了。在亲戚情面上，少了我也不够，多了我也说不出，你一个月送我五百大钱罢。不过一年要作十二个月算的，一年你出六千文，遇了闰月照加五百。贽敬、节敬在外。贤侄，你看如

何？”亢之道：“一切都遵命办理。但不知老表叔几时可以去得？”曰校道：“贤侄先请一步，我收拾点行李，叠起几卷书，明日就来。”亢之大喜，作别去了。

到得明日，曰校果然带了行李书箱，坐了一辆小车来了。亢之弟兄迎着，代他发付了三十文车钱。请到里面，收拾出一间书房，安了行李，支架起几本书，设了师位，然后散坐闲谈，定了开学日子。到了那天，曰校也居然戴了一顶祖父传下来的大帽，秦二官便谒圣拜师。亢之用红纸裹了二百文，送作贽敬。曰校便替秦二官起了个学名，叫秦白凤。从此照例天天上书写字。他本来是父亲教着认过几百字的，教起来自然容易，不上两个月，把那些《三字经》、《千字文》都理过了，便读起《大学》来。

一天，白凤放了学，出来见父亲，只见座上坐了一个人，亢之叫二官快来见过伯伯。白凤抬头望去，却是个不相识的人。正是：

他年未必成娇客，此日先来见岳翁。

要知座上坐的是谁？且待小子闲了，再来开说。

第二回　寇阿男京华呈色相
秦绍祖杯酒议婚姻

繁华自古说皇都，帽影鞭丝入画图；
色即是空空即色，故呈色相惑凡夫。
一水扬州对润州，隔江结得凤鸾俦；
可怜月老姻缘簿，未许团圆到白头。

当下秦白凤听得父亲分付，便走上一步，口称"伯伯"，恭恭敬敬的作了个揖。那个人连忙扶住道："好，好，已经长得这么大了。那年我们出门的时候，还抱在手里呢！"你道这人是谁？原来正是淮水盛涨那年出门卖艺的寇四爷。

寇四爷那年带了妻小，渡过了长江，就从镇江起，沿着江岸西行。一路上耍些拳棒，赚得银钱，作为盘费。虽是栉风沐雨，却还进止自由。每到得一处地方，多则寄居几月，少亦耽搁几天。行行住住，不觉到了湖北武昌府，是个繁华所在。这个时候，寇四娘身怀六甲，已将足月，寇四爷便不住客店，赁定了房子。满意生下个男孩，便香烟有继；不期足月临盆，却生下个女娃娃来。寇四爷虽然失望，却也聊胜于无。因替她起个小名，就叫阿男。从此有了这个襁褓物，寇

四娘便不能出场卖艺，寇四爷独手单拳，便觉得没甚么兴趣，因此商量取道回家。

夫妻两个，正在商量，忽然遇了一个机会。原来武昌对岸，汉阳府地方，有一家富户，姓万，取名叫做夫强，人家都称他万员外。这万夫强坐拥百万家财，闲着没事，便想设法消遣光阴。平日养了十多位拳教师，终日驰马试剑，耍刀弄棒。闻得寇四爷是江湖上一条好汉，便备了礼物，修了书函，专差家人渡过江去聘请寇四爷，做个教师。寇四爷接了来书，看过一遍，且不收礼物，对来人说道："承员外美意，本当前去领教，争奈我有家眷住在这里，这里又是客地，少不免常要在家里照顾一切，早晚过江不便。拜烦上覆员外，我不日就要动身回乡，等我送了家眷回乡，再来领教。"那来人道："教师不必过虑。我家员外，为人十分慷慨，家里闲房尽多，就请连宝眷一起搬过去也不妨。"寇四爷道："话虽如此，但未得员外面允，怎好造次？"那来人听说便道："既然教师如此说，且待我回去禀明员外，却再来请罢。"寇四爷应允了。那来人便寄下礼物，只身回去。过了半天，又来了，说道："员外已经分付过，指拨出一所房屋，请宝眷居住，就请教师过去。"寇四爷大喜，方才收过礼物，与寇四娘收拾起细软，抱了阿男，一同到汉阳而来。万夫强接着，十分优礼相待。寇四娘安顿过行李，也进内去见过万安人。从此寇氏夫妻，便在汉阳住下。

寇四爷逐日价和万夫强讲究几路枪法，或与各教师比较武艺。喜得寇四爷为人和蔼，不逞高强，和别人比较，虽是

本事能胜他的，也不过较一个平手，不肯使人当场没脸，这个承他情让的，自然五中感激，因此同事当中，处得十分和气。从此一住便住了五个年头，阿男已长到六岁了。万员外有个叔父在京里，官居礼部侍郎之职。因听说侄儿万夫强，连年在家耍刀弄棒，恐防他误招匪人，便写了一封书函，专人回汉阳去，只说京里有事，叫他进京去走一遭。万夫强便收拾行李动身，各教师得了这个信，便都暂时告退。寇四爷这才带了妻小，回到家乡。不免到各乡邻人家一一去道契阔。

这天到得秦亢之家，恰好遇了白凤放学。四爷见了，便把他接在膝边道："长得好快呀，那年我出门的时候，还抱在手里呢！今年可有九岁了？上学读书了吗？"亢之道："八岁了。今年才请了一位先生，在家里读书。"四爷道："好呀，我们阿男是在湖北养的，今年也六岁了。"亢之道："原来四爷恭喜添丁了。"四爷道："惭愧，是个女子，不过落得眼前热闹罢了。喜得他长得容易，虽然只有六岁，也有你们二官般长大了。如果秦相公不讨厌，我也想送她过来从先生读书，不知可使得？"亢之道："四爷有意栽培女公子，这是好极的了。这里又没有第二个学生，先生也正苦过于寂寞呢。就请送过来便了。"寇四爷大喜。

恰好秦绳之从外面回来，与寇四爷彼此相见。大家道过契阔，寇四爷便作别回去，与寇四娘说知，要送阿男上学的话。四娘道："阿男才得六岁，怕早了些罢？"寇四爷道："阿男年纪虽小，身躯却是长大的。方才在秦家，看见他家

二官，已经八岁了，生得也不过阿男那点大小。我意思要早点叫她上学读书，将来你我自己再教她些武艺，教成一个文武全才，也好招一个快婿养老。”寇四娘听说，自无不允之理。当下拿历本，看定了日子，寇四爷便去置备点纸笔书籍之类。到了日期，便亲自送女儿阿男去上学。先见过亢之弟兄，又带到里面见过绳之的娘子，然后转到书房去拜见先生。原来亢之已经从中介绍，说定了每月送修金二百文，殷曰校也乐得每月多捞他二百，就答应了。

这天早起，白凤一早先到了书房，不多几时，亢之带了寇四爷，领着阿男来了。寇四爷先向殷曰校见过礼，然后叫阿男上前叩见，又叫与白凤相见过后，方才就了学位。真是一个英俊好女儿，虽然仅得六龄，却已出落得英姿绰约，态度轻盈。怎见得：

修眉画螺，皓齿编贝。一点硃樱唇小，两旁粉颊涡圆。漆发垂肩，愈衬出梨花脸白；星眸转睐，乍舒开柳叶眉青。耳底双环摇曳，写出轻盈；额头一点焉支，增来妩媚。看此日垂髫娇女，即他年绝代佳人。

从此，阿男就在秦家读书。绳之娘子，因为自己没有儿女，见了别人的小孩子，没有不欢喜的，况且阿男又生得粉堆成、玉琢就般的一个女孩儿，如何不爱？便和伯伯、丈夫说知，中午放学时不放阿男回去，留在家里吃中饭，到晚饭时才放她回来。因此阿男早来暮去，每日除了读书之外，便在上房和秦白凤玩耍。

诸公！告子一句话说得最好，他说：“食、色，性也。”

这好食和好色，真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性情。不信，但看小孩子出世，就解得吃奶，啼哭起来便要娘；若是用了奶娘呢，他便见了奶娘，比爹娘还要亲热，这便是好食。到了几个月，略略识得人事的时候，你试拿一张白纸、一张红纸去逗他，他伸出手来，一定是要红的，这便是好色。手抱的孩儿是断断乎没有习染的了，所以说是性也。秦白凤和寇阿男两个，一对小儿女，一个是眉清目秀，一个是齿白唇红，似此天天在一起，虽是两小无猜，却也是你爱我脸儿标致，我爱你体态轻盈。小孩子家虽然不懂得甚么，就只这点，便种下了无限情根。况且两个同在一处读书，相守到五六年，秦白凤长到了十四岁，阿男也十二岁了。

那寇四爷送女儿去读书，不过是一时高兴。这几年读下来，阿男已经略识几个字，随便一封信，拿起来也勉强念得下了。乡下人家女儿，有了这点本事，便要算是才女的了。因此阿男到了十二岁那年，寇四爷就不叫她读书了。一则是已经心满意足，二则是因为没有子息，恐怕失了自己的家传幻术武艺，要想传给女儿。所以叫她歇了学，天天在家里，先教他些翻跟斗、耍拳脚、纵高、跳远的软工夫。秦白凤一旦失了个侣伴，便觉得读书写字都没了神采。听得阿男在家习武，天天到了放学时候，便跑到寇家去看。原来寇家门前是一片空场，寇四爷天天就在空场上教阿男，白凤便天天到空场上去看。有时碰得不巧，已经教完了，他便直到寇家里去，和阿男顽耍。好在彼此乡邻，又是两个小孩子，各无猜忌的，所以由得他哥哥、妹妹的，依旧天天在一起。

如此又过了两年，阿男已是十四岁了。寇四爷又想起男大须婚、女大须嫁的念头，便和寇四娘商量道："我看阿男长得实在快。你看她只得十四岁，人家见了，那一个不当她是十六、七岁的人？人又生得聪明，所以我的幻术武艺，她都学得纯熟了。你我又没个子息，我想替她招个女婿养老。无奈这乡下地方，没有个出色的子弟。"这一句话未曾说完，寇四娘便接着说道："官人说得不差。妾早就看中了一个人，说出来不知官人对不对？就是妾的侄儿余小棠。我们亲上加亲，岂不格外亲热？"原来寇四娘的父亲余佐清世居在瓜州镇上，只生下寇四娘兄妹二人。寇四娘的哥哥叫余棠伯，生下一子，就叫小棠。家中薄有资财，前两年棠伯过了，小棠倒还能支持门户，此时已长到一十八岁了。寇四娘归宁时，早就暗中向侄儿许下了亲事，所以小棠一向不肯提亲，单等他表妹。寇四娘这天乘便说了出来，寇四爷听了，沈吟半晌道："娘子看中的，自然不差，况且又是亲上加亲，自然是好的了。但是卑人的意思，要想带女儿出门一次，侥幸遇了个王孙公子，不然，或者配上个江湖好汉，这才遂了我的心愿呢！"寇四娘听说，心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便十分违拗。便道："官人说的自是高见。但不知几时动身？到那里去？"寇四爷道："我想北京是个天下第一繁华的所在，打算去走一遭，一则为女儿的终身大事，二来这许多年不曾走动，借此也舒舒筋骨。"

当下寇四娘应允了，便择日起程，不免又到各乡邻人家去辞行。此时和秦家的交情，比以前又是不同，因此寇四娘

带了阿男，专到秦家话别。绳之娘子接着款待，自不必说。且说秦白凤下学进来，见了阿男，自是欢喜。然而此时彼此都长大了，不免要避点嫌疑；虽然仍是有说有笑，但较之于从前耳鬓厮磨的光景，又自不同了。当下谈了几句，阿男忽的起身说道："不知先生可在书房里？我受业一场，也应该去辞个行。"寇四娘说道："礼该如此。你去去就来罢。"阿男对白凤道："就烦哥哥陪我走一遭。"白凤笑着答应了。

两人同到了书房，谁知殷曰校放了学，便到外头散步去了。白凤道："先生既然出去了，我回来替妹妹说到罢。""阿男望着白凤，脸上泛了一点红，说道："我何尝要辞甚么行，不过要和你说句体己话罢了。"白凤道："妹妹此番出门，有甚话分付，自当洗耳恭听。"阿男脸上又红了一红，才说道："哥哥，你到底爱我不爱？"白凤道："妹妹说得奇，我听见你要出门，已经心焦得了不得，要想设法留住你，却又无法可设。肚子里有多少话要和你说的，却又说不出来。我此刻为了妹妹，已经心乱的了不得。妹妹还要和我打趣，我有甚不爱妹妹的道理呢？"阿男低下了头，一会儿脸上红了又红，方才颤声说道："你如果真爱我，便请你务必等着我。"白凤也红了脸道："我也这么想。但怕我们自己做主不来。"阿男道："只要有心，我有法子呢！"正说到这里，忽听得门外咳嗽了一声，殷曰校回来了。阿男端端正正的福了两福，说了辞行的话。殷曰校是一切都不关心的，随便敷衍了两句。他二人仍到上房去了。盘桓了一会，方才

分手。

且说寇四爷别过众乡邻之后，带了一妻一女，出门而去。家里养的一匹乌孙汗血马，给阿男骑了，夫妻两个，另外雇了牲口，一路上冲州过府而去。这一行却没甚耽搁，不过到了盘缠缺乏时，就地设个场子，使两路拳棒，换几文盘费罢了。

走了一个多月，到了北京，拣一座客店住下。寇四爷便向店家打听，那里有个好场子可以卖艺的。店家说道："客官要卖艺，却是好运气。这里西直门外，有一座夕照寺，因为四月初八是佛诞，初一便开庙门，足足开一个月，这一个四月之中，烧香的红男绿女，公子王孙，不计其数。今日已是三月二十七，客官们将息两天，恰好到那里去。"寇四爷大喜道："是难得这个好机会也。"便进来和四娘说知。

大家将息了几天，到了四月初一，夫妻母女同到夕照寺前面，拣了一片空场，鸣锣击鼓，耍起枪棒来。一连耍了几天，生意倒也不坏。这天寇四爷对四娘说道："我看这北京人才不少。明天初七了，初八那天，游人一定更多，我想明天拿出我的幻术来，耍他两套，多哄动些人，初八那天，就便拣个女婿。"四娘笑道："这人山人海的，不知怎样拣法？"四爷道："我有一个问天卖卦的法子。到了那天，把我家藏的两颗珍珠，缝在阿男靴头上，只说有谁上场来和阿男交手，能把她靴头上珠子摘去的，就把珠子赠与他。如有人果然摘得去，便与他说亲。娘子，你说这个法子使得去么？"四娘道："万一被一个老头子，或者一个蠢陋汉子摘

了去，却怎样呢？难道也把女儿嫁给他不成？”四爷道：“娘子好不聪明。果然如此，我不过拚了这颗珠子罢了，谁还和他提甚么亲？况且我们阿男手脚灵动，如果不是天缘凑合的，只怕没有人摘得它去呢。”四娘笑道：“官人的高见不差，是妾过虑了，就照这样办罢。

她嘴里便这么说，心中却不以为然，等寇四爷走了出去，便悄悄的和阿男说知她父亲的主意，又说道：“照你父亲的主意，将来你不知嫁到甚么地方去，岂不是活活的把我母女分开？我一向早已定了主意，要把你和表兄余小棠匹配起来。瓜州离我们家不远，时常可以往来，又是亲上加亲，岂不是好？为此，我特地关照你一声，到了那天上场的时候，千万小心，不要被人摘去。”阿男听了，回头一想：表兄余小棠生得一张紫黑面孔，举动粗莽，母亲如何叫我嫁这等人？又想起白凤哥哥生得何等秀雅，况且又同在一村居住，余小棠那里及得来他的脚后尘？况且我临走的时候，约过叫他等我，我岂可在这里配亲，自失其信？不如面子上从了母亲，暗中却把这身子留给白凤哥哥罢。等到回家时，却又再作道理。想定了主意，只向四娘点了点头，不便说出甚话。四娘以为阿男依了自己，自是欢喜。

次日，阿男早起，便扎扮起来，梳一个堆云拥雪流苏髻，扎一副双龙抢珠金抹额，当中装一座猩红软绒英雄球，鬓边厢插一枝岭南情种素馨花，耳朵下缀一对桃梢垂露珍珠环，穿一件金锈碎花玉色小紧身，肩上披一件五云捧日缨络，腰间束一条鹅黄丝织排鬚带，腿上穿一条玉色碎花小脚裤，

足登一双挖嵌四合如意小蛮靴。结束停当，寇四娘代他披上一件百蝶穿花玉蓝夹斗篷，罩上一顶五色洒花观音兜。跨上了乌孙汗血黄骠马。寇四娘夫妻两个，亲自夹护了，到夕照寺去。这一天，围随观看的人，更是人山人海。到得夕照寺前，依旧拣了一片空场，先安顿好了他的刀枪家伙，系好了马匹。寇四娘敲起铜钲，寇四爷飞起流星锤，分开众人，然后提起了一根铁杆梨花枪，照例说了几句“鼓不打不响，话不说不明，人过要留名，雁过要留声”的话。然后对众说道：“今日在下身体有些困倦，要不动刀枪。特叫我小女出来请教两路剑法。”说完了，寇四娘又敲起铜钲来。寇阿男便脱下观音兜，卸脱夹斗篷，提了她母亲所用的雌雄双股剑，整一整抹额，收一收束带，走上场来，摆开架子，抱着双剑，将身一转，打了个团圆和合拱，方才舞动起来，怎见得：

轻抒皓腕，斜送明眸。出鞘时两道寒光，舞动时一泓秋水。曳影横飞，问锋锷则陆斩犀甲；寒芒四射，论敏捷则水截轻鸿。贴地时似点水蜻蜓，腾空处象穿花蛱蝶。电影飞闪冲斗牛，寒光绕体飞龙蛇。遂令万目尽凌乱，细看两肋生碧花。

一时围看的人，无不齐声喝采。舞够多时，阿男方才敛住寒光，露出梨花娇面，再向众人打了个回旋拱，方才下场。寇四爷又提了枪上场说道：“承蒙列位不弃，剑是请教过了。在下还有一套小小戏法，要搬演出来，博各位一笑，争奈这个石狮子碍事，待我先把他刺倒了。”众人看时，原

来是夕照寺前的一座石狮子，连座子足有六尺多高，从头至尾，有五尺多长。寇四爷拿了枪向狮子刺去，谁知用力太猛，枪头撞到石上，迸出了一阵火星，豁刺一声，那铁枪杆居然断了。寇四爷仰面闪了一交，便叫起痛来。寇四娘连忙上前扶起。寇四爷反手摩挲背后道："想是地下有甚石子之类，我背上痛得很呢！"寇四娘便去地下扒开泥土一看，说道："没有石子，却有两根竹桩，待我拔它起来。"说罢，一手攒了一个桩头，向上一拔，咦，不是甚么竹桩，却是一张竹梯子，这一下已经拔了两层踏步上来了。寇四娘又拔一下，那梯子已出来了，有一人多高。看的人无不称奇道怪，一齐嚷着："拔啊！拔啊！"寇四娘果然只管向上拔，谁知越拔越高，高到上冲霄汉；从底下望上去，已经看不见梯顶了，底下还不曾拔尽。四娘和阿男两个换力去拔，到后来拔不动了，四娘道："想是上头顶着天了，这便怎样？"寇四爷此时也哼完了，说道："正好我的枪断了，女儿，你过来，你就从这梯上天去，代我向二郎神借他的三尖二刃刀，我用一用。"阿男果然去近梯前，一步一步的上去。当时万目睽睽的，看着她手脚移动，一层一层的上去，直到了云端里面，慢慢的影子都看不见了。看的众人没有一个不缩头吐舌的。寇四爷自在场上，向四面求赏，说："赏了钱，好看我女儿下来。"一时四面的钱，纷纷抛到场上。他夫妻两个一一的收拾好了，仍然不见下来。四爷便叫四娘上去催她。鬼混了一回，四娘方才依允了。说也奇怪，四娘一脚踏上去，才起第二只脚，那竹梯却插了一层入地里去了；等换了脚踏第三层

时，那第二层又插下去了，如此一层一层的插下去，慢慢的把插天高的一张竹梯，尽情都插到地下去了，只剩了两个梯头露在外面。四娘睖睖的看了半天，举起脚来，把那梯头踩了一脚，便索性都插了下去。四爷道："且慢，如今没了梯子，叫我女儿怎生下来？"四娘愕然道："这便怎样？"四爷道："还把梯子拔上来啊。"四娘果然便去扒泥土，谁知扒了一尺多深，那里有个影子？四爷急了，敲着铜钲，仰着面极声的叫女儿道："你便跳下来罢！"四娘便捞起衣服要接。叫了半晌，隐隐听见阿男答应，那声音却不在天上，似在地下，四爷便停了钲，各处去寻。只听得阿男叫道："爹爹啊，我在这里呢！"跟着这声音寻去，寻不着。再叫一声，又听得应一声。寻来寻去，原来那声音就出在那石狮子底下。四爷顿足道："罢了！完了！这石狮子少说点也有四五千斤重，把她压在底下，怎得出来？来，来，来！你快和我抬开了它，女儿才得出来呢！"夫妻两个一齐动手，一个涨得肉突筋粗，一个迸得面红耳赤，却如蜻蜓撼石柱般，那里动得分毫？夫妻两个故意你埋怨我，我埋怨你一番。忽听得阿男在地下说道："爹爹，妈妈，快些走开些，我出来也！"说声未毕，只见那座石狮子左右摇了两摇。寇四爷夫妻连忙走开。那狮子一连摇了十多下，便慢慢的离了地。原来阿男在地下把它双手举起，从地下钻了出来。这一下把围看的人，又都惊得缩头吐舌，喝采之声，就和打雷一般，轰轰不断。你看阿男面不改色，出来之后，还用力把狮子往上送了两送，才把它掼下，却又不偏不倚，恰好掼在原放的地

方，分毫没有移动。

这一下四面的赏钱，又往场上乱丢。寇四爷收了赏钱，谢了众人，即便收场回去。到了次日，那来看的人更多了。寇四爷却叫阿男把两颗珠子，缀在靴头上，到了场上时，只说是打赌赛，叫人来取珠子。阿男出场耍了一路空拳，便有两个不自量、不济事的上来交手，不到两个照面，早已跌扑出去。后来虽然来了几个有家法的，争奈阿男自己知道这是自己终身大事，怎肯轻易被人摘去，因此处处提防。何况那珠子顶多不过黄豆般大小，要拳棒的人，都是些粗手笨脚之辈，更不是容易摘得下来的。此时除非秦白凤上场，我知道阿男便情情愿愿的，把靴尖送到白凤手里，请他摘了。阿男便如此痴心。谁知秦白凤那边，已经另外提亲了。

原来白凤的叔父秦绳之，有一个朋友，姓何，表字仁舫，向在镇江开了一家布店，生意倒也十分兴旺。仁舫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彩华，二儿彩章，都已长大成家，仁舫久经抱孙的了。晚年却生了一个女儿，照着两个哥排行，就取名叫做彩鸾，才长成一十五岁，一向随着父兄在镇江居住。秦绳之闲在家中没事，这天渡江来访何仁舫，仁舫邀往家中去坐。原来他住家店铺是分在两起的。当下两个老友相见，未免要留住盘桓几日。布店里事情，自有彩华、彩章料理，仁舫向来只在家中纳福，何况来了个朋友呢。绳之住在何家几天，他家中的家人妇子，自然都出来相见。

别人且不必提，单说何彩鸾本来生得端凝庄重，光华照人，那秦白凤又是绳之的爱侄，因此绳之见了彩鸾，便想起

侄儿的亲事来，默默的放在心里。生意人家不及官宦人家的礼节多，拘束大，所以彩鸾自从拜见过绳之之后，便出入自由，不甚回避。绳之察得她举止大方，言语伶俐，就越发看上了。一天早起，仁舫约了同到茶馆里吃早点心，带吃两壶酒。吃酒中间，绳之便问起："彩鸾侄女，不知可曾有了夫家？"仁舫回道："早呢！今年才十五岁，我一向还没有和她提亲。"绳之道："且待我和她提一提，看是如何？"仁舫道："老弟提到，那子弟自然是不错的，但不知是甚人家？"绳之道："我今天又可以算做媒，又可以算求亲，我所提的就是舍侄自凤。小孩子生得还聪明，读书也还好，但不知可仰攀得上？

仁舫未及回答，只见何家用的一个小厮，带着一个乡下人跑来。那乡下人一头大汗，对着绳之便叫道："二相公，快快回去，你家大相公，有事呢！正是：

通辞本欲谐鸾凤，归去还应痛鹡鸰。

未知那乡下人来报的是甚么事，且待小子闲了，再来开说。

第三回　思故乡浩然有归志
恣顽皮蕙地破私情

为人何苦远离家，第一家园乐最赊。
今日倦游归去也，任从客地斗繁华。
为人切勿学钟情，学到钟情梦不醒。
任尔一情情到死　情天高处又投生。

上回书中，说到秦绳之正向何仁舫代侄白凤提议亲事，忽然来了个乡下人，请他回去，说是大相公有事。绳之定睛看时，原来是家里的一个佃工张阿六。绳之忙问："甚么事？"阿六道："大相公昨夜从田里回家，忽然昏倒，连忙请天生堂药铺的李先生来诊看，说是中风，救了半天，方才苏醒，叫我赶来请二相公回去。我连夜动身过江来，这才赶到。"绳之闻言大惊，便打断了提亲的话头，连忙叫阿六胡乱吃些点心，到何家取了行李，辞了仁舫，匆匆和阿六到了江边。恰好遇了渡江渡船，渡过江去，飞奔到家。

只见亢之睡在床上，口鼻搐动，双眼呆定无神，白凤站在床前伺候吃药。绳之走近一步，叫声："大哥，怎样了？是怎样起的？"亢之看见兄弟来了，便伸出手来，绳之连忙

递了自己的手过去。亢之拉着兄弟的手，嘴里说了两句话，却是舌头强硬了，调不转声音，听过去只觉得哩啰哩啰的几声，并听不出他说的是甚么话。绳之天性是最厚的，见此情形，便不觉扑簌簌滚下泪来，盘了腿坐到床上，两只手执着亢之的手，只管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呜咽了许久，才对亢之说道："好大哥，你此刻觉着怎样？你说两句清楚话我听听。"说也奇怪，亢之听了，就说出话来，虽不十分清楚，但是留心听去，仔细体察，一半听声，一半会意，居然听得出来了。他说道："我并不见难过，不过身上有点麻木。想来不至于此。万一我死了，……"说着望了白凤一眼，白凤连忙走近一步，紧靠床前。亢之又看了绳之一眼道："儿子是我的、你的，都是一样。就是有了侄儿，我也知道你的，何况……"说到这里，就停住了。歇了一会，又望了白凤一眼道："我死了，望兄弟……"说到这里，还清楚听得出，以后又是哩哩啰啰的，听不出来了。绳之一直捏着他哥哥的手，亢之说一句，绳之应一句，到了此时，不觉哭了出来，倒没话答应了。白凤早就哭得泪人儿一般。绳之娘子李氏在旁边伺候茶水汤药，也带着一眶眼泪，满腹忧愁。殷曰校也不住的到里面探问。下午从瓜洲请了一位高医生来，诊了脉，开过方子，服下药去，仍然没有转机。此时便惊动了邻舍亲戚人等，都来问病，也有荐医生的，也有说单方的，忙了这个，又忙那个。争奈亢之的寿元只有此数，虽尽了人事，他的天命终不可挽回，便呜呼哀哉了。

秦白凤本来生得天性极厚，又读了几年书，颇知礼义，

父亲死了，号啕痛哭，自不必言。哭过之后，他便先向叔父绳之叩头，求叔父主持一切，又向先生殷曰校及众亲族人等一一叩过孝头。内地乡间，还有些古风，不比得上海人情淡薄，一出了事，亲族邻里便都来帮忙。大凡办事，人多易举，一霎时便移尸正寝，设起孝堂。绳之约了殷曰校，亲自去看定了棺木，择日含殓。内地地方不懂得甚么破除迷信，未免延请僧道，唪经拜忏。灵柩在家里停了几时，便又择日送到祖茔上去安葬。原来秦亢之自从十多年前，散了一回赈之后，便逐年的施茶、施药、施棺，因此在乡中有个善人之目，一班耆老都说他难得。所以他死了，是人人落泪的。到了下葬那一天，来送葬的人，八里铺一乡之中，算是万人空巷；还有南边从瓜州来的，从竹西亭来的；北边从仪征来的，从扬州来的，甚至有从邵伯镇来的。小小的一个乡下农民，死得如此热闹，也算不可多得的了。

据我说书的看来，上海那些阔老官大出丧，化了几个冤钱，雇了一班斐猎滨乐工，不是用情面，便是用势力，弄了几名洋枪队、刀叉队，押着棺材，绕着大马路、四马路兜圈子的，还不及秦亢之死得体面呢。我说到这里，就有人驳我了，说："你这句话说错了。乡下地方的事情，怎及得上海的体面？"我道："体面不在乎排场，只要辨一个真假。秦亢之死了，四乡八镇的人来送他，都是仰慕他是个善人的一片真心。至于上海阔老官的大出丧，莫说乐工兵队是化钱出法子去弄来的，就是那送殡的亲友，都是假的。"驳我的人又说道："岂有此理！难道你也说他化钱雇来的么？"我

道："岂敢。遇了阔老出丧，只要我和他曾有一面之缘，便具了衣冠，雇了马车，去送送，到什么延绪山庄咧，苏州会馆咧，那主家阔的，手笔大的，送出来的车金就是两块洋钱。我雇来的马车，车价不过一块二角，再添了两角小洋钱的酒钱，照现在的洋价，我还赚了七个角子五个铜爿呢。（沪上称当十铜元为"铜爿"，"爿"，读若板。）大马路一壶春的早茶，又可以吃十天、八天的了。"驳我的人又说道："万一碰了个主家手笔不大，只送一块钱车金的，你岂不是要蚀四个角子了么？"我道："呸！平日知道他手笔不大的，谁过去送他？"据此看来，可见一切都是假的了。

闲话少提。且说秦白凰办过了葬事之后，又料理谢孝，还有家中多少琐事，与及田庄上的事情，从前都是父亲料理的，此刻父亲没了，虽说与叔父不曾分家，自有叔父照管一切，然而有多少事情，是一个人不能兼管的，所以白风不能不学着照料，因此便不能读书了。丧事过后，便辞了殷曰校，把全年修金送了他，他自无话去了。从此秦曰风便废了学，日日只管理些农场事情。当初寇阿男出门时，彼此本有点恋恋不舍，加以阿男在书房里说了那一番话，更觉得魂销心醉，自从阿男去后，竟是眠思梦想，把窗课也荒废了。后来遇了父亲身故，一场哀毁过后，才把阿男渐渐忘怀，这也是秦白凤天性过人之处，才得如此。你看近日的人，有许多自命开通的，热丧里面娶亲纳妾，不知要多少。至于二十七个月服制当中，没有一个月不挟妓饮酒的，那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了。

唉！白凤便把阿男忘怀了，可怜阿男是个痴心女子，她既心许了白凤，便是一生一世的事，那怕死到头上，她也不肯忘怀的了。所以在京城里面，他父亲叫他拣女婿、缀了珠子在靴尖上，凭天作合，有人能摘下珠子的，便把阿男配他，千人万人当中，未尝没有一个俊俏后生，配得起阿男的，争奈阿男一心只在白凤身上，每到上场，十分留意，怎肯教人摘去？每天回来，自己一定又脱下靴子，仔细验过那缀珠子的线，倘有点毛了，便拆下来换过。因此一连上了七、八天的场，总没有人近得她分毫。内中不少轻薄少年，希图尝试的，走上场去，无非被阿男打得跌跌扑扑。因此一连七、八天，休想有一个人近得她分毫。

这一天正要收场回去的时候，忽然人丛走出一个人来，象个家人打扮，对寇四爷道："家爷请教头到宅子里去谈谈。"寇四爷对那人望了一眼道："不敢。你家贵上是谁？我和他素昧生平，不知有何事故见召？"那人道："家爷姓万，是湖北人。从前在家乡时，曾认识教头的。"寇四爷恍然大悟道："哦，是了，莫不是汉阳万夫强万员外？"那人道："正是。因为不知教头下处在那里，叫家人等在这里相请，就请同去。"寇四爷道："不知宅子在那里？"那人道："进城到锡拉胡同便是。"寇四爷听说，便叫四娘带了阿男，先回客店里去，我去拜望万员外去。说罢就和那人同走。到了锡拉胡同宅子门首，那人先进去通报。寇四爷放下袖子，抖了抖灰尘，又用袖子把双靴掸干净。恰好里面传出来叫请，寇四爷又正一正帽子，踱了进去。万夫强早已迎到房檐底下。

寇四爷趋前一步，作揖行礼道："江湖微末，前承宠爱，感激无地。"万员外连忙还礼，让坐，献茶。寇四爷道："在下到京，已经多日，不知贵府住处，不曾过来请安，还求员外恕罪。"万员外道："便是我也不知教头来京。前几天和几个朋友，到夕照寺随喜，看见教头搬演戏法，实在神妙。因为被朋友们拉着逛地方，不曾招呼得，又不知尊处在那里，不便拜访。恰好几天里头事情忙，直到今天才得个空儿，请教头来谈谈。我们一别有十多年了。"寇四爷道："正是。有十三、四年了。"万员外道："那天我看见一位姑娘，踏梯上天的，不知是那一位？"寇四爷道："那就是小女。在贵府的时候，还抱在手里呢！"万员外道："哦！原来就是她，长得那么大了，怪不得我们要老了。有十八、九岁了罢？"寇四爷道："才十四岁。"万员外讶道："十四岁，为甚长得那么大？哦，是了！想是你天天教她拳棒，身上的筋骨操练得强壮了，所以长得快些。不知可有了人家没有？"寇四爷道"没有呢，这几天正想和她拣个女婿。"说罢，便把缀了珠子在靴头上，谁摘了去便嫁给谁的主意，说了一遍。万员外听了，吐了吐舌头，忽然又笑道："教头，你好没注意。近来少林派的拳脚，各处都有，万一被一个和尚摘了去，难道你就招个和尚女婿不成？"寇四爷听说，脸上红了一红，又把当场只说是赌赛，如果摘了珠子的人是合意的，便去说亲；是不合意的，拼得送了这颗珠子的话，说了一遍，万员外方才点头不语。

两个又叙了些别后的话，万员外便留下寇四爷晚饭。晚

饭中间，喝了几杯酒，不觉时候晚了，他住的客店，本在外城，此刻来不及出城了，只得就在万宅住了一宿。晚上，万员外方才和寇四爷谈起正经话来。问道："前几天看见教头搬演的戏法，实在神妙，但不知内中是甚么道理？明明上了天，何以忽然又在地下呢？"寇四爷道："这不过一点掩眼之术罢了，何尝真的上天入地。"万员外道："不瞒教头说，近来京北一带，有一种甚么八卦教，专门以邪术惑人，骗人入教，顺天府和直隶总督已经严饬地方官严密查拿，象教头顽的，原不过是个顽意儿，不要叫地方上看见了，疑心是个邪教的党羽，那就费了唇舌了。所以我请了教头来知照一声，这是我们相好一场，照应的意思。至于拳棒呢，只管耍不妨。还有一层，你那位千金择配之法，未免近于儿戏了，万一配上了一个陕西、甘肃的人，岂不是嫁得和充军一样么？这件事还要再设善法的好。"一席话说得寇四爷唯唯称是。又问起万员外进京以来的光景，才知道万员外自从进京以来，便干了个小功名，分部行走。办了一次陵差，得过两回保举，升了郎中，分在刑部，已经补了缺有两三年了。

寇四爷盘桓了一夜，方才辞了回寓，将万员外的话，一一和四娘说知。四娘道："外头风声一节，自是亏得员外知照，至于拣女婿一节，我早就说过不妥当的，是官人一定要如此办法。"寇四爷道："好在顽了几天，总不曾有人摘得去，此刻只索罢休。倒是外面有了那个风声，我想弄拳棒也有点不便，我们不如回南去罢。"四娘听了，正遂心怀，夫妻两个便料

理起来。阿男得知，更是满心欢喜。诸公，须知他夫妻父子统共只有三个人，就存了三样心事：寇四爷无非为到了几天京城，便赚了若干吊钱，打算回家去再置一两亩田地；寇四娘是欢喜着回家，向余家提亲；阿男呢，一心只有个秦白凤，打算回去了，便要设法嫁他，以遂生平之愿。古人说得好："三人同心，其利断金。"他至亲的夫妻父子，只有三个人，就存了三条心，虽然外面没有甚么违拗，但是心里已是各向一边，这就是离心离德。

这离心离德，是天下第一件不祥之事。在下每每看世人，今日说团体，明日说机关，至于抉出他的心肝来，那团体两个字，便是他营私自利的面具；机关的布置，更是他欺人自欺的奸谋。一个团体之中，一部机关之内，个个如此，人人这般，你想这不是离心离德么？你想，这不是不祥之兆么？嗳！一个团体如此，个个团体如此；一部机关如此，部部机关如此，你说中国的事情，那里弄得好哪？有人说道："喂，说书的，不要只管打岔了，还是说你的书罢。"呵，呵！列位的心肝，被我在下的戳着了，所以不要听了。罢！罢！我也不去讨列位的厌了，就言归正传罢。

寇四爷收拾过行李，又到万员外处辞了行，方才带了妻子南下。一路上晓行夜宿，过府穿州，遇了通都大邑，不免耽搁两天，拣个场子，耍两套拳棒，赚几文盘缠。在路不止一日，到了扬州。扬州是个繁华之区，寇四爷一向往往来来，却没有甚么耽搁，这一回有意多住几天，在外面耍了几天拳棒。却被几个盐商知道了，叫到家里去顽两套戏法。今

天到东家，明天到西家，无非是颠倒四时花木、搬运异地禽鱼之类。那些盐商，一个个都是用钱如用水一般的，加以寇四爷所顽的，都是幻术真传，与江湖上掩手掩脚的不同，又有了一个花枝招展般的阿男在场帮着搬演，跟着讨赏，那班盐商，便泼水般赏钱出来，生意比在京时好了十多倍。寇四爷十分欢喜。便在扬州耽搁住了，直到了年下，方才取道回家。

回得家时，卸下行装，憩息一日，便又到各邻里人家去拜望。嗳！一年不知出几次门，回几次家，出一次门，辞一次行，回一次家，拜望一次，这岂不是厌烦死了？不知不是这么说，内地里乡下人家，至今还有点古风，同乡同里的，都还有点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意思，不象上海租界的居人，同在一条巷子里 住了若干年，彼此都不相闻问的。所以寇四爷一经回乡，便先去探望乡邻亲友。别家人家都与阿男无涉，单是要跟了母亲到秦家去，满意要和白凤痛痛快快的叙个旧。谁知到得秦家时，白凤到村外佃户人家收租去了，阿男跑了个空。只随着母亲向亢之灵前弔奠一番，又和绳之娘子闲闲的叙了些别后的话。喜得绳之娘子是从小看她长大的，仍旧当她小孩子看待，问长问短，十分亲热。

谁知这一番亲热，又撩拨起阿男一桩心事，她暗想："白凤哥哥此刻已是父母双亡的了，倘能嫁了他，头一件没有翁姑管束，又有这么一个好婶娘，和我这般亲热，真是十分美满。若嫁到别人家去，入得门时，一个个都是素昧生平的，知道彼此对不对呢？"想到这里，巴不得自己当面提

来。争奈没有这个办法，只得忍耐在心里。坐了一会，绳之娘子待过了点心，四娘便起身辞行。阿男巴不得多坐一刻，等白凤回来，见他一面，因向四娘问道："母亲还是回家，还是再到那里去？"四娘道：我还到李姆姆家去走走。"阿男道："孩儿困倦得很，不同去了。"绳之娘子接着道："姑娘既然不同去，就在这里再谈谈。四娘从李姆姆家回来时，再拢这里同着回去。不啊，就在这里吃了晚饭再走也好。"四娘道："如此，我自己去罢，阿男留在这里等我。"一面说着，一面走，绳之娘子一面送出大门。阿男满心欢喜，送过母亲，依旧跟了绳之娘子进来，婶娘长，婶娘短，十分亲热。又把在北京，在扬州，与及在各处所见的景致，有的没的，都扯来谈谈。

直谈至红日西沈，还不见白凤回来。阿男更忍耐不住，便问道："婶娘，我在这里坐了半天，怎的总不见白凤哥哥？不知他身子可好？"绳之娘子道："他到外头收租去了。他此刻没了老子，不比从前读书的时候闲空了。他叔叔照顾不到的地方，总得要他帮帮忙。有两家佃户，完起租来，向来总不肯好好拿出来的。此刻老的过了，更是欺他年轻，闹到此刻大腊月了，天天去催，还是催不着。"正说着话时，寇四娘来了，约了阿男回去，绳之娘子挽留不住。阿男因为母亲执定要走，也是无可如何。

绳子娘子送出大门，恰好白凤从外面回来，遇见了，便向四娘一揖道："四娘、妹妹回来了。不知几时到的？"四娘回福了一福道："昨天才到的，你一向好？"白凤又与阿男

相见了。阿男见了她朝思暮想的人，自然格外留神，瞟着一双水汪汪的俏眼，看了又看，嘴里却说不出话来。主人家又已经送到门外，不便再为淹留，只得走了。却还回转头来对绳之娘子说了声明天会。说时那双俏眼，却是瞟着白凤的。白凤却为收租不着，一肚子没好气，并没理会。阿男见了这种神情，却是怀着鬼胎，不知他为甚么这回见了我待要理不理的样子，莫不是他把我临行的时候那一番话忘记了？不然，他便是另外有了情人。

诸公！大凡世间女子，器量最浅，疑心最大，对于男子一面，她不生疑心倒也罢了，只要她疑心一起，先就要疑到这一层，这是一定不易之理。可是阿男这回，可委屈死白凤了。你看她跟了母亲回到家里，心中只想着白凤那副冷淡情形，闷闷不乐，连晚饭也没有好好的吃，推说身子不爽，一早便到房里关门睡觉去了。躺在床上，却又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暗想：我临行时怎样嘱咐他，隔别了不过大半年，他何至于见面都不理我？枉了我一路来回，为了他眠思梦想。还有在京城里的时候，父亲要我上场拣女婿，我为了那颗珠子怕被人摘去，父亲就要硬作主，把我嫁人，我那一天不提出了一千二百分精神，去和人家交手？虽然没有几天，然而我总是为了他才肯如此。不然，北京城里，怕少了个小白脸的后生？只因我心中向慕了他，就把那些人都看不在眼里。却不料他如此反面无情，岂不令人可恼！心中想着，翻来覆去只是睡不着。

此时腊月天气，越是睡不着时，那被窝越不得暖和。阿

男心烦到极处，便兀的一下坐起来，挽一挽头发，顺手取了一件紧身，披在身上，想了想，靠着我的本事，崇楼大厦，我尚可以飞檐走壁，出入自如，何况乡下几间瓦房？我就趁这黑夜里去见他，问个明白，也可以解去我心头之闷。想罢，便穿了一条扎腿裤，套上了鞋袜，侧耳一听，村柝已报三更，便起身取了一把腰刀，挂在身上，悄悄的开了房门，又悄悄的把堂户门开了。觉得一阵寒风扑面而来，便是毛发森竖。抬头一看，房顶上白了，原来下了雪，已积得有二寸多厚了，那空中还是飘飘拂拂落个不止。阿男心中顿然一呆，想道：做贼的有两句口诀，叫做“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这是恐怕月下露影，雪上留痕的意思。我虽不是做贼，却也是个私行。秦家门户，我虽是走熟的了，但不知白凤此时住在何处？到了那边，不免要东寻西找，我何苦去留个痕迹？且等天晴了再去罢。她只管敞着门，睖睖的呆想。忽又觉得一阵寒气深砭肌骨，十万八千根毛管，便一齐都竖了起来，跟着打了个寒噤，连忙关上了门，回到房里。关了房门，解下了腰刀，和衣倒在床上，在那里咬牙切齿的恨白凤，觉得心中一阵烦燥，十分难受。

朦朦胧胧，正想睡去，忽听得窗外有弹指的声音，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却又没了声响了。想再睡时，又听得窗外拍拍拍的弹了几声。心想：半夜里是甚么人？便起来推开窗户一看，只见秦白凤站在窗外。阿男见了他，不觉心中一喜一怒，便道：“你进来么？大冷的天气，站在外头不怕冻坏了。”白凤道：“我不惯钻洞。你开了门，我进来。”阿男果然开了两重门。抬头一望，只见一天白雪，都变做了青绛颜

色，一阵阵的热气扑面而来，比六月里在太阳底下晒着还要难受。白凤早已走到眼前。阿男本来有多少说话要和他说的，到了此时，却又一句都说不出来。只见白凤笑嘻嘻的说道："妹妹，自从你出门之后，我便和李姆姆家的大嫂子结了亲，好不恩爱。"阿男怒道："你把我临行的话都忘了，却去和一个二婚头结了亲，还要到这里来气我。你小心点，我虽是个女子，却也是个走江湖的好汉，有一天碰在我手里，才知道我的利害。"白凤道："利害么！了不得不过杀了我罢了！我现成在此，就请你杀。"阿男低头一看，腰刀还在身上。听了白凤的一番无情话，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拔出刀来，尽力向白凤杀去。刀过处人头落地。只有一桩奇事，他那个头跌在雪里，犹如铁匠炼钢，烧红了铁淬在水里一般，吱吱喳喳的有声，冒起了一阵浓烟，被一阵风吹到脸上，那热气直扑过来，热闷得几乎气都喘不出了。再回眼看白凤时，谁知他腔子里又长出一颗头来，和杀下来的一模一样，却又白嫩了好些。不觉大惊，想道："我父亲传了我多少法术，却没有这个。"便问白凤道："你这个法儿是那里学来的？"白凤道："这就是你教给我的，怎的反来问我？"阿男回想，又像是自己也有这个法术。因又问道："怎么你长出来的头，比从前的白嫩了许多？"白凤道："这是新长出来的，自然要白嫩些。"阿男把刀递给白凤道："你试杀了我，看我也换个新头。"白凤接过了刀，忽的变了个红脸虬髯的大汉，眼睛里射出两道火光，挥刀尽力杀来。阿男自觉得头随刀落，肚子向上努了努力，思量要迸出个头来，

谁知这一进并未曾进出了头颅，却进出了一腔热血，阔得淋漓满身，血流到处，犹如火烧一般，热得手足乱舞，一个翻身，跌在地下。张开眼睛，四面一望，原来睡在床上，竟是一场噩梦。觉得浑身火热，头上犹如顶着火盆一般，一翻身坐起，又觉得两耳雷鸣，头上觉有千斤之重。这才脱了鞋子，和衣钻到被窝里去，竟是一夜烧到天亮。

次日早上，便起不了床。寇四娘得知，便忙着人请了医生来看，开了药方，吃了两帖药，大烧热便退了。只仍是气息恹恹，不思茶饭，早晚还是潮热，一直淹缠到过了年，还未痊愈。绳之娘子倒来看过她好几次。这种病，便叫做相思病。幸得阿男心中虽然是想白凤，却还带着一半是恨他，所以这个病还不至于深入膏肓，若是没有恨他的心思，只是一味想他，这个病就难得好了。

阿男病到了次年二月，方才起床。四爷、四娘便叫她到外面去散步消遣，这是体贴她久病初起，寂寞寡欢的意思。乡下姑娘本来也没甚拘束，况且她又是走过江湖的人，在外头逛逛，更不算得甚么了。阿男自己也觉得困闷无聊，便信步出门，随意行去。走到村外，远远的看见柳树底下，站着一个人，仔细一看，正是白凤。阿男见了他，也不知是甚么缘故，眼中扑簌簌的便流下泪来，一步一步走到白凤眼前。白凤兀自不看见她，原来此时正是农忙之际，白凤此时是出来课农，眼睛只向远处看，并未留神到近处，阿男又是从他旁边走来，是以并未看见。

阿男走到近前，便叫一声："哥哥。"白凤猛回头，见

是阿男，便道："妹妹，你大安了。我有孝服在身，新年时不便到你家和四爷、四娘拜年。是我婶婶到你家拜年去，回来说起，才知道妹妹不好。后来我婶婶去看你，我总想附一句问候的话，却又不好意思。"阿男道："你还记得我呢？"白凤愕然道："妹妹，这是什么话？"阿男道："我去年出门的时候，和你在书房说的话，你还记得么？"白凤道："我一天也要想起几遍，怎么不记得？"阿男道："哼，未必罢。"白凤诧异道："何以见得我未必？"阿男道："你既然记得，何以见了我理也不理，话也没一句呢？"白凤道："奇了，这是那里说起？"阿男道："去年我回家时，和母亲到你家去，在门口遇见你，你何尝理我来？"白凤回头一想，笑道："我还和妹妹作揖相见，如何说不理？"阿男道："可曾有一句话？"白凤道："那时四娘、婶婶都在跟前，叫我和妹妹说句甚么话？况且你们又匆匆走了。妹妹，这是你错怪我了。"阿男听说，睖了一会，便问道："哥哥，你此刻的卧房在那里？"白凤道："就在从前先生住的那个房子。"阿男道："可还有别人？"白凤道："还有两个佃工，睡在耳房里。"阿男正要往下再问，忽听得那柳树背后，有人答道："是睡在耳房里，不是睡在眼房里。"白凤、阿男一齐吃个大惊，急忙看时，原来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牧童，在那里顽皮。白凤骂了他一声，两个就此走开了。正是：

东风到底还多事，吹起落花惊燕莺。

未知他两个走开之后，到几时再走拢，且待小子闲了，再来开说。

第四回　寇四爷迁怒拟寻仇
秦二官渡江图避祸

情到成痴便可怜，仅凭灯火证因缘；
无人私语沉沉夜，愿作鸳鸯不羡仙。
罡风无赖散鸳鸯，南北分飞路阻长；
从此天涯隔神女，锦屏无梦到高唐。

上回书中，说到秦白凤和寇阿男两个，正在喁喁私语的时候，忽然被一个牧童前来打了个岔，她二人便分开了。诸公想还记得，这时候是二月中旬，这一年阿男是十五岁了。前一年在京城的时候，她的母亲寇四娘，一心只想把女儿许给自己内侄，打算回到南边就要提亲。这句话想诸公也都还记得。此刻她回到家乡，已经过了年了。新年里头，或者寇四娘回娘家拜年，或者她内侄来给姑娘贺岁，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有了这个会面，就应该把亲事提一提，成与不成，也应该有个交代。不知其中有两个原故：一来阿男回家，有几天就病倒了；二则新年里头，寇四娘叫了个瞎子来算流年，一家大小的八字都叫他算过，算到阿男，那瞎子说是本年虽有红鸾暗照，却是阳刃守宫，不宜提亲，若是本年见喜，恐有

刑伤云云。妇道人家最相信的是这些话，所以寇四娘便不敢和她提亲事。有人来做媒，也推说年纪太小，不便提亲。所以阿男觉得一心一意来想白凤。不然啊，早就成了余家的人了。

那天他两个被那顽皮牧童冲散，白凤自有他的课农公事；阿男仍到各处散了一回步，方才回去。心中暗想：白凤果然未曾忘记我，倒是我以前错怪了他了。但可惜今天未能和他畅谈，他的婚姻之事，到底怎样，我去年做的那个梦，又是甚么来由？登时把从前恼白凤的心事，又变成了恋白凤的心事。从这天起，又是闷闷不乐，连日在外头散步，要再碰他；偏又一连三、四天都碰不着，越是觉得烦闷。忽然一天想起，我何以这么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生病的时候，秦家婶娘来看过我好几回，我此刻好了，也应该去谢谢人家。我何不借此为名，到他家去走走，或者可以得个空儿和他谈谈；不啊，也可以约个时候，约个地方，和他见一见，商订了我们的终身大事，不然，总怕倒有个中变。

想定了主意，便等次日吃过早饭，禀告过父母，自到秦家去。绳之娘子接着款待，问了些病中情景，谈谈说说，又帮着绳之娘子整理织机，不觉已到了中饭时候，绳之娘子留她吃中饭。阿男本待推辞，争奈从早上来了，直等到此时，依然不曾见着白凤一面。暗想他虽一早出去了，总要回来吃中饭的，我既然来了，总要等着他一见。定了这个主意，便一留就住。谁知等到吃饭时，非但不见白凤；便连绳之也没有回家。阿男便问：“怎不见叔叔和哥哥来吃饭？”绳之娘

手道："因为外面用的佃工，每每躲懒，此刻田上事情忙，他两个督工去了。饭是送到田上吃的。"阿男听了，又不觉大失所望。胡乱吃过了中饭，敷衍了一会，便辞了回去。整日价无精打彩，看那光景又象要生出病来了。

到了晚上，一更过后，归房睡觉。闷闷的坐了一会，侧耳一听，已是一更四点，四边厢万籁无声。乡下人家不比上海，是通宵达旦，俾昼作夜的。更兼农忙的时候，白天里辛苦了一天，明天一早还要有事，所以越发睡得早。到了一更多天，早是家家熄火，户户关门的了。阿男想了一想：此时四边人静，却又未必他已睡熟，且待我趁此时候，前去会他一会，当面说定，岂不爽快？想罢了，站起来，把外衣卸下，换上一件黑色绉纱密钮紧身棉袄，穿一条黑色绉纱扎腿裤，登一双黑牛皮底皂靴，卸下了钗环，戴上一顶乌绒壮士巾。这一身衣服，他们江湖上好汉的名色叫做夜行衣。阿男结束停当，跨了一口腰刀，打开箱子，检出了一枝闷香，带了火种，悄悄地开门出来。蹩到爹娘房前，侧耳一听，寂无声色，想是睡了。蹩出天井，仰面一看，但见满天星斗，夜色沉沉。此时二月下旬，春寒还自料峭，阿男擦一擦手掌，将身一纵，鸡犬不惊的已到了房顶上。手搭凉篷，四边一望，认准了方向，便望秦家窜去。

两家相去不远，不够她三窜两窜，已经到了。低头一看，看见东边房里灯火独明，认得是绳之夫妇的卧房，将身一窜，就和蜻蜓点水般落在地下。走近窗前，只听得里面还有纺纱的声音。在一处明瓦缝里望进去，只见绳之躺在一张

醉翁椅上，他娘子自在旁边纺纱，一面说道："看书虽是好事，但是白天里头忙了一天，晚上也应该早点歇歇，天天弄到三更天，明天一早又要去忙了，未免太吃力了，官人还是劝劝他的好。"绳之道："人家教子弟，总是教他勤力攻苦，没有教他躲懒的。"他娘子道："教他养息精神，总不会错的。我两个又没有一男半女，将来两房只有他一个。是啊，还有何家有回信来了没有？这一向你忙，我总没有问起。"绳之道："回信还没有呢。我想天下算命的人，都是看的《子平渊海》，没有甚么别种书看的。我们这里算命算得好，合婚合得对，自然他那里算起来、合起来，也是一样的了。"他娘子道："不啊，我们叫人算，是算何家姑娘的八字，算得好，也是何家姑娘的八字。他那边来要了我们二官八字去，知道算得好不好呢？"绳之道："这些我就不懂了。何仁舫是一个豁达的人，未见得他一定拘泥这个。不过他前回来信有一句话，说是他家姑娘是我见过的，他也要叫二官去，等他见一见，才能定夺。我想我们二官人材出众，生得又秀气，何老头子见了，一定是中意的。"

阿男听了这一番话，知道白凤已经另外提亲，不觉心中发了一点酸气，上透泥丸，下达脚趾，那个难过，就叫她自己说，也说不出来。以后绳之的话，她也不要听了。轻轻走到天井当中，将身一纵，上了屋顶，在屋脊上坐下，暗打主意。呆想了半天，忽然发狠道："天下万事，总是先下手为强，若是只管游移，便要因循误事了。"想罢站起来，窜到西面一个别院里，低头一望，认得是从前读书的所在，便跳

了下去。先向耳房里一张，只见里面漆黑无灯，但听得鼾声大作，一个呼，一个哈，犹如唱和一般。阿男便取出火种，又复加上半段闷香，心中暗暗笑道："管叫你明天日高三丈，还不得起来呢！"安顿好了，回身到正屋里一张，只见白凤在书桌旁边，一张竹交椅上歪着，手里拿着一本书，正看得出神。阿男仔细端详他，果然是面如冠玉，唇若涂硃，气爽神清，风采秀逸，莫说乡下人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子弟，便是我跟着父亲走山东，走北京，走扬州，地方走了几千里，码头过了几十处，过眼的人也不计其数，何尝有一个及得这个如意郎君的。我从小儿和他耳鬓厮磨的，此刻长大了，那婚姻大事，倘是被别人抢了，叫我何以为情？想罢，便举手弹了两下窗门。

白凤在里面吃了一惊，放下书卷，侧耳细听。阿男又弹了三下。白凤道："奇！难道有人么？"阿男又连连弹了三、四下，白凤站起来要去开窗。阿男在外一面弹窗，一面还是张着里面，早把房里面的地势审度好了。看见白凤起身，知道他要开窗了，便先退后两步，架了势子。白凤就近窗前，把耳朵贴着窗户听了听，又绝无声响，不觉疑心，便推开窗要看。谁知呀的一声，窗门开了，阿男早飕的一声，从白凤头上窜了进去。白凤吃了一惊，还当是一只野猫，及至回头一看，忽见一个黑衣青年站在当地。这一惊非同小可，耳边厢轰的一声，早把魂魄轰散了，浑身上下，都摇动起来，三十二个牙齿，一齐叩响，身子软做一团，口中叫道："大大大大大王饶命！"哈哈！这寇阿男将来是要做几

天秦白凤老婆的，如何对老婆叫起大王来？我想诸公听了，一定说这是惧内党称老婆的特别名词了。不知非也。现在世界上的惧内君子，每每将他尊夫人称做玉皇大帝呢，叫句把大王，真正是苏州人说话“啥格稀奇。”

闲话撇开，言归正传。当下阿男看见白凤软瘫做一团，身上瑟瑟的抖，几乎连墙壁都带动了，不觉心下自悔孟浪。连忙将一顶乌绒壮士巾摘下，露出了云鬓雾鬓，上前一步，双手扶住白凤道：“哥哥休怕，是我呢。”白凤迄自不明白。阿男又拍着他的背说道：“哥哥休慌，我是阿男呢。来得鲁莽些，你不要害怕。”白凤这才认出是阿男。心头迄自小鹿乱撞，喘了一口气道：“妹妹，你吓煞我也！”阿男含笑道：“哥哥休慌，是我的不是。”一面说，一面把窗门拉上。一面扶起白凤，送到竹交椅上坐下，自己又端过一把椅子来，凑近坐下，握了白凤的手，着意温存过了一大会，白凤方才定了惊。问道：“妹妹，你为甚么半夜三更跑了来，又是这种打扮？你是怎样来的？”阿男叹口气道：“我的来意，本是一片痴心，却不料累哥哥受了这一大惊，我倒不便说了。”白凤道：“妹妹不过又要问我可曾忘记去年临别的话，为的是我们终身大事。”

阿男听说，把身子一倒，倒在白凤怀里道：“哥哥真是和我一条心，怎的就知道我的来意？”白凤道：“我正在这里愁呢。我们两个不能自己做主，这便怎好？”阿男道：“是啊，我方才在上房听见叔叔和婶娘谈天，说甚么何家姑娘，和你说亲呢！你可知道？”白凤道：“我连影儿都没有。”

阿男道："甚么何家？你总知道的。"白凤道："委实不知。"阿男道："方才我听得叔叔说，什么写信来，回信去，想来总是个熟人。"白凤想了一想，道："哦，不错，有个何甚么，是在镇江开布店的，和我叔叔常有来往，要就是他。"阿男道："如果这头亲认真说成功了，你就怎样？"白凤道："就是这个难。我方才不是说的么，我们就是苦于自己不能做主。"阿男沉吟了半晌，道："要自己做主也不难，我有个法子。"白凤道："甚么法子？"阿男道："只要你对你叔叔说：'我不要甚么何家姑娘。如果和我提亲，我要寇家妹妹。'"白凤忙道："来不得，来不得，这个事情怎好自己开口说得？"阿男愕然道："这么说，万一何家的亲事说定了，那就怎样呢？"白凤道："所以我说难啊。"阿男道："其实自己说说也没甚要紧。婚姻大事，尽有人自己要做点主意。"白凤道："说是不错。比方我叔叔先和我说起，我自然还可插得下口去；如果叔叔不和我提起，叫我怎生说上去呢？而且还有一层，我父亲亡故了还不到周年，我便向叔叔说自己的亲事，非但面子上过不去，道理上更是过不去啊。"阿男睖睖的听了，半天开口不得，仰着脸只管呆想。忽然淌下几点眼泪来道："那么说，你是不能娶我，我是不能嫁你的了。"此时阿男仍是倒在白凤怀里，白凤低下头附着她的耳说道："不如妹妹自和四娘说，央个媒人到这边来，倒也还有点意思。"阿男道："不行。我娘一心只想把我嫁给我的表兄。"白凤道："这就更难了，我两个来生再做夫妻罢。"阿男兀的一下坐起来道："来生么？我偏要今生做他一做。"

白凤见她忽然坐起，倒吃了一惊，及听了她这句话，又觉得好笑，便道："做夫妻有甚做一做、做两做的？"阿男自己也觉得好笑，两个人说笑了一会，听得外面已打过三更，白凤便催她走。阿男道："明天晚上我再来，你休要再是那么吓。"白凤道："既知道是你，我自然不吓了。"阿男戴上壮士巾，仍在窗口跨了出去，回头对白凤说了一声明天会。将身一纵，飕的一声，早已不知去向了。

白凤心中不住的称奇道怪，暗想：这等身手，莫说是个女子，就是男子当中，也寻不出几个。几时和她长在一起，倒要跟她学学。又想起：她那一种情致缠绵的样子，竟是一心一意的为了我。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我和她从小儿耳鬓厮磨长大的，彼此情性，彼此都晓得，得与她做了夫妻，自是生平的大愿，争奈这件事情，总要尊长做主，我们自己虽然各具痴心，只怕也是徒劳梦想的。诸公！这是秦白凤以礼自守的好处。别人做写情小说，无非是写些痴男怨女，我说这部写情小说，却先写出一个道学先生来，岂不是驴头不对马嘴？不知这个正是我说书的唤起世人的苦心。你看秦白凤这么一个绳墨自守的后生，半夜三更，来了个情人，一头倒在怀里，撒娇撒痴，说了半天的话，无非是商量他们的终身大事，临去就白白的放她走了，这也可算得第二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了。然而他还不免为情所累，可见得这个"情"字，真是世间误人之物。说到"勘破情关"四个字，正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事情。

闲话少提，且说这一夜阿男去后，莫说秦白凤思前想

后，不得主意，心乱如麻。便是阿男回到家中，她虽然早定下一个办法，然而到底还是小儿女心性，她定的主意，大半近于儿戏的。她想：照此办下去，将来成就了长久夫妻，我两个便如何恩爱，如何美满，万一事情中变，我便肯为他死。但不知他的心性如何？又打算明夜如何布置，如何行事，不觉想得心头滚热。一夜无睡，直到天将破晓，方才朦胧睡去。这一睡便睡到日高三丈。寇四娘怕她又是病了，便到他房里去看看：只见她把身子压着被窝，仰着脸，双眼微饧的睡着。便伸手向她额上去摸一摸，觉得温和如常，方才放心。正要缩手时，不提防阿男睡梦之中，忽然伸开双手，把四娘的手臂用力一搂，叫道："哥哥，爱煞我也。"这一叫把自己叫醒了。张眼一看，见是母亲坐在床沿，登时羞得满面通红，连忙捞过被窝，蒙着头翻身向里睡去。

四娘此时，又是恼，又是笑，又是疑，坐在床沿，默默暗想：她心中有了甚么人，在这里眠思梦想？可见得"男大须婚，女大须嫁"这句话是不错的。想罢，便推了推阿男道："起来罢，什么时候了。"阿男蒙着头只不做声。四娘连推带摇的一连好几下，阿男方才一翻身坐起来，挽起了一缕乌云，胡乱盘在头上，将一枝簪儿压住，仍是搭讪着难为情。四娘道："我儿，你才叫的是谁？"阿男听说，又把脸一红，伏在四娘身上。四娘拍着她的背说道："你说啊，你有甚心事，告诉了娘，娘自和你打主意，你不要自己放在肚子里痴想，是要想出病来的。"阿男听说，便坐了起来，却又再三难于出口。四娘道："我和你是母女，你连娘跟前都不

肯说，待向谁说去？一个人的心事，不是放在肚子里就可以了得的。你难为情多说，就单说一个名字我听听看。”阿男努力的按住了羞容，说道：“秦。”只说了这一个字，便又连忙伏到四娘身上，嘴里嘤嘤的，又象是哭，又象是笑。四娘道：“哦，想是秦家二官，这小孩子倒也不错，你又是和他一起读过书的。其实我心中一向也有意于他，不过嫌他文弱太过了。论他的相貌，配起我儿，正是天生一对佳人。过两天我到都天庙去求个签，如果是好的，我便依了你，乐得将来近便点；不过算命的说，你今年阳刃守限，提不得这件事的，这总是明年的事情了。”

嗳，诸公，想来又要讨厌我了。现在文明时代，一切迷信都要破除，还说甚么求签咧，算命咧，岂不是讨人厌么？不知现在虽是文明时代，寇四娘她那时代并非文明时代。她当日是这么说，我说书的今日是这么述，这是我职务，该当如此的啊。

闲话少提，且说寇四娘当下已是应允了阿男的了，阿男可谓从心所欲的了，倘使她安心静意的等待，岂不是好？谁知她偏又不然，她一心因为听了绳之夫妇向何家说亲的话，生怕何家姑娘捷足先得。当夜二更时分，她依旧换好衣服，结束停当，身边背了一个革囊，依旧飞檐走壁的到秦家去，索性一处处都和他点了闷香，方才到白凤房前叩窗。

白凤明知是她，自然不似前番惊吓。推开窗户放她进来，看见她背了个革囊便问道：“妹妹深夜私行，还带了这累赘东西作什么？”阿男笑道：“请你吃酒呢。”一面说，

一面将革囊解下。白凤代他接过，放在一边，说道："妹妹真是好身手，我昨夜看还没有看清楚，妹妹已经纵到那里去了，不知可吃力？"阿男笑道："为了哥哥的事，就是吃力些也情愿的。"说话时，白凤打开那革囊一看，原来里面有的是牛脯、羊脯、猪脯之类，还有一壶酒，两双筷，两个酒杯；最奇的是还有一对蜡烛，一炷香，还夹着些纸马之类。白凤不觉笑道："妹妹半夜里还烧香呢。"阿男正色道："我这个带来，是要和你干一样正经事情的。"白凤道："什么正经事情？"阿男把脸一红道："我们的终身大事，倒底怎样办法，哥哥可有主意？"白凤道："妹妹，我可是真没有主意，不过此心惟天可表罢了。"阿男道："我那边倒有点意思了。"说罢，就把早起寇四娘的话说了一遍。白凤自是欢喜。阿男道："我那边便如此，你这边呢？何家不何家的，可设法止住么？"白凤道："倘使我叔父向我提及，我也可以推说孝服未满，先不必提起，延宕些时日，以后再来设法。"阿男道："万一叔叔不向你提起，简直的给你定了，就怎样呢？"白凤搔着头，皱着眉道："这就怎处呢？"阿男道："索性和你说了罢：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带了香烛来，我并不是要烧半夜香，是要来和你就此拜堂成亲；天地便是我们的媒妁。我们先把大事定了，将来如果有甚风波，却再打算。"白凤道："多感妹妹的深情，只是未免鲁莽些。"阿男道："处处怕鲁莽，这件事就没有成功的一日了。"说罢，便开了门，要到外间去点香烛。白凤道："妹妹且慢，恐怕耳房里两个佃工要醒来。"阿男道："你放心，连叔叔、

婶娘那边，我也一齐打发睡了，管保明天还要睡个老晏呢。说罢，点了香烛。

白凤到了此时，身不由主，也过来帮着她忙，点好了，两个就一同下拜，拜罢了，两个又手搀手的相视而笑，意思是要交拜，却因为站得太近了，这一跪下去，已是两鼻相撞的了，弯不下腰去，只对跪了一跪，便双双起来。两个又是欢喜，又是心慌，又是好笑，搀着手，凌乱着脚步，仍走到里面来。阿男一面笑着，取过酒脯，便满满的斟了一杯酒，递给白凤，白凤接过，也斟了一杯递给阿男，两个人并坐了吃起来，这时光浓情蜜语，说书的这张嘴笨，也不能一一都替他细叙出来。直到了三更时候，白凤道："时候不早了，我们明天会罢。"阿男斜看了一眼道："天地也拜了，好意思还赶我呢！"嗳，说来他两个小孩子家，这等做事，未免儿戏；然而从来幽期密约的事，也从来没有象他两个这等做法的。阿男直到了五更向尽，方才去了。

从此以后，便明去夜来的，天天在一起，闹得象饴糖般扭结不开。大约小儿女知识初开，都有这个情景的。两个人闹了有一两个月。这天晚上，阿男忘了烧闷香，耳房里的佃工张三半夜醒了，起来解手，看见正房里未曾熄灯，便轻轻的走到窗外，向窗缝里一张，也不知他看见些甚么，吐了吐舌头，便走回耳房里，轻轻的摇醒了同伴的李四，拉他出来同看。这一看不打紧，到了天明，不免两个说笑，惊动了别的伙计，都来问说甚么？笑什么？恰好那李四是生就的一张快嘴，便如此这般的尽情说了出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区区

一个八里铺，能有多大地方，不到几天，便传得家喻户晓。这风声便到了寇四爷耳边去了。

大凡外面传播的谣言，总未免有些装点，真一半、假一半的乱说。寇四爷所听的话，大约是有些秦白凤怎样引诱的话在里头。寇四爷听了，便气得三尸神乱暴，七窍火生烟，在家里便乱嚷乱骂起来，一定要拿刀子去杀秦白凤。寇四娘再三挡住，说是事情还未问明白，不可造次。他这一闹，却惊走了秦家一个人。原来秦、寇两家，平素往来最密，有甚果品食物之类，时常互相馈送。这天因为端阳节近了，绳之娘子做了粽子，便打发一个仆妇送些到寇家去。那仆妇才走到院子里，便听得寇四爷在内乱嚷，不便闯进去，便立住了脚。忽听得寇四爷道："秦家那小畜生，居然敢在我太岁头上动土来了，你今天拦住了我，我明天也要杀他的。"这一句话把那秦家的仆妇吓倒了，连粽子也不敢送进去，连忙跑了回来，对绳之娘子说知，如何这般。原来这件事情，秦家内外人等，都已尽情知道了，只不敢对绳之夫妇说。今天这仆妇听得寇四爷要杀他少主，如何还敢隐瞒，便一五一十的说了个罄尽。

这一天恰好绳之在家，听了这些话，不觉又是惊，又是怒，又是急，一叠连声叫找二官来。一个仆妇回说："今天二官并未出去，只在祠堂空场上看打麦。"绳之忙叫去叫他来，一会儿叫来了。绳之跳起来道："你干得好事！要不是看你老子香火情上，我今天先杀了你。"白凤在外，早就有人告诉他，这件事情发作了。所以他一看见叔父动怒，便走近一

步，跪了下来道："侄儿不肖，请叔父教训了，只求叔父不要气伤了贵体。"绳之见此情形，倒没得话说了，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叹了一口气，歇了半晌，说道："你到底怎样干出这个没廉耻的事情来？是从几时干起的？"白凤此时双眼流泪，无言可对。绳之又问了一遍，白凤道："事情已经这样了，侄儿供了出来，也是没用。不如求叔父成全了，倒是存了两家体面。"绳之道："啐！好自在，好不要脸的话！人家在那里磨快了刀要杀你呢！"白凤便不敢再说，只是垂泪。绳之娘子道："事情已经这样了，恼也恼不回来，哭也哭不回来的了。姓寇的说是要杀人，他们江湖上的朋友，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依我说，侄儿赶紧找个地方躲过几时才好。"绳之道："何仁舫屡次有信来，说要见他一见，就趁此叫他到镇江走一遭罢。"绳之娘子道："既然如此，事不宜迟，只今天晚上就走，不然叫他找上门来，便费了手脚了。"绳之听了，便自去写信给何仁舫，就便荐白凤在那边学生意。这里绳之娘子便拉起白凤，连埋怨带劝导的说了他一遍；又切嘱他到了镇江，千万安分，暂时不可回来。白凤一一领命。外边绳之已写好了信，叫个佃工，叫了一只船，泊在码头等候。当天吃过晚饭，便打发白凤坐了船，到镇江去了。正是：

流水卷情离欲海，江声挟浪化银河。

未知白凤去后，阿男又将如何，且待小子闲了，再来开说。

第五回　订姻缘留住东床客
恋情欲挟走西子湖

月下红绳系一丝，牵成连理玉交枝；
怪他只绾姻缘事，不为人间绾别离。
匹马如龙走浙江，任教折翼要成双；
关山看得如门阈，似此情魔未易降。

上回书中，说到秦白凤奉了叔父绳之之命，连夜到镇江避祸去了。他从八里铺起程，要走竹西亭，过瓜州镇，渡过长江，才到得镇江。一路上还有些耽搁，说书的且把他按下，等他到了镇江再说他不迟。

如今先说寇四爷，这天暴跳如雷，一定要拿刀去寻杀秦白凤，被寇四娘再三按住，四爷迄自怒骂不了。阿男起先听得，也有点心慌，躲着不敢出来，后来听得父亲怒骂不了，自己仗着父亲钟爱，便按着羞耻，老着脸皮，挨了出来。走到父亲跟前，意思要想申诉两句，谁知见了父母，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有掩着面啼哭。四娘见阿男啼哭，不觉也抽抽咽咽的哭起来。寇四爷见此情形，也就不骂了，狠狠的叹了一口气，在竹榻上一躺。四娘哭够多时，方才止住了抽

咽，叫一声："我儿，你……"只说出一个"你"字，便又哭起来。阿男更是哭个不住。寇四爷忽然冷笑一声道："你们干得好事，这是哭得了结的？"阿男听说，便哭哭啼啼的走到四爷跟前，双膝跪下。四爷忽的一下坐起来道："这算是了却你的事？"阿男转身对四娘哭道："母亲，请你替孩儿做个主罢。"说着，便膝行而前。四娘迎上一步，双手把她搀起，搂在怀里，不知不觉的便大哭起来。寇四爷跳一跳脚道："你们干下这些好事，还要在这里哭，我看你们明哭到夜，夜哭到明，可能哭得了结？"说罢，站起来往外就走。吓得寇四娘撇下了阿男，上前一把拖住四爷道："官人，你往那里去？"四爷道："你们怄的我还不够？还要我在这里听你们哭热闹呢。"四娘道："不是这等说，人命关天的事，官人，你不要出去闯祸啊！"四爷道："许你们丢丑，就不许我闯祸？"四娘听说，越发扯住不放。四爷没法，依旧坐下。三个人六目相看，默默无言。阿男只是低头弄带；四娘一手支颐，靠在梳妆台畔；四爷手捻着两根新留的髭髯，在那里默默的出神。歇了半天半天，四娘叹一口气道："事情已经这样了，我看上去，不如将错就错，成就了这件事罢。"四爷听了，并不言语。又歇了半晌，四娘再说一遍，四爷恨恨的道："随你们去搅罢，我不管这件事了。"说罢叹口气，扬长自去。

阿男倒在母亲床上睡了半天，四娘仍是默默无言。这一天的晚饭，母女两个都不曾好好的吃。阿男一早便到自己房里去睡了。心中忐忐忑忑，翻来覆去，如何睡得着？到了二更

时分，依旧换了结束，开了房门，到白风那里，意思欲商量一个善后办法。到了那里，只见窗里面漆黑，暗想今天为何睡得这般早？轻轻弹了两下，不见答应，不觉大生疑惑。要想撬窗进去，又怕到别有事故。转身到耳房外面一听，只听得里面鼾声大作，心中迄自疑惑不定。又蹩到正房门前，无意中用手轻轻一推，谁知那门便开了，不觉心中一惊。一步跨了进去，走到房门外再轻轻一推，却也是虚掩的，便想跨步入内。忽然转念一想：我和他往来了两个月，向来他是留灯等我的，何以今天忽然如此？莫非这边也闹穿了，把他调开，另外换个人在这里？我且不可造次。想定了，在身旁模出闷香火种，点了一枝，轻轻吹了一口气，把香烟送进去，歇了半晌，才挨身进去，把火种吹起了火苗，举向床上一照，不觉吃了一惊，原来帐褥俱无，只剩一张空榻。呆了半晌，回身向书桌上一照，只见笔墨等东西都没了，案头摆着几本书，是白凤天天看的，也不见了。暗想：这件事莫非两家同时发作？这边把他挪到那里去了？为甚昨天晚上还不曾提起半句呢？呆呆的站了一会，不觉扑簌簌的落下泪来。想起昨天晚上，还是有说有笑，相亲相爱的何等有趣，今天晚上变了这个情形。况且我白天里受了多少气，满想晚上到这里来申诉申诉，谁知跑一个空。还不知他是到那里去的？字条儿也不给我留一个。想罢了，又拿火种在桌上地下照了一遍，意思要想白凤有个字条儿留下，谁知影儿也没有一点。只得回身出去，轻轻的依旧反手掩上了两重门，飞身上屋，窜到绳之住房院子里落下。向房窗上一望，也是漆黑的。走近去侧耳一听，

也是声息全无。闷闷的站了一会，只得仍旧回去。

可怜她这一夜真是个彻夜无眠：心中想到事情弄穿了，不知如何结果？又是忧愁；凭空的一个意中情人不见了，又是疑虑；满心的委屈没有申诉的去处，又是苦恼。心里头有了这三件事，来来往往，不知不觉的便又哭起来。眼睁睁看到天色微明，便坐了起来，在那里出神。

也不知坐到甚么时候，四娘过来了，看见她一个人坐着动也不动，那眼泪和断线珍珠般落个不住，却没有哭声，也并不抽咽。四娘在她肩上拍了一下道："我儿，你这是傻什么？"阿男猛的一下惊醒了，回过头来，见是母亲，便搭讪着道："不做甚么。"一面拉过检妆，对镜梳洗。四娘坐在旁边看她。一面说道："孩儿，你这件事，我也不来追究你是怎样弄成功的。昨天晚上我对你父亲说了个舌敝唇焦，劝他就把你说给秦家，一则是将错就错，二来是家丑不出外传，好容易说得你父亲答应了。你今天好好的出去，不要还是哭哭啼啼的，反要激得他动怒。你快梳洗好了，我们一同吃早饭，吃了早饭，我便去央李姆姆做媒。孩儿，你看可好？"阿男只管低头不答，半晌才道："孩儿吃不下早饭。"四娘道："孩儿，你不要会错了意。这件事原是你的不是，我只为止有你一个，从小儿是千依百顺的，所以不来责怪你，反来迁就你，并且代你向父亲跟前讨了人情，做娘的自问不过如此了。你再是使脾气，啼哭不吃饭，拿自已的身子去怄气，那我可不管了。昨天晚上已经没有好好的吃饭了，今天早饭又说不吃，你究竟饿得了几顿？"

阿男也不言语，默默的梳洗过了，四娘便拉了她出去吃早饭。阿男勉强吃了两口，便自回房，尽力去想她的心事。四娘便到李姆姆家去，托她做媒。李姆姆道："四娘好眼力，秦家二官和你们姑娘，真是天生成地配就的一对好夫妻，我便去和你们说合。"四娘道："大凡亲事，总是男家求女家的，姆姆过去，总求说得好看些。"姆姆道："四娘放心，我自然说得两面好看。"四娘大喜，千拜托万拜托的去了。李姆姆送过四娘，便换过一件青布外衫，蹩到秦家去。绳之娘子迎着笑道："姆姆，今天是甚么风把你吹来了？"李姆姆道："一向少来和相公、娘子请安。"恰好绳之也在家里，便接口道："好说、好说，姆姆这么大年纪了，如何敢当？"李姆姆道："像我叫做老不死，留几根骨头累人。"绳之娘子道："姆姆说那里话，此刻孙子也长大了，应该要享福了，不知几时娶孙媳妇，请我们吃喜酒？"李姆姆道："嗳唷唷，茶饭也不曾弄得周全，还谈这个呢。倒是你们二官长大了，大相公又没有第二个，要早点打算和他成家了。不知可曾定下人家？"绳之道："早呢，今年才十七岁。"李姆姆道："不知一向可曾提过亲事？"绳之娘子说道："提……"只说出这一个"提"字，绳之便抢着道："没有呢。"李姆姆道："不知可要提亲？如果要提，我来做个媒人，赚两个媒人钱用用。"绳之道："不知是甚等人家？想来姆姆的眼力定然不错，就怕我这个顽侄没有福气罢了。"李姆姆道："我前天到寇四娘家去，看见他家那姑娘，生得十分齐整，和你们二官正是一对，我问起来，知道她还没有人家呢！"绳之道："好是好极了，

只是我这个顽侄，我是不理他的了。前两天他犯了家法，我把他赶了出去，不许他回来。此刻不知他到那里去了？”李姆姆道：“嗳呀呀，这是那里说起！他小孩子家犯的甚么大事，怎么便赶了出去，叫他到那里去投奔？”绳之恨恨的说道：“他是我的侄儿子，我念在先兄一脉，才赶了他，放他一条生路；如果是我自己生的儿子，我早就是一刀了。”李姆姆道：“嗳唷唷！阿弥陀佛！说说也罪过。他到底甚么事激恼了相公？”绳之道：“无非是些无耻下流的事，还说他做甚么！姆姆难得过来，请在这里吃了中饭去。”说罢，自出去了。

原来绳之看见李姆姆进来，不多几句说话，便提到白凤亲事上去，便有点疑心是寇家打发来的，后来听他提到寇家，所以就顺口撒个大谎，免得他再来乱琐。秦、寇两家，历代乡邻，一家有个男孩子，一家有个女孩子，都生得十分秀气，一向岂有没个联婚的意思？便是绳之娘子，也曾向丈夫提及。绳之总嫌她是个走江湖的女子，一则怕名声不好听，二则怕她的脾气举动，怕有不妥之处，所以一向搁起不提。今番又干出这件事来，闹得八里铺无人不知，如果将错就错成了亲，这个先奸后娶的名气，是终身赖不掉的。绳之虽是乡下人家，却还读过两句书，守着点廉耻，不像那个讲究自由结婚的人，只管实行了交际，然后举行那个甚么文明之礼，不以为奇的。闲话少提。且说绳之娘子也是个极聪明伶俐的人，听得丈夫这番话，早就会意了。绳之出走之后，李姆姆不住的念佛，又问：“到底为甚事赶出去的？”绳之

娘子道："我也不知道为的甚么事？那天无端的叫了进来，骂了一顿，便撵出去了。我问过他两三回，他也不说。"李姆姆道："可怜！可怜！他一个小孩子家，身边又不见得有钱，叫他投奔到那里去呢？"绳之娘子道："想来他也没有投奔之处。只有邵伯镇有个远房姑夫在那边，常常都有信来问起他，或者他到姑夫那边去，也未可知。

诸公，这一个谎又是绳之娘子玲珑的去处。她因为昨天听见寇四爷要杀白凤，白凤昨天晚上走了，今天就有个李姆姆来做媒，这里头不免有点可疑，恐怕是来打听白凤往那里去了，要去追杀，所以白凤明明往南走镇江，她偏说是往北走邵伯镇，以免他追着的意思。这也表过不提。李姆姆看见做媒不成，虽然绳之娘子留她吃饭，也觉得没甚意思，搭讪着谈了几句，便辞了出来，迳到寇四娘家去回覆，把绳之的话，一五一十的说了。四娘听了，也觉得顿然一呆。却不料阿男掩在屏风后头，听得白凤被他叔父撵走了，由不得如万箭攒心一般，三步二步，从后面绕到自己房里，倒在床上，掩面痛哭。恐怕被人听见，又不敢放声。偏偏那李姆姆又坐在堂屋里唠叨不断，寇四娘偏又留她吃中饭，叫人到房里招呼阿男。阿男推说身子不快，没有出去应酬。李姆姆吃过饭，又唠叨了半天才走。

四娘送过李姆姆，便来看阿男，见她哭得泪人儿一般，两只眼睛肿得有桃核般大。诸公！若是差不多的人家，女儿干下这等事，她父母知道了，正不知怎样惩治呢。不比得阿男，她父母半生，只有她一个，从小儿当掌上明珠般看大

的，一旦她做下这等事，她母亲四娘虽有点怪她，却又舍不得拿她怎样，反要设法成全她的事情。所以四娘到她房里，看见她哭得那副情形，便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叹一口气道："嗳！这是那一辈子造下来的孽！"坐了一会，才低低的对阿男说道："儿呀，这不是哭的事情。我想秦家对李姆姆说的话，未必是真的，他家两房只有这一子，任是犯了弥天大罪，何至于把他撵出大门，只怕是你爹爹昨天疯了般要拿刀杀人，不知是谁透了风声给他们，他们恐怕认真弄出事情，把他藏到别处，是说不定的。等我消停两天，打听真实了，再托人去说，不怕他不答应。他认真不答应时，我也曾翻转脸面，要他赔还我的黄花闺女，看他担得住担不住！四娘一番半似有理半似无理的话，说得阿男住了啼哭。四娘又安慰了一会，方才出来，把李姆姆做媒回覆的话，告诉了四爷，四爷心中半疑半信。后来慢慢采访，知道这件事是在秦家干出来的，是被秦家佃工窥见，传扬出来的。因此知道这件事是自己女儿去就人家的，那恨白凤的心也就淡了。

自从李姆姆去做过媒之后，又传出来，说绳之把侄儿撵走了，因此外间谣言，又说是秦绳之硬气，侄儿犯了事，便把他赶了出去，不像寇家仍旧把没廉耻的女儿养在家里。四爷听了这种说话，如何忍耐得住？回到家去，便没事寻事的拍桌子打板凳乱骂，夫妻两个也相骂过几回。阿男明知是为了自己的事，嘿不敢言。天天受这种哑气，心中又是思念白凤，不觉又恹恹的病起来。一个人做事，真个是不能走差半步，若是走差了半步，便处处都有人指摘的了。阿男生出病

来，未免又要延医吃药，外面人知道了，又纷纷议论起来，说她生的是相思病。四爷耳朵里终日不得干净，心中更觉烦恼，便不顾女儿生病不生病，即日要带了妻女，依旧去走他的江湖，意思是要离开八里铺，免听这些闲话，并且决定这一回出去，一定在外面拣个女婿，就在外面嫁了女儿。定了主意，便要即日起程。四娘再三拦挡不住？阿男也只得挣扎上路。一路向山东大路前去。

他夫妻母女三人。这一去又不免冲州过府，我说书的这张嘴，却没闲工夫去跟着他涉水登山。且把他们停顿一停顿，掉转话锋，再把秦白凤提一提。

秦白凤带了一肩行李，袖了叔父书信，连夜动身。到了瓜州，换了渡江船只，渡过镇江，一路上问讯前去。问到了仁大布店，把行李停放在店门首，亲自走到店里，将书信投递。恰好何仁舫在家里，未曾到店，由何彩章、何彩华兄弟两个招呼，将行李先搬到店里，一面打发小伙计回家，招呼何仁舫，顺便将绳之的信带去。仁舫见了绳之的信，知道白凤已到，连忙亲自到店里来。白凤上前叩见。仁舫便问绳之的好，白凤说过托庇。仁舫道："令叔来信，意思要叫贤侄在小店这边学生意，不知府上耕种的事，怎生放得下？"白凤道："家叔因为小侄株守在家，难图长进。先父故后，又已经废读，舍下田地不多，家叔一个人也还照应得过来，所以叫小侄到这边伺候老伯，看有甚么相当的事情，可以学习学习。"仁舫道："小店里生意本不甚大，事情也不多，既然令叔托到，贤侄不嫌委屈，先在小店里住下，随意帮帮忙，

以后再说罢。”白凤连忙谢过。

这天因为白凤初到，仁舫叫另外备了两样小菜，请他吃饭；又叫了一壶酒，仁舫自己也在店里陪着。吃酒中间，仁舫和他谈些生意经络，白凤是聪明人，自然容易领略。彩章、彩华两个，虽然一向在店里经营贸易，却还没有撇下书本，便和白凤谈些学问。他三个未必就是学问渊博，配说到“讲学”两个字，但是在商务农田中人，能略讲文学的，要算他三个是工力悉敌的了。仁舫在旁听了，自觉得欢喜。况且白凤相貌又生得十分清秀，举止亦甚为娴雅，更觉可爱。当时饭罢，便叫在店里打扫开一间当街楼面。指给白凤居住。

从此白凤就在仁大布号里住下。彩华把往来书信一事，交给他去办，日间书信无多，白凤便学着算法，看银色等事。仁舫察看得他十分勤谨，通信到八里铺时，便请绳之来镇江商量亲事。绳之直等到七月初旬，新稻登场之后，方才有暇来到镇江，与仁舫相见。此时亢之没了，绳之是白凤胞叔，将来要做主婚的，亲事一层，不便当面自己说。由何仁舫另外请了媒人，两边传话。这爱亲做亲的媒人，自然不费甚么唇舌。两边传过了庚帖，议定了行聘礼物，便择日传红。绳之在客边，没甚亲友，并且住在客栈里，诸事从简。仁舫那边，不免有一班亲友前来道贺，热闹了一天。

只有秦白凤闷在心头，却说不出，想起与阿男山盟海誓，何等深情？自从这件事闹了出来，正不知她在父母跟前受尽了多少委屈，此时她在家里，又不知如何想我？今日我逼

于叔父做主，定了何家亲事，将来总有相见之日，不知怎样对得住她？又想起以前幽期密约时，何等恩情，此时独居小楼，日间门前市廛热闹，还容易过去，到了夜阑人静时，便不免万虑纷集。况且这种心事不便告诉别人，自从定了亲之后，和彩章、彩华已定了郎舅名分，这等事更不能提得半个字，因此郁在心里，不得舒发，遂不觉恹恹成病，茶饭懒沾。何仁舫父子那里得知他的就里，只说他病了，便替他延医调治。医生说他郁闷所致。仁舫以为他一向在乡间田里游行惯的，此时关闭在店里，所以成了郁闷。就叫彩章、彩华两个，轮着带他去逛金山、焦山、甘露寺等处，替他解闷。虽然略略好些，终久不能复元。他这一病，不知病到何时方好，说书的又不能尽着替病人写照，只好把他暂时放在床上，再掉舌锋，先说别处去了。

且说寇阿男委委屈屈的带着病，跟父母出门去了。此时暑气正盛，寇四爷恼怒之下，不顾死活，只催着赶路。先还由水路先到扬州，打算等阿男病好了起旱；谁知到得扬州，阿男的病仍无起色，便一路仍由水路径到清江浦去。阿男在船上将息了两天，略见精神。寇四爷便叫渡过黄河，到王家营去，就在王家营起旱，要取泰山一路行去。谁知走了两天，到了宿迁县，阿男又重新病倒。这天才落了店，她便浑身上下热得如火炭一般，涕唾全无。吓得寇四娘忙向店家打听，请医生来诊病。医生说是受了暑，开了一剂清凉解暑的方子，吃下去绝无效验。四娘便埋怨四爷：“都是你逼她走旱路，受了暑热。”四爷还是一肚子没好气，并不理会。亏

得四娘百般调治，才把烧热退了。但是依然不茶不饭，每日子午两时手心脚心仍然是烧的，形容日见消瘦，唇青面白，只剩得两颊绯红。到了夜来，便是梦魂颠倒，呓语模糊。寇四娘明知她的病情，争奈不便和四爷说得，只好暗中设词开解阿男。

阿男虽是个女孩子家，却是走过江湖，见多识广，会打主意的人。暗想：我只管病在这里，终不是个了局。不如将息好了，设法寻着了他，再图终身之计。想定了主意，便天天打算寻着了白凤之后，如何偕隐，如何过活，如何温存，越想越快活，那个病就慢慢的好了。时候也到了七月下旬，天气也渐渐凉快了。寇四爷又整理起程。阿男跨了自己家养的乌孙血汗黄骠马，一路上按辔徐行。第一站到了红花埠，第二站过了李家庄，这李家壮已是山东沂州府剡城县所属，第三站到了丰城。这一路都是平阳大路，再往前去，便是山路了。这天到了丰城，落了客店，吃过晚饭，寇四爷交代早睡，明天要起早赶路。当吃饭时，喝了两杯酒，一早便睡了。他意思仍是明日一早起来，要赶早上路。

谁知睡到明日起来时，已是日高三丈了，看看四娘，仍是懵腾大睡，连忙把他推醒。四娘坐起来，揉揉眼睛道：“呀！这是甚么时候了？”转眼一看，却不见了阿男。又道：“呀！阿男那里去了？”连忙趿鞋下地一看，房门是虚掩的。开了门，叫了店小二来，问道：“我家的姑娘那里去了?”小二笑道：“你老人家关了房门睡觉，谁知道你家姑娘？”四娘大惊，转身入房，只见四爷在那里顿足道：“罢

了！罢了！”指着桌上叫四娘道：“你看这是甚么来？”四娘走近一看，却是一撮香灰；便知道阿男夜来烧了闷香，心中更是一急。忽见那店小二走来，说道：“你家姑娘可有了？”四娘道：“没有啊，你可见来？”小二道：“岂但不见你家姑娘，我方才到后槽去，你家那匹牲口也没了。”寇四爷听说，不觉一阵急怒攻心，一口鲜血直喷出来，觉得眼前一阵漆黑，便砉的一声仰跌在地。吓得四娘抱住乱喊，喊了半天，方才醒来。四娘又央人去寻了些童便来，给四爷喝下，略略定了一定。那店主人走来道：“今天早上起来，我店里大门是好好锁着的。怎么连人带马都不见了，莫非飞上天去了？”四爷不住的摇头，身子一歪，便躺在床上，从此气成一病。只可怜四娘又要侍奉丈夫汤药，又要思忆女儿，慢慢的也生起病来了。

说书的先尽他两个病人在床上躺躺，却先提一提阿男往那里去了。原来她早定好了主意。这一夜，等父母睡了，人静的时候，她却拿出一枝闷香点着了，插在桌上。拿了革囊，带了几两银子，与及些干粮带在身边，仍旧扮了男装，结束停当，拿了鞍辔，悄悄开了房门，反手掩上，摸到后槽，把那一匹乌孙血汗黄骠马牵了出来。走到大门前，见已经上了锁，便用一个啄木解锁法，把锁解下，开了大门，牵了马出去，将缰绳拴在一棵树上，把鞍辔一一装好，翻身进了店门，仍旧替他关门上锁，然后腾身上屋，跳在门外。在身边取出早先备下的四张神骏灵符，拴在四个马腿上。这也是他们白莲教相传的道术，无论甚么骡马之类，腿上拴了这

个符，跑起来比平日要加四五倍快。譬如这马是日行百里的，拴了符便可以走到四五百里。阿男拴好了符，便腾身上马，加了一鞭，向来路而去。

那马发开四蹄，追风逐电般一夜不曾停止。走到天明，已到了黄河边，连忙叫船渡过黄河。走了一天，黄昏时候便到了八里铺。将马匹拴在村外一间都天庙前，自己走到庙内略歇，吃了些干粮。好在这都天庙是一座废庙，庙里没有人的。她等到人静时，便走近村前，腾身上屋，窜到秦绳之家，伏在窗外，要听一个白凤的消息。

此时八月初旬，绳之已从镇江回来。阿男向里一张，只见绳之伏在桌上写信，便潜心静气的等他写完、看过、封好，在信面上写了"祈交白凤舍侄收启"。心中不觉懊悔道："这仍然是没个着落，如何是好呢？"只见绳之把这封信套在一个大信封内，又封了口，这个信封是写现成的，写的是："寄镇江西门大街仁大布号何仁舫先生台启"。阿男暗道："惭愧，今番得着了也！"悄悄的翻身上屋，仍旧窜至村外，跨上黄骠马，打动了一鞭，到了瓜州镇，天还没亮。在马腿上解下了神骏符，就在江边候至天明，叫个渡船，渡过镇江去。在市上买了几件行李，到甘露寺去借一所僧房歇下。安顿了马匹，便出门问讯。

到了西门大街，果然有个布店，招牌是"仁大"二字，便不住的在门前来来往往，一则留心体察房屋情形，二则察看店中人物。走了几回，果然看见秦白凤在里面，不觉喜得心痒难搔，巴不得即刻上前相见。无奈耳目众多，不便造

次，只得回到寺内。眼巴巴的盼到黄昏，向和尚买了碗斋饭，胡乱吃了，宁心耐性，等到人静时，方才逾垣出去。

走到了西门大街仁大布店门首，抬头一望，只见一排四五个楼窗，有两个里面漆黑，有两个还略有灯光。要待上去张一张，却恨窗前没有个立脚之地。好阿男，腾身上屋，将身背贴在房檐边上，用一个悬崖撒手法，身子向后一翻，把双脚挂在檐瓦上，身子倒挂下来，伸手摸着窗槅，轻轻挖开了明瓦片，往里一张：只见两个不相识的人，在那里各睡在一个铺上，隔床谈天。阿男一翻身，仍旧上屋，到那边一个楼窗上面，照样翻下来窥探，只见白凤在那里拿着扇子在床上赶蚊子要睡。阿男轻轻弹了两下，白凤侧耳一听，阿男又弹了两下，白凤便停了扇子，转而过来。阿男轻轻叫道："哥哥开开窗。"白凤吃了一大惊，走到窗前，把窗扇一推，飕的一声，阿男已窜了进来。白凤见了，又惊，又喜，又害怕。正要说话时，阿男早走过来，把他双手捉住，一翻身背了起来，一脚踏到窗槛上，往下一跳，早已到地。放下白凤，携了手，一直跑到甘露寺，叫白凤在外等着，她却腾身上去，回房取了行李，带了马匹，开了大门，出来拴上神骏符，扶白凤上了马，然后自己骑在马鞍后面，加上一鞭，向杭州大路而去。可怜白凤始终犹如做梦一般。正是：

甘向半途抛父母，却从黄夜走夫妻。

未知到了杭州之后，又有甚事？且待小子闲了，再来开说。

第六回　筹旅费佳人施妙术
怒私奔老父捉娇娃

居然一线可通天，楼阁嫔姬证妙诠；
莫漫当场讥幻术，古来几辈是真仙？
百年方庆赋鸾凰，偕隐湖山乐未央；
谁料罡风天外起，无端折翼散鸳鸯。

且说秦白凤被阿男连夜硬挟上了马，放开辔头，迳向杭州大路进发。白凤在马上，只听得耳边呼呼风声，吓得眼睛也不敢睁开；生平又没骑过马，这匹黄骠马又格外高大，颤巍巍的生怕跌了下来；幸得阿男在后头紧紧搂住，一直跑到天色微明，已到了苏州界内。路边一个小的村庄，隐隐看见村里射了点灯光出来。阿男便收住了辔头，扶白凤下了马，在村口一棵树上拴好了马匹，叫白凤看了。自己蹩到村里一看，见那灯光是一家磨豆腐的人家，便买了两碗豆浆出来，递一碗给白凤，在革囊里取出干粮，两个人吃了一饱。还了豆腐店的碗，重新上马，又向前进发。

走到了黄昏时候，便到了杭州地界。阿男又扶白凤下马，解去了马腿上的神骏符，两个人牵着马，缓缓前行。白凤已是

肌肠雷鸣，更兼受了一日一夜马上的颠簸，觉得浑身酸疼难当，一步一捱的走不动。阿男见了十分怜惜。看见路旁有一家酒店，就在门外拴了牲口，同白凤进去。拣个座位坐了，叫酒保取酒来，借此歇息。吃过一巡酒后，阿男便问店小二："这里近便地方，那里有客店？"店小二道："客官可是要落店？"白凤道："正是。"小二道："客官不嫌简慢，小店后进有宽大房屋，一般的安寓客商。"阿男大喜，便叫小二领路，自己亲到后面去看。原来后进是一座大院子，平列着五七间正房，两旁还有四间厢房。阿男指了一间正房道："我们就借住这一间吧。请你代我把牲口拉了进来卸下行李箸头，一面给它上点料。"小二答应去了。阿男便督率着他搬了两件行李进来。亲自开了铺盖，拂拭了桌子，叫小二："把酒菜搬了进来，我们在房里吃酒。你给我们弄点晚饭。"小二也答应去了。阿男才出去招呼白凤，一同进来。

可怜白凤自从被阿男背在身上，跳出楼窗，挟了上马，一路上只有惊慌害怕的心思，满肚子的疑惑也来不及去想。直到了此时，又是浑身酸疼，坐定了更觉得厉害。大约不惯骑马的人，每每犯着此病，何况她又是带病的。阿男来招呼他进房时，已是两腿都不能动了。幸得阿男搀定了，才一步一拐的走到房里。小二掌上灯来，又添了两样菜，泡了一壶茶，方才出去。白凤听得小二说话口音，和扬镇一带大不相同，方才把那疑惑的心肠提了上来，开口道："妹……"只说了这一个字，便连忙顿住了。阿男连连摇手，悄悄道："暂时只叫兄弟罢。"白凤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来了？"

阿男道："这是杭州。"白凤吐出了舌头道："杭州！我们走下了多少路来了？不是飞的么？"阿男道："你还不知道，我一天一夜从沂州赶到镇江呢！"白凤只是摇头。又问道："你来的时候，四爷知道么？"阿男摇头道："便是娘也不知。"白凤道："我们跑到这里做甚么？"阿男道："我自从这件事给父亲知道了之后，日夜不得安宁。那天晚上，还到你那边去，谁知你已经不见了。可怜我满肚子的委屈，没处申诉。后来还是我娘的主意，要将错就错，叫人到你家去做媒人。谁知你家叔叔，说你犯了甚么事，把你撵走了。我得了这个消息，这一急，差不多要走到死路上去。后来我父亲一定又要出门，可怜我带了病，跟着跑。在路上又病倒多时。到了丰城，那天晚上，是我偷了马匹，私逃回八里铺，夤夜到你家去打听你的消息。恰好看见你家叔父写信给你，我看见了信面上的地址，便连夜赶到镇江找你的。"白凤道："你骑的是甚么马，跑得那么快？"阿男道："马是一匹好马，我又用了符术，所以一天好走几百里地。"白凤道："我们到了此地，还打甚主意？"阿男瞅了一眼，笑道："凭你打甚主意罢，此刻我是你的人了。"白凤皱眉道："我两个的情义，自然是巴不得能够天长地久的了。但是只身出来，甚什都不曾带得，这里杭州地方，又是个人生路不熟的所在，将来怎生过活呢？"阿男笑道："这个那里虑得那么长，我们且管见一天过一天罢了。"

说话时小二送上饭来。两个吃过了饭，白凤实在困乏极了，先自和衣睡下。阿男净过了手脚，听得白凤哼声不止，

便也和衣上床，用他学就的那按摩之术，替白凤通身按摩，心中无限怜惜。暗想：若不是怕父亲追上来，我断不肯累他跑这许多快路。一面想着，一面逐节按摩，白凤便慢慢的睡着了。阿男方才悄悄睡下。到了次日，白凤的困乏略略好了些儿。两个左右闲着没事，阿男终日替白凤按摩。将养过几天，便好了。

阿男打算另外觅一个住处，做个长久之计。白凤道："我们何不仍旧回到扬镇一路？离家也近点。这里人地生疏，样样不惯。"阿男道："你有所不知，我们教中，有多少法术。我在丰城逃了出来，我父亲如果要追赶我，他自有圆光之法，在水中一照，便看得见我们在那里。那怕走到隔省，也照得出来。只要再隔一省，便看不见了。若是在江苏，他在山东一照便见，所以我才走到这里来。"白凤道："比方他回到江苏再照，岂不是又要照见了？"阿男道："不相干。他必要在我发脚的所在，才照得出来。他离了丰城客店，往那里去照？"白凤道："依那么说，我们是永不回家的了？"阿男道："过些时再说。家中一定也要找我们。将来你一面写信求叔叔，我一面写信求父母。你是两房独子，我是个独女，怕做长辈的不依从我们？我们此刻先寻一个安身之地，住在客店里，我又是这个装束，终不便当。万一败露起来，又要费事。"

两个商量定了，便去寻房子。在西湖边上，寻着了一处合式的便搬了过去。阿男复了女装，两个人便做起长久夫妻，真是十分美满，如愿相偿。那一种恩爱温存，说书的嘴

笨，说它不出来，只好由得诸公去默想它的情形的了。他两个便如此，只可怜他两家的上人，为了他两个，苦得甚么似的。可是他两家人分在两起，说书的一张嘴，不能说两头话。

如今先说寇四爷在丰城病倒。他这病不过是急怒攻心，一时心血逆行，冲了一口出来。及至怒气过了，不过觉得身体困倦，将息几天，自然好了。只有寇四娘失了女儿，已是一急；看见丈夫喷出血来，又是一吓；及至救苏了丈夫，又想起女儿，未免伤心；加以又伏侍了两天病人，自己不觉便病倒了。日间恐怕四爷动怒，不敢言语，到了夜来，睡梦之中，不免要呼儿唤女的啼哭。每每自己哭醒自己，不然就是自己叫醒自己。这种苦思成病的诊候，最是难治。从此寇四娘淹缠床褥。寇四爷只急得双足乱跳。自己病好之后，已经照过一次圆光，隐隐的看见她渡过镇江去，以后的影子就乱了。心中急着要去寻她，争奈四娘的病不肯好。足足淹缠了一个多月，方才可以挣扎起床。又将息了几天，四爷性急，便雇了车，动身回南。在路走了五天，才到了王家营，渡过黄河，四爷另外雇了一艘船，直到瓜州镇去。原来他打定了主意，要到镇江寻阿男，恐怕四娘一个人在家，没有照应，因此要送她回娘家去，自己好安心去寻女儿。当下把这番意思对四娘说知，四娘自然无不听从之理。商量定了，便叫船户开船，直渡瓜州。

四爷在船上又和四娘商量，此去到了余家，只说阿男在家看守门户，未曾来得，这是家丑不可外传之故。又切嘱四

娘：“千万不要露出思念女儿的形状。等我往天涯海角，将这浪蹄子寻了回来。”四娘道：“官人所说，我都依得。但不知官人寻着女儿，将她怎生发落？”四爷听说，慢慢的低下头去，默默无言。四娘哭道：“她年纪说大不大……”四爷道：“说小可也不小了。”四娘道：“她这番走了出去，无非是一点痴心。官人，你可怜我一辈子只有她，将来要招个女婿，做个半子之靠的。”四爷不等说完，便冷笑道：“她自己找着了个女婿，便父母都不要了，逃得无影无踪，靠呢！”四娘道：“官人寻着了她时，如果动了粗，叫她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只得……”。说到这里，便哽咽住了。四爷道：“依你寻着了便怎么？”四娘沈吟了一会道：“依我呢，只要知道了她的下落，便由她去了。我料她无非是和秦家二官在一起。他们愿意回来最好，若是不愿意回来，官人只要记住了她的地方，等我也去见见她。”四爷道：“好自在的话！你自疼爱女儿，一向情愿的这么打算，只怕秦家不肯呢！就是秦家肯了，带了他们回来，重新行媒说聘，花烛拜堂，这件事乡众邻里都当新闻说的，不要说她便一辈子受人指摘。我的女儿，何苦叫她如此？四娘道：“不啊，就带了她回来，仍旧许给我侄儿小棠。”四爷只是摇头。四娘道：“不啊，我们不要上瓜州，只回八里铺去。官人在家安息几时，等我出门去寻她。”四爷道：“这个那里使得？”四娘道：“放官人自去，我总不放心。”四爷道：“你总不过怕我难为了那贱人；我寻着她时，便不伤她一毛一发，还你一个人便是。这样，你可放了心？”四娘道：“得了官人

这句话，我方才放心。”夫妻两个商量妥当，那船户便按站前进，不日到了瓜州。夫妻二人，付过船钱，舍舟登陆，径投余家来。

余小棠自从父母亡故之后，便接了他一位寡婶张氏到家，代他料理家政。余小棠的父亲，向来走江南一路，贩卖布匹，他从小就跟着在外头历练。所以他父亲故后，他自己年纪虽轻，却还能承父业。好得走惯的各码头，所有交易店家，他都跟着父亲见过，所以更易为力了。此时是要赶冬令生意，收买了若干货，正打算贩运往南京，恰遇了四爷夫妻到来。小棠见了姑夫、姑娘，自有一番应酬。他那位婶娘张氏，自然也迎出来招呼。老姑嫂们久不见面，格外亲热。张氏便问：“外甥女儿为何不来？”四娘道：“姑娘们年纪大了，出门不甚便当；况且家下也没有人看守，所以没有和她来给舅母请安。”四娘嘴里便这样说，可怜她心中就如同万箭齐攒一般，面色上又不敢露出来。张氏不知就里，还要问长问短；四娘只得勉强应酬。

四爷和小棠谈天，只说有事要到江南走一遭，你姑娘想要回家看你，所以同着来的。小棠道：“如此巧极了，侄儿恰好要贩货到南京去，姑夫请在这里稍停几天，一同上路去。”四爷道：“我有紧要事，只到镇江，不到南京，打算明日一早就走的。”小棠于是款留了一宿，四爷自过江去。先下了客店，然后出来在大街小巷，庵堂寺观，处处物色，那里有个影儿？一连寻了十多天，犹如大海捞针一般，心中不免闷闷。

这天走得乏了。看见路旁一座大茶楼，便走了进去，泡了一碗茶，在那里歇脚。只见远远的坐着一个人，也在那里吃茶，却和一个人在那里谈天。这个人手里拿了一枝笔，指天画地的，不知说些甚么；那个吃茶的人，却是秦绳之。四爷心中不觉忽的一动。但因求亲不遂，心中有点不快，因此不便过去招呼。只见那拿笔的人走开了，慢慢的走了过来，手里还托了个盘儿，原来是个测字的。四爷便招呼他过来，拿了一个纸卷，随口说是问求财。那人看过纸卷，胡说乱道的恭维了几句。四爷指着绳之道："那人叫你测字，问什么？"测字的道："他问的是寻人。"四爷心中又是一动。歇了一歇，便走到绳之那桌子上去招呼。绳之见了四爷，心中也是一动。彼此都是为了小儿女走失了；又因为两个在先有了私情，此时都疑心是相约潜逃的，所以绳之、四爷一见了面，各人都怀着鬼胎。四爷先招呼道："秦相公难得过江来的。"绳之道："正是。因为看个朋友，所以到这里来走走。四爷，你不是到北路上去了的么？为何有空到这边来？"四爷道："不要说起。谁知这两年北路上年成不好，到那边做不出生意来，只得带了家眷们回乡，我又是在家里闷住不惯的，所以到这边来走走。"绳之听了，心中又是一疑。

原来白凤黄夜跟阿男走了之后，次日彩章、彩华两个查见，没了主意，飞奔报与仁舫，一面专人到八里铺去报信。绳之夫妻得信，犹如青天下了个霹雳一般。绳之便渡过江来，和仁舫商量寻访之法。绳之娘子在家，急得如同热锅上

蚂蚁一般，烧了家[illegible]香，又去拜叩天地，什么都天庙、土地祠，处处都去问到。可怜她妇道人家，除此之外，再无别样见识。然而所为的不过一个侄儿，并非自己所生儿女，诚恳到如此，这个妇人，已是十分难得的了。到了今日女子社会中，只怕要照样寻半个也难呢！

闲话少提。且说绳之娘子除了烧香求神之外，便天天打发人过江去取信。绳之过江见了仁舫，查看了形迹，也是无法可施，抑且莫明其妙。寻访了几天，总是渺无下落。绳之心中已是有几分疑到是和阿男同遁的，只是对仁舫不便说出来。只得出了招帖，定了赏格，各处大街小巷去张贴起来，说是送到者谢钱多少，送信因而寻获者谢钱多少。大家看了，徒然垂涎他那笔赏钱，那里去寻他的踪迹？这赏帖在外贴了一两个月，被风雨剥蚀的也有，被别人招帖盖没的也有，久矣乎冷淡下来了。所以寇四爷到了镇江，没有看见那招帖。

当下绳之听了他家眷已回八里铺的话，心中又是一疑。暗想：若是他家女儿好好的在家里，这就是我错疑他人了。因顺口问道："四娘、千金都好？"四爷道："托庇都好。"说话时，四爷[illegible][illegible]了两角酒，一盘餚，请绳之吃酒。原来扬镇的风气，茶[illegible]、酒饭合而为一的，所以如此便当。饮酒当中，绳之不觉露出白凤走失的话。四爷问了走失的日子，心中越发料定系自家女儿所为，却又不便说出。因故意问道："不知二官平日可曾结交过匪人？论理这楼窗上跳下来，毫无声息，是不容易的事。这一、两个月之内，可有点信息

么？”绳之道：“就同泥牛入海一般，永无消息。”四爷道：“不是我夸口，若是早遇了我，此时早已找着了。”绳之道：“如此，敢就费四爷的心。”四爷道：“我并不能分身代你们去寻人，我只能代你们查一查他踪迹所在。”绳之大喜道：“如此还是费心。但不知怎生查法？”四爷道：“只要领我到他发脚逃走的所在，我自有法子查见。”绳之大喜。又喝了两角酒，便抢着惠了茶酒账，一同到仁大布店。

彩章、彩华兄弟接着，和四爷通过姓名，绳之说明来意，彩华兄弟也自欢喜。即亲自领了四爷到白凤当日的卧房里。四爷叫拿一碗水来，他对着那碗水，不知弄点甚么玄虚，闭着两个眼睛，鬼混了一阵，忽然低下头来，张开眼睛，尽着对那碗水里去看。诸公！须知道就是他们白连教里法术之一。他这一看，已把白凤，阿男两个逃走情形，看得清清楚楚了。心中又是恼，又是恨，到了此时，方才豁然明白，这件事只有自家女儿不好，与别人毫不相干。看罢了，不觉叹了一口气道：“人是到杭州去了。”彩华兄弟急问道：“不知人可平安？”四爷道：“平安得很。你们赶紧打发人去寻他罢，大约是住在西湖边上。”说罢，又对绳之道：“我们借一步说话。”

绳之便和四爷出去，找了一个酒馆坐下。四爷道：“我们累世乡邻，一向和睦，今年无端两家小孩子弄出那回事来。起先我还以为大家都有点不好，所以我还有点恼你令侄。今天我圆光看去，这回令侄走失，都是我家那贱人，偷了我马匹，从沂州逃到这里，半夜拐走你令侄的。我在布店里不

便说这个话，所以约了你出来，请你赶紧收拾行李，我们一同到杭州去。”绳之沈吟道：“这个……。”说了这两个字，底下便说不出话来。四爷道：“秦相公，你不必多心。我们走江湖的人，最是爽直。当初的时候，我以为这些事情，总是男的勾引女的，所以我很恼你家二官，简直要杀了他出这口气。此刻明白了是我家的贱人不是，那里还有存别样心之理？这一去寻着了，我们各带各的人回家，照旧是乡邻相好。”绳之见他说得爽直，便应允了。问道：“不知四爷打算几时走？四爷道：“我要走马上就可以走得，好在我一件行李也不带。”绳之大喜，便约定了次日动身。到了次日，取了行李，别过仁舫父子，会了四爷，向杭州而去。他两个在路上并没有乌孙汗血马，更没有甚么神骏符，不是一天可以走得到的，我且暂时把他按下。

且提一提那一对痴儿女，在西湖边上住下，说不尽的你恩我爱，竟是一对夫妻。有时联袂游山，有时同舟泛水，无拘无束，甚是优游。争奈阿男带来的银钱无多，看看已将用罄，白凤便日夕心焦。阿男道：“你且不必忧心，等到真是没有钱用时，只要我出去一遭，一、二百吊钱，马上捞得回来的。”白凤道：“说是这样说，但是我们总要想个长久之计才好。”阿男沈吟道：“这也说得是。既如此，你到外面去买几匹白布，再买一面小铜锣来，等我做个作用弄点本钱，再想法子做个小小生意。我们所望不多，只要够我两口子用的就是了。”白凤道：“是甚么作用？”阿男笑道：“你且莫问，先去买了布来。”白凤依言，到城里去买了几匹粗白

布和一面小铜锣。阿男又到人家竹园子里去，化了几文，砍了几根竹子回来，都截作一尺多长。又把买来的布，一匹匹的接缝起来。又札了一个美人风筝。夫妻两个忙了一天。

到了明日午饭过后，把各样东西，收拾了一担，白凤挑了，锁好了门户，两个人一同进城。找了一片空场，把那短竹枝插在四面，拿白布来围了一个场子。阿男拿起小锣敲起来。杭州是个繁华所在，又是省会地方，阿男又生得姿容出众，十分妖娆，不一会，便引得人山人海般围着场子观看。

阿男敲着铜锣,唱了一支道情,对众人说道："我们走江湖的，路过贵境，缺少盘缠，要向列位奉借。但是没有空手向人讨钱之理，幸得生平学就了一门戏法，敢向列位搬演一番。这也是出门人无可如何的举动，有甚不周到的地方，还望列位见谅。”说着把铜锣交给白凤，白凤也学着敲起来。阿男取一碗水，拿在手里，又对众人说道："戏法便有多般，不知那一种才合列位的眼？我想这一片空地，白白放在这里可借，不如盖一座房子在上头，岂不是好？待我姑且试一试，如果盖不起来，列位不要见笑。”说罢，呷了一口水，鼓着气，向四面一喷，周围看的人，觉得好像飞砂迷目一般，一个个都拿双手去揉眼睛。及至开了眼时，忽见场中现了一座房子，红墙绿瓦，四面千门万户，金碧辉煌。阿男道："惭愧，一时水木匠呼应不灵，没奈何向洞庭君处借了这座凝碧宫来，给列位醒一醒目。”说罢，拉了白凤一同到房子里去，进了这个门，却出那个门；出了那个门，却又进了这个门；四面穿插一番，方才出来。

看的人已是齐声喝采。阿男又对众人道："这般一座凝碧宫，没个人住在里头，岂不荒废了？没奈何神仙洞府，必要神仙居住，我们凡人却住不得，且待我请几位仙姬下来，住在里面，给列位看看。"说罢向白凤道："我要在这里看守房子，不能分身，你代我上天去请几位仙女下来。"白凤道："又没个梯子，叫我怎样上去？"阿男道："呸！没用的东西！我天天上去三五回，何尝用过梯子来？你不去也罢，我自有伙计去。"说罢，取过那美人风筝来，对着风筝说道："伙计啊，我轻易不敢烦你，因为我家汉子没用，不敢上天，所以烦你到天上走一遭。不论是何仙女，请她几位下来。"说罢，提起线来，迎风一放，那风筝便滔滔上去，越上越高，越高越小，不一会，只看见像一个黑点儿了，阿男便把放出去的线收起来，越收越下，越下越大，慢慢的看得出是个美人风筝了。却有一般奇怪，放上去的只有一个美人风筝，此时看上去，好像有七、八个之多。阿男再收一回线，越发看得清楚了。只见七、八个美人，犹如活动的一般，大有顾盼转动之势。阿男却停住了手道："仙女是已经请到了。望列位高抬贵手，赐借几文盘缠，好待我索性请了下来。列位也开开眼界，见见仙人，"说话未完，那四面的人，都一齐把钱往场上掼去。

阿男是走掼江湖，弄掼此事的人，一看地下的钱，便有了数，意思嫌少。因把线头交给白凤拿着，自已取了一碗水，拿在手里，对众人道："我们夫妻两个，路过贵境，求借盘缠，断没有争多较少之理，但是承赐的似乎还不够用。

此刻我想了个商量之法，这一座凝碧宫，想来诸位都想进去瞻仰瞻仰。我定一个价钱，愿到里面去看看的，每位收钱一百文。在我这碗水里洗过眼睛，进去逛一趟。但是我还有一句话，预先表明：我这个明明是法术，如果不给钱，不洗眼，擅自进去的，碰破了头，磕伤了脸，却不要怪我。”说罢了，一时出钱洗眼进去的人，不计其数。乱了一大会工夫，方才停住。阿男放下水碗，把风筝收下来。说也奇怪，放上去时，明明一个美人风筝，到收下来时，忽然变做了七个美人，每人手里都拿着一种乐器，有拿箫的，有拿笙的，也有拿了不曾见过不知是甚么东西的。阿男一一和她们见礼。这七个美人便笙箫齐奏起来。一面奏乐，一面步到那房子里去，在那千门万户中，左穿右插，犹如蛱蝶穿花一般，好不热闹。

阿男在这个当口，又向四面求了一回赏，一面和白凤收拾地下钱文。众人正定睛看得出神时，忽见房子里透出一缕浓烟，内中隐隐看见点火光，一霎时那烟越出越多，散将开来，恰好又起了一阵旋风，把那浓烟吹得布散四面，围看的人，一个个不觉都眼泪鼻涕齐来，拿双手乱揉。及至耳边听得一声小铜锣敲响，众人举眼看时，早已天清地朗，那房子、美人、浓烟一齐不见了，仍剩下一片空场。白凤、阿男早收拾好钱文，向众人道谢，看的人就一哄而散了。

他夫妻两个收拾回去，点一点所得的钱，约有四、五十吊。白凤说道：“有了这个，又可以过几时了。”阿男道：“本来我就叫你不要担心，总可设法过几时的。但你昨天说

过，要做个长久之计。我打算再出去顽几天，多弄几吊钱做本，我们做个小小生意，才可以长久呢！”白凤道：“这个也是一法。就怕顽得多了，没人看了；就是有人看，他也不肯多给钱了。”阿男道：“我换着样儿去顽，怕他不看？他不给钱，我有向他要的法子。”白凤道：“正是。我要问你，方才那些人到房子里去的，不知他们都看了些什么？”阿男道：“这个我那里知道？戏法本是随心幻化的。他是个富贵人，就看见金碧辉煌；是个高雅人，便看见琴书字画。我变把戏，只能变个外场，至于里面，是各人的心自己去造的，我怎样知道他们见的是什么呢？”白凤道：“照今天的情形，一年只要出去玩几趟，我们就尽彀用了。”阿男道：“其实这个抛头露面的，我也不愿意出去。你既然立定主意，要图一个长久之计，我只要一连出去几天，弄个做生意的本钱出来，以后我就永不出去了。”当夜夫妻两个商量商量，欢欢喜喜的，一宿无话。

到了次日午后，他两个又收拾停当，仍然进城，到了昨天那个场子上去，照旧设了布围，阿男又敲起小铜锣。他昨天的把戏，人家多有看过的，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大家都知道她的戏法好。所以今天她的布围方才围好，早已哄动了排山倒海般人，围住了场子了。

阿男方才敲动铜锣，还不曾开口说话，忽见人丛中跑出一个轩昂大汉，分开众人，跳入场里，劈面把阿男打了两个嘴巴，一把扭住头发，捉了就走。白凤吃了一惊，定睛再看时那大汉不是别人，正是寇四爷。吓得魂不附体，连场上的

东西都顾不得，向人丛中一钻，便逃走去了。正是：

意外悲欢增怅惘，个中消息掌盈虚。

要知他二人从此拆散之后，还能复合否？且待小子闲了，再来开说。

第七回　甘舐犊千金嫁阿男
赋关雎百辆迎淑女

私语喁喁计久长，晓来犹带口脂香。
可怜忽地遭摧折，人各天涯又洞房。
离合悲欢事有无，是圆是缺半模糊；
一般处境浑难辨，若个成双若个孤。

当下寇四爷捉了阿男，不由得阿男不跟着走。起先还揪着头发，走了一箭之路下来，四爷放了手，阿男也只得亦步亦趋的了。只可恨那一班跟在后头追着观看的，也不知干他甚事，要他远远跟随。四爷没法，打发他们走开，心中十分急躁。虽然他跟他的，我走我的，各不相干，然而自己是个外路人，带了个女子同走，万一惊动了地方，前来问两句话，就未免繁琐了。心中正自烦闷，忽见路旁一间茶馆，便带了阿男进去，拣个座位坐下，泡了一碗茶。四爷勉强敛了怒容，默默坐着。

只可怜阿男心中千回万转，心事犹如一团乱丝一般，不知从何处想起的好。忽然想着：我虽被父亲捉到这里，幸得昨天弄了几十吊钱，他拿了这个，也可过活几时。不然，拿

来做盘费回八里铺去，也绰绰有余的了。忽然又想着：他向来最胆小，我父亲凶神恶煞般跑来捉我，不知他吓得怎样了？万一吓病了，没个人服侍，这便怎生是好？想到这里，不觉一阵心伤，暗暗落泪。忽又想到：父亲捉我回去，不知把我如何处置？索性因为我做了丑事，把我杀了、剐了呢，倒也安心静意，死到九泉之下，去等他做来世的夫妻。但是依了我母亲的主意，无非又是要我嫁什么表兄余小棠。我若依了母亲，嫁了姓余的，将来却怎样对他？若是不依母亲，除死之外，别无他法。心中左右盘算，只有寻死一路最为高着。心中默默寻思了一大会。

此时外头跟着看的人，见他父女两个坐着不动，便渐渐的散了。四爷见众人散去，便惠了茶钱，带了阿男，到河边上叫了一只船，到镇江去。阿男在路上，一心只要投水寻死，所以虽然无心观玩景致，却也终日推开篷窗，倚舷闲眺。问她心事呢，她实在是要乘隙投水。无奈一路行来，却是内河小水，生怕跳了下去淹不死，被人救起来，反觉没有意思。四爷呢，此时已看得这个女儿是与我不相干的了，不过她母亲一定要她回去，我便送她回去，以了我事罢了。父女两个，各怀一种心思，所以一路上并没有事。

晓行夜宿，到了镇江，换了渡船，渡过江去，到了瓜州。四爷先到码头上雇定了船只，把阿男安顿在船上，便单身到余家去接四娘。只说女儿在家，思念得很，我叫了来回船只来接，逼着马上要走。四娘虽未知已经寻着了女儿，却情知是为了女儿的事，在这里不便说话，即便起身辞行。此

时余小棠贩布未回，张氏挽留不住，只得放他夫妻去了。四爷带了四娘，直到了码头。船户搭了扶手，四娘到得船上时，阿男看见是母亲，早不觉抢步过来，双膝跪了，抱着四娘的大腿，放声大哭。四娘反吃了一惊。及至定睛一看，知是阿男，也不觉嚎啕大哭起来。

四爷走进舱里，连连顿足，厉声说道："你们家里死了谁？在这里乱哭！"这一声恶吼，把他母女两个吓得登时止住了哭，面面相觑。四爷恶狠狠的坐下，便叫开船。阿男捏手捏脚的退到里舱去。四娘坐了一会，彼此都没有话说，也便退归后舱。只见阿男拿着手巾揩着眼睛，在那里掩泣呢。四娘忙摇摇手，叫她不要哭，一面挨身坐下，握了她的手，肩挨肩的坐了一回，低低的问道："我儿，你一向在那里？"阿男见问，又复呜呜咽咽的哭起来。四娘又百般的把她温存了一会，方才止住了哭。在船上倒底说话不便，四娘也就不再多问。此时船上，寇四爷是怒容满面，鼓着双腮；四娘是愁眉不展，默默无言；阿男是抽抽咽咽，未曾住哭。好在瓜州镇到八里铺，只有十里水程，不上半天就到了。便舍舟登陆，径回家中。

阿男此番大有无面回江东的景象，一路上只低了头，急步而行。回到家中，也羞见那些男女伙计。一径回到自己房里，也不管什么蛛网尘封，便向床上一倒。四娘叫人打扫内外时，方才把她叫起来，代她抖干净了衣服。阿男只是低着头，任人播弄，犹如新嫁娘一般。女伴人等，都莫名其妙。

诸公，这就是孟夫子说的："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又是俗语说的："做贼心虚。"讲到当日实情，阿男是从山东地面逃走出来的；她父母是从山东一径走到瓜州，方才住脚，并没有回到八里铺；并且在余家也瞒起这件事情的。这么说来，除了她父母之外，竟是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她逃走这件事的。然而，在她自己，却以为做了这等事，羞得再见人，并且觉得是人人都知道我逃走的一般，所以见了个人影儿，便是惭惶万分。这就是一良未泯的凭据。若是丧尽天良的人，他岂但不知羞耻，只怕还要当众宣布他父母的野蛮专制，不容他自由结婚呢！

闲话少提。且说阿男自从回到家中，终日躲在房里，不梳不洗，不茶不饭，恼得寇四爷屡次要杀她。在阿男，本来也屡次要自寻短见，无奈念着母亲养育之恩，又不知白凤的下落，因此迁延，未曾决计。既然她父亲要杀他，却也情愿延颈就戮的。却是四娘拼命的护住，夫妻两个便反目起来。从此之后，便闹得朝啼暮哭，内外不宁。如此又闹过了年，方才略略宁静。阿男却又病倒了。原来阿男和白凤，情丝未断，若是终日吵吵闹闹，这吵闹就分了她那思忆的心，倒也好过；此刻吵闹得厌了，不再吵闹了，却是一个个都还是带着气，抿着嘴，鼓着腮的，默默无言。她是有心思的人，听了四面没有人声，正好尽他去思忆，因此就易成病了。四娘因为他赌气，不茶不饭的惯了，这回她病得不茶不饭，倒也大意了几天，以为她仍是赌气。及至看见她潮热上来，才知道是病；那阿男的病，可就越深了。

原来她起先觉得心中烦闷，不想吃饭，四娘叫了她一遍，

不吃就算了。谁知道一来，撩动了她无限心思：她想起在杭州时，有一天和白凤赌一口小小的气，开出饭来，不肯去吃，那白凤拿了饭碗，捱到床前，百般的哀求，要她息怒，是她故意装娇不理，白凤急得眼泪也淌了下来。此时我有病不吃饭，便是生我下来，养我长大的母亲，也不过叫一声，不吃就算了，算来知疼知痒，贴心贴肝的人，只有她一个。但不知在杭州失散之后，他到那里去了？可曾回家？或者回到镇江店里？怎的不给我一个信？忽又想到：头一天虽然挣了几十吊钱，尽够他回家的盘缠，但不知他的心意如何？可要为了这件事，惧怕他叔叔，不敢回家，逃到别处去了。他虽是个男子，却在外面没有十分历练；不要带了几十吊钱，反倒上了人家的当，那时候弄得欲归不得，就怎生是好呢？想到这里，便觉得心里好象滚油煎一般。忽又想起：我自回家之后，才步不出大门，外面事情一点也不知道，何不叫人去他家打听打听呢？

想罢，叫了一个贴心的女伴来，吩咐她设法到秦家，打听白凤有回家没有。那女伴道："他家二官么？那不消打听得，没有回来呢！说是在镇江走失了。这里得了信，他家二相公就到镇江去了，听到年下才回来。过了年没几天，又出去了，大约还是去找他呢！"阿男听了他这一番话，未免又添了许多疑虑；添了疑虑，便是添了忧郁，从此病势便加重了，

请了医生来诊脉下药，总是不见功效。四娘便和四爷商量说："阿男这孩子，近来两年总是三灾两难，从去年起，便没有好好的过日子。说起来呢，你总怪他跨错了脚步；其

实，这些事情，我看小孩子们多半是不免的。不过家丑不可外扬，自己家里瞒着，外人就不得而知罢了。前回的事，是被官人乱叫乱嚷，甚么要杀秦二官，方才传扬了出去。不信，你看这回，我们从沂州下来，在家门口经过，到了镇江、杭州，找了孩子回来，有谁知道？何况我两个大半世人，只有这点点骨血，在天理人情上说去，没有不要她好的道理。依我看来，她这个病，一半是官人恼了她，她见了官人就害怕，吓出来的。”四爷冷笑道：“你的女儿胆小呢！三四天功夫，从山东跑到浙江去，半路上还拐了个汉子。我这一恼，她就要赫病了呢！”四娘道：“唉！不是这么说。从小儿，我两个都拿她当掌上明珠般看待的，她就是走错了一步半步，也只望做爹娘的疼爱她，原谅她；谁知你翻过脸来大改了平常的样子，终日睁眉怒目。自从她回来了之后，你从没有和她答过一句话，就是她早起来来叫你一句，你也从没有好好的答应过一声。她是个娇生惯养出身的，忽然处了这个境地，他就不是吓病的，也是气病的了。”四爷又冷笑道：“哼哼！我气死了她，只怕要算忤逆呢！”四娘道：“不是这么说。官人，事情已经离了年了，你平一平这口气，我们做个商量，凭她怎么不好，总是自己的骨肉儿女。今天就是你把她撵走了，她在外头做些不相干的事情，人家说起来，总说是寇某人的女儿。”四爷道：“依你便怎样？”四娘道：“做父母的，有甚怎样，不过总要完了她的终身大事。”四爷道：“你还在这里做梦呢！人家秦二官到此刻也还不知去向。这件事，我还自怪鲁莽，只顾得自己扭捉那贱人，不曾先叫绳之出

去见了二官，害得他不知下落。我还要出去帮他寻访呢。你便想完了他终身大事，只怕就是寻着了，人家也不要这种贱人；就是人家要了，我也没有脸面拿这种贱货给人家，叫人家一辈子指摘说：这个是寇某人的女儿。”四娘道：“我不是一定要指着秦家。但得好好儿的有个人家，把她嫁了，就定了我的心事，”四爷道：“罢了，谁要这种好货？早晚再把她带到山东路上，不然，到江南那旁去，几吊钱把她卖了就完了。四娘怒道：“官人！你早不是疯了？自己女儿肯拿来这等糟蹋！女儿我也有一分的，你肯卖，我却不肯卖。”四爷道：“你要争你这一分，我却肯让了你那一分。我不要了，你把她拿去，凭你嫁给甚么王孙公子，我总不来沾你一点儿光。我也不管一丝儿事，由你去干罢了。

四娘见说不下来，也就不再多说，只提起精神，一心去调理女儿的病。却说阿男这回的病，好生奇怪，经四娘的延医服药，拜佛求神，乱七八糟的搅了一阵，居然慢慢的好了。却有一层，她那举止也慢慢的失了常度了，她的说话也慢慢的前言不对后语了。四娘心中十分着急。有个医生说她是心境的毛病，和她多散散心，还许就好，若单靠药石，是治不好的。四娘听了，十分心焦，便终日逗她顽笑。她有时清楚的时候，倒还懂得安慰四娘，说是：“母亲放心，我不过一时神思昏乱，并没有甚么大病，只要静养几天就好了。”有时她糊涂起来，叫她吃饭，她便吃个不住，并不知饱；一天不叫来吃，她也不知饿。叫她行就行，叫她住就住，犹如木偶人一般。

四娘见了这种情形，便没了主意，和四爷商量，四爷理

也不理，叫他去看一看也不肯。有几家邻近人家，都来看病，看了这个情形，也无非面面相觑，说不出个道理。四娘无可如何，想起瓜州是个大镇，或者有个好医生，打算带了女儿回娘家去，就近延医调治，不免又向四爷商量。四爷道："我说过不理的，你要怎样便怎样就是了。"四娘听了，没好气，回到房里，收拾过自己几件细软，叫人去雇了船，带了一个女伴，领了阿男，一径下船到瓜州镇去。阿男到了船上，四娘逗着她看岸上景致，倒也觉得清爽些。

到了瓜州，先打发女伴到余家去通知。张氏听说，便也打发了自己的一个女伴，同到船上去迎接。余小棠此时正好在家，便忙叫人打扫出一间房屋，预备姑娘、表妹同住。不一会，四娘领了阿男，两个女伴押了行李来了。张氏、小棠一齐迎接出来，彼此相见行礼。小棠留心看阿男，只见她出落得格外丰富，真是眼波流媚，眉山锁情，但是举动之中，不似从前活泼，倒反现了一种端庄态度。彼此相见已毕，四娘叙过一番寒暄之后，便表明来意。小棠道："表妹有病，早就应该到这边来就医了。这里是南北通衢，莫说是本镇世医，就是南来北去过往的医生也不少。稍停住下来，等我去打听一个名医，包管一医就好。但是，我看表妹的面色，不像是有病的，倒像比从前胖了好些。"张氏接着道："你小孩子家懂得甚么？大凡病人，有病容的倒不紧，那没有病容的，倒要小心呢！"当下大家谈了一回阿男的病情，叙了一番别后的契阔，四娘便去督率着开了行李，从此安心在娘家代女儿治病。

争奈她这个病，好两天，坏两天，总没有收功之一日。请

一个医生来看两天，吃两服药，觉得好点，再看下去，就不灵了。换一个医生，亦复如此。四娘不免心焦，闲中便和张氏商量。张氏道："我看你家姑娘的病，莫非是有甚不遂心的事，郁出来的？否则就怕是喜信发作了。姑太太何不替她提一提亲事，冲个喜，或者就好了也未可知。"四娘道："正是。我也想到这一着。我生平只有这个妮子，打算招个女婿，做半子之靠，一向有心小棠。嫂嫂，你看这个亲做得做不得？"张氏道："我们都是一家人，姑太太愿意了，有甚做不得的？不过还要和姑老爷商量。"四娘道："虽然如此，也要小棠自己情愿才好，就请嫂嫂试探他一试探。"张氏道："他有甚不情愿，况且我们也做得动他的主。"四娘道："话虽如此，这是他终身大事，首先要尽他情愿了才好。我们硬作主下来，万一将来小两口子有甚不对之处，还要埋怨我们呢！"张氏依言，当日觑个空儿，便和小棠说知。

小棠见他表妹生得那一副花容月貌，早就有心，不过自己难为情开口，如今他姑娘反先说上来，如何不乐从？自然一口应允了。当下张氏回复四娘。彼此都是至亲，一切都没有甚么争论。小棠一面央族长出来主婚，一面央一位现成媒人。四娘把阿男托了张氏照管，一面叫船回八里铺去和四爷商量。谁知四爷仍是一概不理，说是："我并没有这么个女儿。"四娘见他这么斩丁截铁，便也恼了，自回房里，把自己生平的体己，尽情装了两大口箱子，拿去做阿男的妆奁，仍坐原船回到瓜州。只推说四爷被山东一位营官请了去做教

师，一时不得回来。一面拿出银钱，托人置办妆奁，一面张罗传红行聘。

四娘意思，要另外租一所房子做事，倒是张氏殷勤留住，说："这个本来是亲上做亲，彼此有甚客气？况且甥女有病在身，你搬了出去，诸事都没人照应。我们家里房子左右多着，南面院子里的三间，一向都是空着，堆点柴草，明天叫人收拾出来，姑太太就住到那边去。传红行聘，就从这边送到那边。就是成亲那天，也就和养媳妇拜堂一般。我们一个大门里做事，岂不热闹？况且甥女身上不爽，有你这老母亲在这里，照应也便当。虽说是搬了出去，仍然要搬回来，然而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四娘听了，自然乐从。

因为急于要和阿男冲喜，日子定得极近。传过红没几天就行聘，行了聘没几天就拜堂，是接紧来的。四娘拿自己的体己，巴巴结结的办了一份妆奁，足足值到千把银子。到吉期的头一天，先送了过去，适值阿男的病又发作了，向四娘问道："母亲，你这几天忙甚么？"四娘道："我儿，明日是你的大喜，和你表哥成亲了，怎么你还不知道？阿男道："那个表哥？"四娘道："小棠表哥。"阿男道："我不嫁他，我有我的白凤哥哥。"四娘忙把手掩了她的嘴道："我儿，休得胡说。"阿男道："并不胡说，我是要嫁白凤哥哥的。"四娘没法，附着了她的耳朵，悄悄说道："我知道你惦记着白凤哥哥，可奈他此刻不在这里，你还是先嫁了小棠表哥再说。"阿男道："白凤哥哥来了，我仍是要嫁他的。"四娘无奈，只得对她点点头。阿男便倒到床上去哭。

四娘心中十分忧闷。幸喜到了次日行礼时，她却呆得犹如木偶一般，任凭人家拿她怎么拨弄。一切道喜的乡邻、亲戚，朋友，见了新娘，没有一个不交口称赞；看了她那举止，也都道是新娘怯羞的常态。张氏恐怕四娘寂寞，预先行了个变通办理的法子，这天拜过堂之后，马上就会亲，好等四娘也在这边来热闹，因此便连回门礼也在当日做事。

说也奇怪，阿男自从做亲之后，那一种似呆非呆的病，就慢慢好了，但是又时时露出那一种愁眉苦目的样子来了。小棠那里知道她的心事，只当她有甚不满意之处，百般的设法去温存她。阿男终是不言不笑，倒变了个庄重女子。四娘等她成其好事之后，又过了两个月，见她日子过得倒还安乐，虽然常常带着心事，却还不至于生出病来，小棠待她又十分和气，张氏更不消说，见了侄媳妇，犹如待生客一般，非常客气，便十分放心，回八里铺去了。

且说余家的房子，正与大码头逼近，小棠自己住的是三间楼房，没事时，倚阑闲眺，所望见之处，正是由江入河，由河入江的所在，是个往来要道，终日帆樯不断，橹桨如织。阿男没事时，便终日在那里闲望。自从四娘去后，更觉无聊，虽有小棠相待得十分和顺，争奈不是自己意中人，任他百般委婉，只觉得他走近前来啼笑皆厌，面目都非。这一天，正和小棠赌了一口小气，独自个登楼散闷，忽见码头上一艘江船，载着一乘花轿，泊近码头，鼓乐喧闹的把花轿抬过一艘河船上去。仔细看他那迎亲的灯笼，是姓秦的，送亲的灯笼，是姓何的。陡然想起来：莫非是秦白凤娶何彩鸾

了？可恨我进了这个牢门，外头的事一点不知道。看了这两姓灯笼，一定是白凤负心，又去和别姓成亲了。忽又转念，这个不能怪他，他也和我一般，不由自己做主的。但不知他娶了新人之后，也和我一般，对了新的不忘旧的不是？倘使他也是这样存心，我将来便赴汤蹈火，也要图个天长地久的。

诸公！你道这娶亲的是谁？原来正是秦白凤。白凤当日在杭州时，陡然见了寇四爷捉去阿男，他在家时，是听见四爷要杀他，才避到镇江去的。此时忽然遇着了，自己又和他女儿在一堆，如何不吓？只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洲"，犹如刀已在颈一般，连忙摔下了那面小铜锣，向人从中只一钻。其时四面围看的人，也同吃了一惊，正不知寇四爷是何等样人，一个个都连忙向后一退，只这一挤，把个白凤挤得昏天黑地，也不知走到了甚么地方。看看挤的人散了，四爷的影儿也看不见了，喘定了一会，也不知是何原故，四爷是从那里跑来的，此刻捉了她又到那里去，自己此刻又不知向何处投奔是好。摸摸身边，只带了一百多文和钱把银子。胡乱想了一会，总不得个主意，又不敢回家。他家中还有草草的一份家私，与及昨天挣下的几十吊钱，后院里还有养着一匹久没骑坐的乌孙血汗黄骠马。这些东西，不知后来便宜了甚么人？白凤、阿男两个，既然舍得把它丢下来，我这说书的就犯不着代他去寻觅了，所以以下书中也没有交待的了。诸公记着！这是我已经声明在此，不要说是我的漏洞。

闲话少提。且说秦白凤犹如逃兵荒一般逃了出来，不敢

回去，在路旁呆呆的坐了一会，思量今番如何是好。左打算，右打算，总免不得先回镇江，再作道理。但是身边所带的钱，是万万不够盘缠的，就是徒步行去，沿路上也要吃饭的饭钱。然而除了回镇江之外，实在是无路可走，无家可奔，又断无裹足不前，流落在这里杭州的道理。他心中如此千回百转，总是没有主张，不觉站起来信步行去，顺便问了到苏州大路的方向，便出了城门，顺着大路前进，一路走到日落西山。

这一天，他又慌，又急，又愁，竟不知肚中饥饿，连晚饭也不曾吃。看看天色黑将下来，恰好路旁一间庙宇，他就蹲在廊下寄宿。这一夜何曾睡得着？想起寇四爷捉了阿男去，正不知拿她怎样难为，她是个娇嫩不过的女子，四爷那种粗笨手脚，倘使一时性起，动起粗来，便一下已经受不住，不知要狼狈到什么样子了。想到这里，恨不得插翅飞去，代她受点折磨。转念又想到：数月以来，我两个何等温存，何等亲爱，此刻凭空的把我两个拆散了，又不知她思念我怎生难过？想到昨天晚上，因为白天里赚了几十吊钱，夫妻两个何等欢喜，有说有笑。今天晚上，便折翼分飞，在这里受这等苦楚。忽又回想：我虽然在这里受苦，却还好过，她此时如果被四爷责打，还要受痛楚呢。思前想后，又想到将来回去，何以见丈人？何以见叔父？想到这一层，更是如芒在背一般。不觉一阵阵的面红耳热，不住的自己拿手来打自己的嘴巴，深悔自己从前走了出来。如此过了大半夜，方才觉得有点饥饿，慢慢的便饥肠雷鸣起来。大凡一个人，越是

饥渴，越是睡不着，何况他又多了思念情人，羞见父老的两桩大心事？如何还想合得拢眼。眼巴巴的望到五更左右，觉得以后见人处处都难为情，不如寻个自尽，死了的乾净。起了这个主意，便自站了起来，把自己身上的腰带解下，在星光之下，四面一望，恰好这出廊外面，有一道栅栏，便把带子抛起，挂在栅栏上面，在底下打了个圈儿，踮起了脚，轻轻的把颈脖子套了，把手一松，便吊了起来。

嗳呀！照这么说，那秦白凤就此要死了？不知不然，他上吊时，不曾用了垫脚的家伙，所以虽然吊了上去，却还不曾悬空，他那脚尖儿还有一点点着地，所以他白白受了一个更次的辛苦，却死他不了。天色黎明时候，那庙中一个和尚出来解手，看见栅栏旁边笔直的站了个人，吃了一惊。走近一看，是吊着的，更是惊慌。连忙翻身入内，叫醒了一个伙伴，一同出来解救。烧了姜汤开水灌下去，白凤慢慢的醒了。

和尚便问他姓甚名谁？为何寻死？白凤不肯说知真姓名，只有含糊答应，说流落在此地，不能回家乡，所以寻此短见。和尚便道："呆人！这也值得一死么？好歹寻点小事业做做，积聚几文，就好回去了。"白凤道："我在此地没有一个认得的人，叫我做甚么事业？"和尚道："一个人只怕没有本事，有了本事，那里寻不出事业来？但不知你会做些甚么？"白凤道："我一些本事也没有。不过叫我放牛、播种，田上的工夫是会的，其余不过是会写几个字。"和尚道："会写字就好了。城里有个王乡绅的老太太，立愿要写

一藏《金刚经》，布施各寺院。天亮了，你写一张字样来，我代你送去看，如果看对了，你便代她写几部经。得了她的笔资，除吃饭外，还可以积攒几文，慢慢的就有了回家的盘缠了。”白凤称谢不迭。和尚道：“我们出家人慈悲为本，这个不算什么。”说罢，便让白凤到里面坐下。

等到天亮，白凤写了一张字样。和尚吃过早粥，让白凤也吃了一碗，便代他拿了字样进城而去。过了一会，喜孜孜的拿了一束白纸来道：“恭喜！看对了，就请写罢。白凤自是欢喜，谢了又谢。暂时借了和尚笔墨，写将起来。此后便附在这庙里吃饭，并向和尚借了庙中一席之地，作为安歇之处。和尚念他是个异乡流落人，便不和他计论房租。白凤因为恐怕回镇江难见丈人，回家乡难见叔父，便一心在这里写经。勾留了好几个月，直等到过了年，春去夏来，才得他叔父绳之寻到，带他回家去，和何彩鸾成亲。正是：

鸾凤和鸣成比翼，螽斯衍庆卜他年。

未知白凤成亲以后，又有何事，且待小子闲了，再来说开。

第八回　何彩鸾含冤依老衲
秦白凤逐利作行商

红绳偏绾恶姻缘，天外飞来不白冤。

稽首慈云且韬晦，剖明心迹待他年。

犁云锄雨事田畴，终岁勤劳不少休。

闻说商人多暇豫，且从抱布觅蝇头。

原来当日秦绳之和寇四爷两个，访到杭州，下了客店，便天天在外头寻访。你想喏大一个省会地方，要访两个人，从何访起？虽说寇四爷圆光时，仿佛见他们在西湖边上，但是湖边居民也不少，势难挨家去问。无非是在茶坊酒肆，各处去打听，随时随地，留心体察罢了。如此访了有一个多月，仍是绝无影响。绳之有点不耐烦，并且有点疑心寇四爷的圆光靠不住了。

这一天，又跟着四爷在茶馆闲坐，正打主意要和四爷商量，先行回去。忽然看见一个人匆匆走进来，向隔座一个老者拱手招呼道:“有劳久候了。”老者道：“为何此刻才来？我等得不耐烦，正打算要走呢！”那人道：“不然早来了，半路上遇了一个变把戏的，看了他半天，所以耽搁到此刻。”

老者道："甚么把戏？也值得一看？"那人道："奇怪！这把戏从来没有见过的。江湖上变把戏的人尽多，都不过是变两碗水，或者变点食物出来，无非是遮遮掩掩的手法。今天是一个很标致的女子，平白地在一个空场上变了一所千门万户的房子来，并且可以任人进去看的。我有点不信，也进去看一遍，那内中的陈设，也是说他不尽。这还不足为奇。她这放了一个美人风筝，及至收下来时，却变了七、八个绝色女子，能歌能舞，你道奇不奇？"老者道："果然有这样好戏法，我也要去看看了。"那人道："此刻她收了场了，听说她明天还要来呢！"四爷听了，便起身向那人拱手招呼道："请教，这变戏法的在那里搬演？"那人连忙起身招呼，用手向西一指道："就在那边大王庙前的空场上。"四爷道："这女子不知是那里人？有几个伙伴？那人道："只有一个年轻男子同伴，大约是夫妻。两个说话也和老兄一般，有点江北口音。"四爷道："多承指点。我们明日也去看看。"说罢拱拱手，再吃了两口茶，便惠了茶钱，和绳之回到客店。绳之问道："方才那个人说的，不知可有点象？"四爷道："我猜的倒有九分是了。"明天我和相公一同去看看，不是的便罢，如果是的，你捉你的令侄，我捉我那贱人，捉了就走。"绳之笑道："走到那去呢？"四爷道："相公是有行李的，自然先回这里，收拾行李；我是没有行李的，捉住了那贱人，犯不着在这里多丢丑，马上就雇船走了。到了那时，我和你总是各人走各人的路。"绳之听了，只当他是气头上的话，并没做理会。

到了次日，吃过饭，四爷约了绳之一同出去，一路问讯到大王庙前，远远的早望见人山人海般，围了一个大圈。四爷捋臂当先，分开众人，绳之紧随在后。终是四爷力大，先挤到了里头去，绳之还被挤在众人当中。四爷见了阿男，早气得“三尸乱爆，七窍生烟”，飞步上前，揪住头发，打了两下，拖了就走。绳之在人丛中看得分明，极力挣扎，挤得进去时，已看见白凤向那边人丛中挤了进去，一时人声喧嚷起来。绳之大叫：“二官！二官！”白凤此时已是魂不附体，又被众人挤得脚不着地，加以人声嘈杂，任是放炮般声音，他也听不见。任得绳之喊破了喉咙，也是无济于事。乱了一会，那些人都纷纷散了，这空场四面，都是大路，正不知他走到那条路去，只得仿佛着他挤去的那边寻去。走过一箭之地，便见路口纷歧，更是无从寻起。呆了一会，仍只得信步行去，东张西望，那里有个影子？寻来寻去，不觉到了黄昏时候，只得觅路回店。及至回到店中，不见了四爷，方才想起他昨天“一人捉住一个，各人走各人的路”这句话。此时独自一个，越发没个商量。这一夜心焦如焚，翻来覆去，如何睡得着？

到了次日，又到外面去胡乱寻了一天，仍是毫无踪影。没奈何，写了百多张寻人招贴，化了钱，雇人到外面各处去张贴。谁知他那位令侄，自从在那庙里写经之后，便寸步不出庙门，写好了，是和尚代他送去交卷，又代他拿了笔资来；他在人前又不吐真姓名，莫说绳之贴了百把张招贴，就是贴个千把张、万把张，他也无从知道。过了两个多月，绳

之思量：莫非他已经走离了杭州，回镇江去了？不如且回镇江走一遭，顺便沿途打探他的消息。定了主意，便打点从陆路上动身。沿途仔细访问，一路问到镇江，如何问得出来？仍旧走到仁大布店里。彩章、彩华兄弟接着，问长问短，绳之把前事一一说知。过了一会，何仁舫得了信，也出来探问。绳之此时不再隐瞒；便把白凤如何被阿男勾引的事，先略略说了一遍，然后说知阿男从山东赶来，把白凤挟走，到了杭州，及与此次寻访，当面又被他走失的话，说了一遍。仁舫十分担心，却又爱莫能助。大家商量了一番，只得于极无聊之中，仍是写了招贴，到处张贴。

过得几天，绳之别了仁舫，回家去走一遭。他娘子接着，问了在杭州一切备细，得知绳之被白凤当面走脱，不觉出力埋怨。绳之在家，住不到几时，又要到镇江去。與仁舫再三商量，除了再往杭州寻访之外，别无他法。绳之只得仍旧雇了船到杭州去，终日在各茶坊酒肆、庵堂寺院去明查暗访，终是杳无消息。看看寻至年下，只得先行回家料理过年。可怜他娘子自从这几个月以来，烧香许愿，求神问卜，无以不至。大约妇女们遇了这等事，徒然心焦，却不能出外来帮忙，总不免闹出这等事情，何况她是旧社会的人，自然更是在所不免的了。

闲话少提。且说绳之在家过了年，照例在热闹声中过了一个正月，绳之娘子便催着丈夫，出外去设法找寻白凤。绳之情知寻找不着，无奈娘子催逼不过，只得打点行李，仍旧到镇江来，和何仁舫商量办法。仁舫道：“前回来圆光的那

位寇先生，甚是灵验，能得他来再圆一次光便好。”绳之道：“不要说起。在家里我也见过他来；他自从找了他女儿回去之后，便闹得家人大不和睦，后来他那位夫人，不知把那位小姐带到那里去了，八里铺竟没有人知道。这回我回家去，也曾拜访那姓寇的，只望他和我再圆一次光，说起这话时，他却也十分抱歉，怪在杭州时过于卤莽，以致挤失了舍侄。提到圆光一节时，他只说这是可一不可再的事。再和他说说时，他便有点傻头傻脑的，驴头不对马嘴起来。大约这个人，被他女儿气出点心病来了。”仁舫道“这等说又难了。我们毫无主见的，又到那里去寻呢？”彩章道：“依我的愚见，他无非还在杭州。我们相处有日，知道他的脾气。他是个有志气、有廉耻的男子，被那无耻女子把他挟走了，他自以为无面目见人，所以不敢回来。既然不敢回来，他断不会离了杭州再往他处的道理。不过说不定他在那边就了什么事业，耽搁在何处罢了。”仁舫道：“你料他在杭州也罢了，何以又见得他有事业可就呢？”彩章道：“从前是说他有个女子勾绊住，此刻可没有了。他如果没有事业可就，何以能耽搁到今天？只怕他沿路讨饭，也要回来了。”仁舫道：“你既然料定是这样，明日何不陪秦伯伯去走一趟呢？”彩章道：“这几天有两个布客在这里办一票交易，等这件事办完了，我就陪秦伯伯走一遭。”

大家商量定了，绳之就住在仁大等候。谁和这一票交易办妥了之后，接二连三的事情来个不了，足足忙过了一个二月。到了三月里面，湖南、江西的夏布客又到了。彩章算是

店里一个总管事，如何走得开？等到招呼过了夏布交易，已是四月下旬了，又要张罗向各处收讨节账。直等到过了端阳，方才有暇。便和绳之两个，从旱路上到杭州去。沿途逢村过市，入店打尖，彩章都一一留心体察。

这一天，到了杭州地方，离城还有二十里路，忽然天上起了一片黑云，这时正是夏至前后，风雨最是无定的，看看那片黑云，愈布愈浓。绳之四下一望，并无人家，彩章遥指道：“那边一簇树林里，有一所大房子，大约是人家花园别业，或是庙宇祠堂之类。喜得旁边一条小路，似乎可通过去。我们且赶到那边去，躲过一阵雨再说。”绳之抬头一看，果然不错，便点头答应。斜刺里顺着小路而行，走过了半里多路，已有雨点打下来。二人急急前行，那雨点愈下愈大。及至赶到房子跟前时，抬头一看，像是一座庙宇，却走的是庙宇的后身，只得冒着雨绕到它的前门，只见山门上榜着“报恩寺”三个大字。二人急忙走进山门，方才立定了脚，拂拭身上雨水，再抬头向外望时，原来寺前也是一条往来大路。两个立了一会，那雨仍不住点，看看天色就要晚下来了。绳之和彩章商量：“不如就在这里借宿一宵，明日再进城罢。好在我们为寻人而来，这里也应该要寻访寻访的。”商量定了，两个便到客堂里去。

知客和尚连忙过来招呼。绳之道了来意，知客道：“敝刹尽有闲房，檀越不嫌简慢，还望多随喜几天。”绳之等也随和着，同他敷衍了几句应酬话。知客又让到方丈里去坐。开上素斋，吃过夜饭，点上灯烛，和尚们自有晚上功课，各

自去了。绳之、彩章闲步中庭，此时已是雨散云收，现出一天星斗。但听得四壁厢虫声、蛙声，与那木鱼声、声声相应。忽然又听得一阵读书声，入耳声音很熟。

绳之步出了方丈，顺着那读书声寻去。走进了一个院落．只见一所客房，内中透出一点灯光，那书声正从那里面出来。绳之走近一步，寻着一条窗缝，向里一张，不觉心中十分疑讶，连忙潜步回身，对彩章道：“我近来想二官想得昏了，这两天天天晚上梦见他。此刻我到那边院里，看见一个读书的人，就居然和二官一般。你道奇不奇？”彩章道：“伯伯可曾同他答话？”绳之道：“我是在窗外偷张的，如何同他答话？”彩章道：“他读书的声音如何？”绳之道：也和我们二官一样的。”彩章道：“那个怕不就是他？我们同去看来。”于是跟着绳之，一同到那边去看。彩章只一张，便去叩门。里面问：“是谁？”彩章不答应。再叩了两下，里面开出门来，彩章一脚跨了进去，一把握了那人的手，道：“老弟，你好没来由，躲在此处！”那人吃了一大惊，定睛看了一会，方才说道：“原来是大哥！”说话时，绳之已随后踱了进来。那人看见绳之，便撇了彩章，径奔绳之跟前，双膝跪下，抱住绳之的腿，放声大哭。

原来此人正是秦白凤。这报恩寺就是秦白凤初时投奔所在。后来得了写经一事，他便借住寺中。寺里和尚见他笔墨干净，遇了有功德的时候，所有榜文疏牒等，都请教他去写。因此白凤也就安心在此韬晦几时。心中虽然思念阿男，却也未尝不思念他的叔父、婶娘，只是觉得没有面目回去。

思量起来，都是阿男错了一着主意之过。今日弄到这步地位，便觉得万念皆灰，思量就在这里削发出家，只是怎生对得住何家小姐？他一向的心思，都是这样左右为难。这天晚上，因为写经的纸完了，闲着没事，随意取过一本书来看看，便读将起来。谁知惊动了绳之、彩章两个。此时他见了绳之，不觉愧悔交并，双膝跪下，正想磕头下去，那眼泪不知怎的，流个不住，不觉哭出声来，便索性抱了绳之大腿，放声大哭。绳之倒吓了一呆，道："甚么事？甚么事？"彩章道："这是白凤兄弟啊。"绳之才一把搀住了道："我儿，你一向在那里？想煞我也！"一面说，也哭将起来。彩章连忙上前劝住，一面搀起了白凤，拉过凳子，相将坐下。

白凤便诉了别后一切情形，深自愧悔。彩章听了，才知道寇阿男有飞檐走壁的本领。彩章未免暗担心事，他想：此时阿男难被她老子捉了回去，然而她有了这一份本领，断不甘久作笼中之鸟，井底之龙。如果她和白凤恋奸情热，无论何时何地，她都可以暗中把他劫去，那时又向何处去寻他？万一我妹子过了门之后，再遇了这件事情，便如何是好？彩章一面想心事，绳之也一面诉说自己思念之苦。中年人易生哀感，谈谈说说，不觉又落下泪来。白凤也不胜凄惶。此时外面各和尚功课已毕，因为方才听得他们哭声，此时便来窥探；得知他们骨肉重逢，一个个都念起佛天菩萨来。

大凡说书的，有话便长，无话便短。他三个人聚在一处，谈了一夜。到了次日，便雇了一艘船，谢别了和尚，向镇江而去。到得镇江时，彩章首先上岸，飞报仁舫得知。大家见

面，自有一番悲喜，都不必细说。单说绳之带着白凤，见过仁舫之后，便急于渡江。仁舫不便强留，只得送他叔侄去了。他叔侄两个回到家中，绳之娘子那一番悲喜交集，哭啼并作，也难以言语形容。忙得她先上家堂香火，一会儿叫人到都天庙去酬神，一会儿又叫人到土地堂去还愿；一面忙着叫人打扫房子，问白凤欢喜住那一间，一面搀了手问长问短，问些别后情形。白凤不免又要诉说一切，说到寇阿男会飞檐走壁，变化幻术，惹得旁听的女伴们都啧啧称奇，绳之娘子道："幸得自从她老子寻了她回来后，便不知把她送到那里去了，倘使近在咫尺，还有点不方便呢！"娘儿们久别重逢，自有一番畅叙。

消停几天，绳之娘子便催着绳之，请了原媒，去何家商量，择日迎娶。何仁舫因为女儿大了，也是愿为之有家的时候了，便应许了媒人，听凭秦家择日迎娶。绳之便请了星命先生，定了八月中旬，纳征迎娶。先用着大红帖子，写好了，请媒人送过江去。因为就亲起来，彼此都不便，便索性过江迎娶。所以迎娶那天，恰被阿男看见，无端的又钩起了她的寡相思，老大害了半天，方才休歇。

且说秦家这天，喜气盈门，祥光满座。自从天色黎明，便打发花轿过江去，贺喜的亲友们，才陆续到来，绳之叔侄两个，应酬不迭。午间置酒相待贺客．直到酉牌时分，花轿方才回来。一时大吹大擂，傧相赞礼，请出新人，行过合卺礼，送入洞房。挑去红巾，白凤偷眼时，新人却生得十分丰富，脸庞儿是端庄，眼波儿是明媚，不比寇阿男专以苗条妖

治见长，不觉心中大喜。匆匆的仍到外头应酬贺客。等待过晚膳，各人散去，已有二更时分。家中大小人等，各去安歇。白凤、彩鸾从此便成了天生匹偶。三朝、回门、会亲等，一切俗套，也不必去细表他。

单说他夫妻两个，自从成亲以后，真是如鱼得水。白凤本来生得干净，自然易得新人欢心；何彩鸾的像貌，却是艳如桃李、洁似冰霜，更兼性格温柔，语言和顺，新郎对之，自是快心。每每对着新人，思念旧人，得意时，便拿两个的像貌互相比拟，心中暗自品评。何彩鸾也深晓得他的心事，因为这是他已往之事，便全不放在心上，倒反觉得好笑，这也是何彩鸾豁达大度之处，表过不提。

且说彩鸾过门以来，上下人等，莫不和睦；绳之娘子更是看得她和掌上明珠一般，问寒问暖，便是亲娘也没有这般体贴。彩鸾心中自是十分感激。成亲一月以后，彩鸾便觉得有点腰慵力弱，起初还恐怕人家说话，勉强撑持；再过得几天，便索性茶饭也懒得沾唇；并且闻着饭香，便打恶心。心中暗暗纳罕，以为未曾出嫁时，向来没有这个怪病。慢慢的只想吃酸东西。绳之娘子得知，问了备细，知是喜信，更是百般调护。家中大小人等，得知这个消息，没有一个不欢喜的。只有何彩鸾，倒反觉着有点难为情，见了人总觉没意思，便终日躲在房里，不轻易出来见人。绳之娘子便一日几次叫人送茶，送水，送点心，招呼得格外周到。彩鸾也十分感激。至于他年少夫妻，私房里自有一番取笑，这也不必表他。

且说彩鸾自有了喜信之后，绳之娘子早就打发人过江去通知何家。仁舫父子自然也是欢喜。恐怕她舟车上下不便，便叫人止住了她。叫她暂时不可归宁。彩鸾见两边上人相待得一般的轻怜浅惜，心中十分安慰。绳之娘子更是性急，这边才得四个月光景，她便把临盆各物，与及小孩子衣服，一切预备妥当。绳之笑道："太忙了。那里见过新娘子进门才四个月，便预备这些东西的。"绳之娘子也笑道："我这个叫做有备无患呢。并且这东西我生平不曾经历过，就是生二官那一回见过，却都是大姆姆自己做事，我也不曾留心；就是曾经留心一二，到了此刻，也都忘记完了，还不如早点预备起来的好。"老夫妻们说说谈谈，也自觉得快活。

此时秦家门里，真觉得祥云叆叇，瑞气纷腾。是秦家的人，无论丫环、仆妇、女伴、佃工，走出来都是满面喜色；便是合八里铺的人，也都说是天道有知，善人有后。纷纷扰扰，又过了新年。何仁舫早已差人来和彩鸾说知，不许归宁拜年。彩鸾奉了命令，只索在闺中安息。邻家几个女伴，早晚过来，甚么状元筹、升官图，就把一个正月过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又到了百花生日了。原来扬州因为是各盐商麇集之所，那班盐商，明明是咸腌货色，却偏要附庸风雅，在扬州盖造了不少的花园，因此种花之风，遍及扬州。就是附郭各村庄，都得了府城风气，无论何等人家，只要有半弓隙地，他便种起花来。每年二月十二，相传是百花生日，家家人家，都剪些红绸红布之类，挂在各种花树上面，算是贺花生日，也算是四时八节中的一种景致的。

这一天，绳之娘子正忙着分派红绸，到各处去张挂，又交代厨房里下面："今日花神菩萨寿面，大家吃一碗，都要象花般兴旺。"正在这里忙着，忽然白凤慌慌张张跑来说道："婶娘，你请到那边去，看她是做甚么。"绳之娘子吃了一惊道："甚么？有了甚么事了？白凤道："我也不懂。"绳之娘子道："到底是甚么事？甚么懂不懂？"白凤道："她在那里嚷肚子痛呢！"绳之娘子笑道："呸！这也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嘴里虽是这样说，心里到底也着了忙，连忙丢下了剪刀红绸，三步两步走到那边去看。只见彩鸾眼泪汪汪的蜷伏在床上，双手捧着肚子，在那里哼。见了绳之娘子，便哭道："婶娘，救我啊！"绳之娘子走近一步，坐在她身边问道："好端端的怎样了？可曾闪了腰？"彩鸾含泪摇摇头。绳之娘子忙叫人去请医生来，诊了脉，说是闪动了胎元，开了个安胎安痛方子，吃了下去，好了一会，依旧发作起来。绳之娘子便专人骑了快马，到瓜州镇去请好医生。一时之间，合家上下，都惊忙了。那瓜州医生，直等到日色衔山，方才得到。诊了脉，问了备细，也说是动了胎元，定了个方子，撮了药来吃下去，那医生去了。这边更是一阵痛似一阵。

恰好这天绳之没有在家，把个绳之娘子急得要死。白凤到底是个年轻小孩子，诸事都不懂得，到外面寻了两次绳之，却只寻他不着。原来绳之这天，被一班朋友约了到三里外一座胡家花园里去吃酒，庆赏百花生日去了。这一天足足吃到定更以后，方才回家。却看见家中里外，灯烛通明，不知是何缘故。连忙回到自己房里，又看见自己娘子在那里料理小

孩子衣服，便问是甚么事？娘子见了道："官人回来得好，今天忙得我够了。"绳之道："到底是甚么事？"娘子道："二官娘子今天忽地里叫肚子痛，闹了一天，直到此刻。可煞作怪，此刻居然有点象要临盆了。"绳之道："胡说，那有这么早临盆的道理？"娘子道："可不是，我也不相信。此刻收生的也来了，据说胞浆已经破了，我才忙着过来拿衣服。苦草、红糖，一切都还没有预备呢！"正说话时，只见一个女伴慌慌张张走了进来道："怪不怪，怪不怪，竟是一位少爷呢！"

绳之听了，犹如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一般。绳之娘子便道："你休问怪不怪，快拿了衣服去，赶紧问苦草、红糖来了没有？赶快煎了，吃些下去。我就来。"那女伴拿着一包小衣服去了。绳之跺脚道："这是那里说起！算足了不过六个月，这是那里来的？"说话间，白凤也无精打彩的走了来。绳之抬头望了一眼，白凤连忙低了头。绳之娘子道："此刻且休多说，调理着大人、小孩子要紧，将来就是有甚么对与不对，我们总不要难为人家的人。"说着起身去了。绳之问白凤道："这是那里来的，你总该知道？"白凤脸上一红道："侄儿那里知道？"绳之道："这是那里说起！"白凤道："真正不知那里说起。"绳之跺脚道："她进门时，可是个处女？你可不是死人！"白凤把脸涨红了半天，道："可不是个处女么？"绳之又跺着脚道："那么今天这东西是那里来的？真正坑死人了！"

此南海吴趼人先生绝笔也。先生名沃尧，别署我佛山人。长于诗古文词，根底深厚，骎骎乎跻古作者之林。间又出其余技，成小说家言。无论章回札记，皆能摹绘社会之状态，针砭国民之性质。积理既富，而笔之恢奇雄肆，又足以达之。近如本报所登之《情变》及《滑稽谈》，在先生犹非经意之作，而已备受阅者欢迎。然则一纸风传，啧啧于众人之口者，洵乎有目共赏，非可幸而致也。惜乎时数限人，文章憎命，偶撄小疾，遽赴玉楼。留此断简残篇，永不能完秦庭之璧，其为惋怅，海宇同之，固不独联缟纻交者，伤旧雨之凋零已也。

责任编辑：孙致中

恨海·情变

吴趼人 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32开　7.25印张　2插页　139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0

书号:10330·10　　定价:1.30元





装帧设计：董　建

书号：10330·10
定价：　1.30 元